



2017 竹塹文學獎

得獎作品輯

市長序

遊走文學 · 樂於創作

在名為文學的樂園裏，有童趣浪漫的旋轉木馬、靈異血腥的鬼屋、科幻言情的咖啡屋、冒險刺激的海盜船……等，光景處處，琳瑯滿目。在這個無邊無際的樂園裡面沒有任何的規限，創作者隨時都能帶著腦海發掘或生活經驗擷取的珍貴靈感入場探索，不斷揉合創作出一部部優秀的作品流傳於世，無論作品的世界細微如塵埃沙粒、亦或浩瀚如銀河宇宙，都散發著強大的吸引力，帶領讀者沉醉其中，享受徜徉在文學樂園的天馬行空。

新竹市政府自一九九七年起，便在這片文學樂園中精心打造了一座「竹塹文學獎」的城市劇院，現內部設置「現代詩」、「青春散文」、「童詩」及「短篇小說」四大展演廳，盡情上演各式風城人文故事，每年徵文活動彷彿像是年度劇團甄試，吸引全國各縣市人才報考評比，用各種角度變幻這座城市的不同樣貌，豐富竹塹文學獎的不同面向，迄今仍持續積累在地文學相關作品。今年新竹市政府為慶祝業滿廿周年，特別在劇院旁又加建一座「竹塹文學獎推廣系列活動」展覽館，展示了文學營隊、地景踏查、文學小書店及校園講座等碩果累累的年度活動辦理成果，

厚植城市文化底蘊與培育地方寫作人才，獲得青年學子及家長的熱烈迴響。

今年評審委員們驚喜的發現為數不少的文學獎超新星誕生，在四〇七件投稿作品中，選出二十八篇得獎作品，編印成此次出版的《二〇一七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集》與《二〇一七竹塹文學獎童詩得獎作品集》兩冊一套的文學專輯。為增添童詩閱讀的樂趣，亦邀請獲獎的小詩人為自己的作品進行繪畫創作，以溫馨可愛的繪本風格呈現，輔以英文翻譯對照，使小小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更貼近感受文字創作的溫度及培養學習語言的動力。盼望每一位探索文學樂園的人，都能從每一個作品世界，感受到愛與智慧的光芒，薰陶著我們的言行，啟迪我們的心智，潛移默化中散發對社會正向的力量。

蔣勳曾經說過：「偉大的文學都是從講故事開始的」，好的故事吸引人去品味閱讀，盼閱讀伴隨新竹的風，在這個城市裡吹起一股溫暖的文學薰陶之風。在此特別感謝所有參與本年度竹塹文學盛宴的與會作者、用心指導的學校老師、諸位評審委員及童詩翻譯孫德宜教授，感謝各位的參與，使今年竹塹文學獎更顯光采絢爛。謹以本年度的作品輯出版向各位致意，並祝各位新年快樂、萬事如意。

新竹市市長

林智堅

謹識

目錄

現代詩

第一名 時間潛入一座園／葉琮銘……………14

第二名 以果蠅之名／李雅婷……………22

第三名 Potalaka／吳俊霖……………30

佳作 凝視——我讀陳進，帝展作品〈合奏〉／黃明峯……………38

猶豫著要寄出還是丟掉的一首詩／胡皓羽……………46

青春散文

第一名 魚／林子淇……………58

第二名 竹塹的心跳折線／何元皓……………68

短篇小說

第三名	晴天娃娃／洪瑞辰	78
佳作	流轉／林昱君	90
	夢紅樓／李怡嫻	100
	我把鏽刀片鎖在蜜糖罐裡／劉玉維	110
	分裂／謝湄君	118
	年少花季／王亭雲	134
第一名	一輛停滯車站的列車／陳倚芬	156
第二名	少女／蕭鈞毅	190
第三名	玻璃之家／邱常婷	220
佳作	動物園還有大象和獅子的時候／張英珉	246
	來返／鄭倫佳	280



現代詩

；

評審

向陽
陳義芝
楊佳嫻

現代詩總評

再現竹塹風華

向陽

竹塹文學獎作為地方文學獎項，自一九九七年開始，舉辦至今剛好滿二十年。二十年是漫長的歲月，眾多參賽者經由這個文學獎共同為竹塹文學勾勒輿圖，再現風華，就是可貴的集體記憶的呈現。現代詩在其中，當然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參賽者透過詩的語言，描繪他們眼前所見、心中所感的竹塹風情、人文和常民生活，讓竹塹有了另一種值得咀嚼的風貌，建構了竹塹意象。這個獎的意義因而更加深刻，也更加廣延。

本屆現代詩共收作品八十八件，由陳義芝、楊佳嫻和我三人擔任評審，經過第一輪投票、討論、第二輪投票，最後選出得獎作品如下：

第一名：〈時間潛入一座園〉

第二名：〈以果蠅之名〉

第三名：〈Potataka〉

佳作：〈凝視——我讀陳進，帝展作品〈合奏〉〉

〈猶豫著要寄出還是要丟掉的一首詩〉

這五篇詩作各有特色。

第一名作品〈時間潛入一座園〉，以「潛園」為主題，書寫新竹園林的歷史與風土，通篇把握「潛」的多重意涵，既指涉潛園的舊名，也象徵潛園頹唐後建築素材潛散新竹他地的蒼茫。作者的語言成熟，想像豐富，因而凸顯了竹塹文化的流變和豐富。

相對於第一名作品的歷史縱深，第二名作品〈以果蠅之名〉則以日常生活入詩，作者以「果蠅」為主要意象，通過果蠅的特質（繁殖性強，且常伴隨腐爛甜膩水果），寫日常生活的忙碌與不知為何而生的無奈，比喻生動，具趣味性，若能有所裁減，當可更加精煉動人。

第三名作品〈Potataka〉是一首宗教詩，以梵文Potataka為題，寫新竹十八尖山所見石雕觀音之感悟，有哲思有冥想。詩境空靈，觀物內省，用抒情筆調，寫出宗教、生命和個人感悟，層次分明，相當動人。

佳作兩篇，一為〈凝視——我讀陳進，帝展作品〈合奏〉〉，以新竹出身台灣重要畫家陳進及其作品的觀後心境。作者以文字貼近其陳進閨秀畫風，細描其色彩運用與化作內蘊，相當不易。一為〈猶豫著要寄出還是丟掉的一首詩〉，用詩的寫作、語言的推敲，來表現作者的幽微的思慕之情。

從歷史的再現、生活的呈現、宗教的沉思、藝術的勾勒到情感的表現，這五首得獎作品共同展示了此次竹塹文學獎現代詩參賽作品的多樣風貌，表徵竹塹文學獎的寬廣和多元，相當可喜。祝願得獎繼續書寫，未能得獎的參賽者再接再厲！

現代詩

第一名

葉琮銘

桃園人，中文系畢業。偶用筆名葉琮

風城對我而言，是乘著風穿行而過的夢境地，很多回憶曾落腳在此。作品得到肯定，便又有了著地登陸的感覺。

作者的話

當初在風城，多麼期待時間行進，不斷前進。而今我竟害怕時間，如同詩裡的潛園一樣，怕時間埋了伏兵，就此潛行過來。

可是它終究來了，我們不知如何是好，不知如何前進後退，或做些什麼於事無補的動作。所以，就讓我回眸，實錄下來。即使無補，我願意開始。

時間潛入一座園

時間埋伏

潛入心中一座園

跨越往事的尖刺

揭開重重簾幕

驚起了無數亂飛的心事

巢中的幼燕剛開眼

一抬頭，就撞見時間

賊亮的眼神

時間開始倒數

一百株盛放的梅花撐不住

園子遲暮的青春

時間亮刀，舉起又落下

留下一個個梅花樁

疼痛潮濕的傷口

門大開，讓新來的風灌入

淹沒微細的鳥鳴

無主的花瓣都掩面放逐

時間一路攔截

護城河的精氣，斬向其血脈

園子衰弱的心臟

已搖不動木槳，划不出波浪

最後一圈漣漪的前端

擱淺的那艘大龍船

怒目而視，充滿血絲

填了一嘴沙子

眼睜睜看著池底露出過去

積累的層層春天

時間繼續下潛

潛入園子的潛意識

打亂了記憶的磚石

精心堆疊的布置

門大開，更遠的風都闖進來

劫走了泊舟的方台

傳說爽吟閣的八根石柱

至今仍牢牢釘著城市某處

這座園子幻化成倒下的巨人

四散的肌骨，悄悄植入

風城某些角落

為園子題字的墨筆已渴死

梅花樁的傷口蒙上黑暗

圍困淺灘的龍船早被風乾

昔日大池晶亮的眼睛

已經瞎去

如今只有一對石獅子

靜靜坐臥市議會門前

趁無人經過的時候，偏了偏頭

牠們是那座迷園遺忘人世間

僅留的活口

註：潛園，竹塹名士林占梅所建，台灣四大名園之一。歷經多次劫毀，今無甚殘跡。

賞
讀

楊佳嫻

以新竹在地園林為主題，抓緊「潛」字來擴張詩意，一方面指涉園林原本的命名，另一方面也慨歎園林眾多建築部件散入新竹其他角落，記憶與歷史似乎也變得零碎化了。再者，也緊扣新竹特質，將「風」的元素納入，用以襯托古蹟風流雲散的悲哀。字句、形象上頗多亮眼處，如「撞見時間／賊亮的眼神」或石獅子偏了偏頭等。整體相當勻稱，顧及新竹風土與深一層的文化感慨。

現代詩

第二名

李雅婷

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碩士班畢業，作品散見於港台詩刊，曾入選《創世紀60年詩選》、《水母與搖滾——字花十年選詩歌卷》、《葉紅女性詩獎精選集》（二〇〇六—二〇一五）。

作者的話

寫作就像是鞋子裡的小蟲騷動，必須用文字去處理那些未完成的動作。得獎就像是你和蟲子一直在做沒人在乎的事，突然，有人看見你，在你腳步停下來時，幫你梳整瀏海，說：「你可以繼續前進了」。

儘管只是一秒鐘，也彌足珍貴。

以果蠅之名

夏天來得很快

整座城市像個壞掉的冰箱

打開冰箱的人

都成為果蠅

在每天的斑馬線上

漫飛遊行

穿過昏色廚房、尖叫的教室、假日的街道、沒有終點的圓環

停留，在情侶喝過的吸管上

媽媽問：這禮拜回來嗎？

記得帶香蕉

爸爸已經變成果蠅了

記得他最喜歡吃香蕉

願望是，可以老死在鮮黃色的視線裡

他每天每天的工作

太陽是天空撒上很多黃色的金粉

令人煩躁的是

每天躲避老闆拍打的聲響

像是在提醒自己

已經不再年輕的過去

他們忙著產卵和進食彼此

然後緩慢地

跟上死亡的腳步

影子跟身體一樣地

黑，與腳步輕盈

找不到直線的意義

生命只知道不斷地飛行下去

終點是黃色大幕暗下的

那一刻起

有人說焚香

可以驅趕果蠅

就像是信徒

祈禱他們找到自己的方向

或許遊行

或許低著頭睡著了

默默地

像個逐漸飽和的群體

浸泡在熱空氣的話語裡

成為別人的果蠅

為別人覓食

媽媽問：這禮拜不回來嗎？

回家的話，記得穿上鮮黃色的衣服

爸爸喜歡看到孩子，鮮豔樂觀的模樣

香蕉發酵的味道

充滿生命的氣息

像太陽照著天空，讓人奮不顧身

如同像他照亮孩子

跟孩子

看他的視線

賞

讀

楊佳嫻

果蠅容易培養與繁殖，又常與腐爛甜膩的水果為伍。這些特質在這首詩裡都得到了發揮。當「爸爸已經變成果蠅」且「每天躲避老闖拍打的聲響」，果蠅顯然是用來比喻勞於役使的人生；「忙著產卵」和「進食彼此」，「只知道不斷地飛行下去」，又彰顯出這果蠅般的人生是如何地勞碌而盲目。本詩取譬生動，在無詩意處寫出詩意。

現代詩

第三名

吳俊霖

一九八八年生，台南人，目前就讀國立政治大學中文所博士班。曾獲全國優秀青年詩人獎、創世紀詩社六十周年紀念詩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竹塹文學獎及其他地方文學獎等，著有詩集《回來》（二〇〇九年，角立），目前為創世紀詩社同仁。

作者的話

二〇一五年蝸居在新竹，埋首在撰寫碩論的日子裡。時常在清大人社還完書，便到十八尖山排遣鬱悶的情緒，與我相伴的，只有步道旁那些自日治時期便被遺留下來的石雕觀音，那是〈Potataka〉這組詩的前緣，而該年年中母親的大病，則是這一組詩的後因。謝謝評審的賞識，為枯燥的生活，帶來新鮮的消息。

Potalaka¹

(1)

這即是原因嗎

Potalaka，哪裡還能觀

自在，要站在多高的山頂、足探

1 補怛洛迦（梵文Potalaka），又譯為普陀洛迦，為觀音菩薩道場。《華嚴經》：「於此地方有山，名補怛洛迦，彼有菩薩，名觀自在。」原位於南印度。昭和四年（1929），日本佛教教派「西國三十三觀音靈場」陸續新竹十八尖山上陸續建置了三十三座高約一公尺的石雕觀音，以供民眾上山踏青時，可沿途膜拜，然而因年代久遠，今只尋獲二十四座，且建有小廟或棚架以保護之，其中一座即名為「普陀石」。

多深的黃泉，始能
聽見諸佛的講經聲

化為風聲

或心聲，被故人聞見

龍女說：只要有念

假即成真，即如我見

如你見，我愛如你愛

皆是同一的本源

Potalaka，你要相信龍女

所念即現，所思即成的咒訣

即便那是多大的罪愆啊

我的朋友

與敵人，請你以你殘存的聖性

指引我尋得最後一束
乾淨的柳枝，以遮蔭我身
淨我所念念
淨我於額前燃起地淫欲的火蕊
成為雪，凝為石
使我所見皆慈悲，所聞皆愛
淨我醜陋的結痂與戒疤
使我成為最好的人

(二)

Potalaka，你是否

也曾如我以智慧之眼
洞見南海有成片的蓮梗

散而復聚，聚而復

散成一道道凜冽的寒流

自天際與海、心之間

湧動而來，聲勢

似寶幔與長長的腰帶，似髮

與髻，與卍字胸前

的寶石珠鍊，似鑼鼓

與龍女清脆的歌聲

前來接引我們，Potalaka

熟悉的花香與髮香俱在

我們的故人，何時才會歸來

你也有所感應嗎？

又將到了鐵蓮花開的季節

故人並不知道是我

阻止萬人香客

攜帶念念前來叨擾

又將念念留下

雜染我們的清淨

Potalaka，你要保守

秘密，世人所留下的喧囂

與嘈嚷，觀光與消費

也曾是你

與我，最深層的慾望啊

賞
讀

陳義芝

這是一首哲思冥想的詩。論詩境，第一節

表現優於第二節。起筆「這即是原因嗎」橫

空而來，即刻牽動起讀者有關「因緣」與「因

果」的思維。「觀自在」一詞分隔開來，在第二

行的行末、第三行的行頭，藉跨行停頓，使詞意兼有山頂觀望

及向內心觀省的雙重意涵。緊接著，由山頂對應到黃泉，由講

經聲交織出風聲、心聲，人文奧義因為是在自然情境中推行，

故不致流於概念說明。

這首詩的「新竹」屬性，需借註釋始知其繫連在十八尖

山，詩篇本身並無地誌描寫、現場感發，此其不足之處。

現代詩

佳作

黃明峯

屏東恆春人，中學教師。曾獲鹽分地帶文學獎、乾坤詩社乾坤詩獎、彰化縣文學獎、屏東縣文學獎、花蓮縣文學獎、高雄市文學獎、教育部閩客文學獎、海峽兩岸漂母杯文學獎、臺南市文學獎、嘉義市文學獎。曾出版個人詩集《自我介紹》、臺語詩集《色水·形影·落山風的聲》。

作者的話

藝術，由一個心靈出發，去感動無數心靈，去啟發無數心靈的創造。

感謝陳進。

感謝新竹市竹塹文學獎的肯定與鼓勵。

我會繼續，努力，寫詩。

凝視——我讀陳進，帝展作品〈合奏〉

時間在三丁槌繪絹上緩緩流動

畫筆慢慢勾勒青春瑰麗的夢

當帝國還在跟外面的世界發脾氣

你在畫室裡，努力尋找人間的美好情意

輕輕地，用膠彩，哄睡歷史的暴風雨

閱讀你，新竹郡香山莊閨女

如同閱讀畫中兩位三〇年代的臺灣仕女

線條保持東方特有的抒情基底
四分之三側臉，偏左的古典神秘
映襯：粉嫩雙頰

（彷彿你，十年前在東京遇見的朵朵櫻花）

連身旗袍銀灰色燙金，穿上的
是傳統書香氣息，那隨意
翹起的二郎腿，大大方方
坐在黑檀木硬骨頭般長椅
多像家鄉啊……

那樣浪漫又頑強的臺灣個性

凝視女子，就是凝視自己
一位是長髮梳髻橫吹長笛
一位是短髮瀏海撥弄月琴

你的心思細膩，如畫中
潔白細柔的手指，織織，默默
安撫時代的不安

你在琴頭畫上囚牛傳說

笛尾不忘裝飾鵝黃流蘇

空氣中除了絲竹穿梭的樂音

隱約還飄散著你偏愛的——

蘭花香氣

繼續凝視

那女子，眼波似秋水悠悠

小口如春光點點

白珍珠蛇繞頸項

黑瑪瑙綠翡翠貓伏腕間

腳下有雙艷紅高跟鞋

踩著摩登節奏，另一雙

淡藍繡花，輕踏時髦韻律

你的心思細膩，如畫中

精密雕刻的螺鈿家具

鑲上童年，點點滴滴的回憶

避開光與影的干擾

避開國畫與東洋畫爭議

仔細凝視〈合奏〉並且仔細閱讀你

彼時，真是美好……

沒有漢文沒有臺灣話或日本語干擾

靜靜地，用膠彩表現——
人生沒有固定格律，一樣美麗

【註】陳進（一九〇七年十一月二日—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出生於今新竹市香山區，為日本時代以及戰後臺灣著名的女性畫家，也是臺灣女子學畫的第一人，被譽為「閩秀畫家的代表性人物」。一九二二年進入臺北州立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接受美術教師鄉原古統於繪畫上的的啟蒙。高女畢業後考取東京的女子美術學校日本畫師範科。一九四三年，以大姐陳新為模特兒所繪製的〈合奏〉入選日本第十五回帝國美術展覽會，成為第一位入選帝展的臺灣女畫家。當我們回到陳進所處的時代來看其畫作，可以發現在父權社會、殖民政府雙重宰制下的霸權環境，陳進畫作的表現是一種思維內斂、心事反省、女性自覺的凝視過程，作品充滿了深刻動人的歷史意義。

賞
讀

楊佳嫻

寫出身自新竹的女性畫家陳進及其畫作，

力圖以文字貼近其閨秀風格的畫意，重現細節

與色彩。如「用膠彩，哄睡歷史的暴風雨」等

語，頗為動人。不過，「秋水悠悠」、「春光點

點」、「點點滴滴的回憶」等語，又顯得俗套。以詩寫畫，若

單單是文字重現畫作，意義重複，且反不如畫作。仍需突顯由

畫引申、可是能出於畫外的思考，方能顯現詩本身的力度。

現代詩

佳作

胡皓羽

——新竹高中學生，在雨季剛過之處做傘面猶溼的夢，目前的生活是一串微癢的白噪音，止不住耳鳴。

作者的話

總是有些什麼還在猶豫間，就先有什麼忽然地來了。感謝竹塹文學獎選了這麼一首寡斷的詩，感謝柏宜老師在我還在猶豫時推了我一把，感謝家人與朋友，總是容忍我的偏執與耽溺。或許往後仍是猶豫還復猶豫，但詩，是我可以沒有半點猶豫的。

猶豫著要寄出還是丟掉的一首詩

你教我把一句話說得複雜

我卻想學你字字簡單

就這樣寫一首詩，明白的

讓人想哭的一首——

在詩裡我們是否真的平等了呢

像天空之於窗戶

大海之於房間

關於詩，你教我太多
而你知道的太少太少

比方在同一家店裡同樣掉了五元硬幣
從此了解一種隱喻。

或是我們就這麼經過對方在這城市
剛好穿著同款的韻腳

當然這些你是未曾注意的

有時別太過認真

但也別放棄推敲

推敲該用哪個詞彙形容今天的你
是「摸索」還是「哆嗦」

明天會是「精湛」還是「闌珊」
一首詩中「你」該出現幾次

但這都不是我所能決定

什麼都寫不出來的時候

就去找一朵波斯菊（你說過你喜歡的）

夾進不知名詩人的詩集裡

——你是不讀詩的

直到和詩一起被忘掉

而我對藏書編碼也不復記憶

最後終於發現自己

早已是一首詩了

適合一讀再讀，卻仍

難以辨明

輕淺一如你振筆疾書而無意

印在下一頁的字跡

賞
讀

陳義芝

會後，評審獲悉作者為一高中生，十分歡喜。作者年紀輕輕，即能將幽微的內在心思委婉表達出來，雖不足以言精煉，但顯然具有詩人情懷。

若以情詩解讀，第一節頗值得稱道：陷入不平等的愛情迷亂，個中滋味不是簡單容易說明白的；是誰使得這情況變得複雜？答案當然是詩中的「你」。第二節呈現兩個巧合的場景，堪稱戲劇性意象，也很生動。較為疲弱的地方，出現在最後一節，表意模糊：「最後終於發現自己／早已是一首詩」，更瓦解了之前苦心營造的困頓張力。



青春散文



評審

吳鈞堯
陳銘磻
鍾怡雯

青春散文總評

我在一個湖泊邊，看下雨

吳鈞堯

閱讀本次徵文，渾如觀看一個午後的湖泊。午後哪，經過一個上午的日曬、風雨、或者鳥鳴蟲嘶、或者雲影變化等，醞釀了它的小氣候，下了一場雨，跟另一場雨。

還沒有下雨的湖泊，自然無限晴好，這是多數稿件的基本樣態，湖的輪廓完整，無論圓、橢圓、不規則等，盡份地扮演它是一座湖。於是大量抒情，有時候把湖畫作「人工湖」，舉凡起承轉合、多用成語與經典事蹟，作文哪，它是強大的「背後靈」，時刻產生它的影響。

我經常思考「作文」與「寫作」的關係，作文提供我們基本寫作技巧，調用結構，讓所寫的感情、事理等，都有強固的居處，但也因為太堅固了，門哪、窗哪的造型太過一致，規格化讓個性化無法呼息，窒礙了小作家的手腳。

當然，年輕的閱讀跟書寫，不是制式化的門窗能夠限制的，毛毛雨緩緩落了，在湖泊上輕盈跳舞。彷彿搭配了幾首古典演奏曲，而且略略多情了，這是年輕而寫作的第一個特徵，它表現為文字特質，很重詞藻、放大修飾，〈夢紅樓〉、〈流轉〉、〈年少花季〉等，都是這樣的體態。讀這類文章，很容易讓我回想自己的「小時候」，經常把「形容好」跟「文章好」畫上等號。慢慢才知曉，文章的「好」經常是把修飾收了又再收、把顏色減了又再減，才會成就另一種美好。

浪漫多情的「毛毛雨」來過以後，是暴雨來襲，湖泊顯得不安，天表變得陰灰，「青春」也會讓人忐忑，〈分裂〉以散文為基礎，混合了小說感，它是陰霾的，關於受虐、霸凌，關於精神的另一道裂縫；〈我把鏽刀片鎖在蜜糖罐裡〉了，篇名殘暴而詩意了，提及了傷痕跟省思，筆調完全不多情，而且常常魯直，但自有重量。

暴雨慢慢收了，像這篇〈晴天娃娃〉，寫父母的疏離，造成家族的隔膜，它的過程是「鬆」的，還可以寫得更緊湊，但不怪作者，能夠直視家族裂縫已是大勇氣。

〈晴天娃娃〉像預言似的，午後哪，下過毛毛雨、暴雨後，太陽露臉了，

〈竹塹的心跳折線〉用可愛的語調說一場若有似無的戀愛，惟因「戀愛」，情感都被放大了。〈魚〉是複審中唯一獲得三票的，看是「沒有意外」地獲得「第一名」，該說通過種種「考驗」才是，它故事簡單，沒有高深的修辭，兩個高中生閒暇之餘的想像，作者選擇了讓平凡之事入文，巧妙地勾勒高中生生活。

說它們是「太陽雨」，是因為它們從容、自在，它們跟我們說，高中生可以有它們的雨勢，但也能有他們的陽光。

青春散文

第一名

林子淇

過了一個暑假便從高一小菜鳥變成高二老油條，夢想是在四大超商打工的高二小女孩。總是希望筆下的文字能被評價為「冷淡的溫柔」，卻常常只收到大笑聲。目前正在努力為沂風文學研究社寫出更多文。最大的敵人是數學和所有自然科。

作者的話

「去吧，但願你一路都平安，

橋都堅固，隧道都光明。——塔朗吉〈火車〉，余光中譯

(Go, then, I wish you a safe journey, I wish you strong bridges and bright tunnels.

——Cahit Siki Taranci 〈The Train〉)]

單純覺得這段詩詞的意境很美，其實跟得獎的心情一點關係也沒有……

感謝評審老師的厚愛，看到自己得獎的消息還以為是眼花了。

獻給 Z，和正要讀或已讀完這篇文章的你。

新竹女中 一年13班
指導老師：郭慧鵠、陳佳華

魚

「其實我們可以在學校養一池魚。」Z突然這麼對我說。

這是個有些悶熱的夏日午後，伴隨著悠揚的打掃背景音樂，我頂著烈陽、拿著掃把，清掃著因連日大雨而被大風颳進走廊的、混雜著雨水的落葉，而早早擦完黑板的Z悠閒地靠在走廊的欄杆旁，繼續她那幾乎無時無刻的異想天開。

此刻Z正目不轉睛地看著某個方向。我把落葉掃進畚箕，帶著一畚箕的煩躁走到她身旁。「什麼意思？」

Z伸手一指，朝著女孩手指的方向看去，我便明白了Z在想什麼——Z纖細精緻的指尖，不偏不倚地指著學校後門警衛室的屋頂。

說起學校後門警衛室的屋頂，它是我進入這所高中後一直感到困惑不解的事物之一。它既不是砌得平平整整的平面屋頂，也非尖尖斜斜、溜滑梯似的斜屋頂，而是在平面屋頂上突兀地在周圍圍了四堵小牆，讓這個小小的屋頂彷彿變成了個水泥製的便當盒，卻以天為蓋，偶爾的菜色便是被風吹起的樹葉，或者是像現在這樣——在連日大雨後，盛滿了雨水。

就像水盆似的，屋頂盛滿了雨水，在夏日烈陽的照射下波光粼粼，片片落葉飄浮在水面上輕輕蕩漾，從我和Z的所在位置看來，的確就像一池魚塘。

「就像魚塘似的。」Z彷彿讀出了我沒說出口的思路，一臉得意洋洋，而我只是點點頭。「別這麼冷淡嘛，枯燥乏味的生活總需要一點調味料……例如，在升學壓力極大的學校裡養魚。」

「然後在妳把魚丟入那池水後的下一秒，教官就會立刻衝過來記妳的學號。」我向Z指指離後門警衛室只有短短幾十步路程的教官室，「不過妳要先煩惱的是，要怎麼把魚丟進去。」

「我想我可以爬到五樓或四樓，」Z一臉若有所思，「其他人也會很有興趣

的。」

打掃結束的鐘聲響起，而我看見數學老師的身影從遠方逐漸放大，「我覺得在此時妳應該要有興趣的是等等的數學考試，」不出所料，Z立刻擺出一臉苦瓜臉。

「但妳可以在考卷空白處算算拋物線。」

我想Z最後並沒有在考卷上畫拋物線，因為她在上面畫了一條又一條的魚，如同真正的魚般維妙維肖，在數字間翱遊。

Z在放學後拉著我去了寵物店挑魚。她在貨架間繞來繞去，卻老是不自覺——或者其實是有意的？——繞到展示著白色小瑪爾濟斯和柴犬的玻璃櫃旁。

「不是說要挑魚？」

「魚在水裡游來游去，再怎麼游也只是不斷重複著張嘴和開鰓的過程。」Z目不轉睛地看著白色毛團和小柴犬扭打在一團，「但是狗狗之間的戰爭不等人。」

我只好自己去展示魚隻的水族箱旁，看魚。

這家大型寵物店將水族箱緊靠著牆擺放，遠遠看去，墨綠或淺綠的水草在光線

的照射下隱隱透出神秘的光芒，或紅或白或黑的物體在那片綠色間穿梭，一派悠遊自在。

金剛鸚鵡們害羞地聚集在角落，只有一隻天真懵懂地面對著半蹲在水族缸外的我，不時張合的小嘴彎起奇異的弧度，彷彿在微笑；玻璃貓快速卻不失優雅地擺動透明的身軀，纖細的小骨清晰可見，形成了令人不禁目眩神迷的特殊花紋——我想，若非當兩條玻璃貓同游時可以透過其身軀看見另一隻的蹤影，我或許就將這當作它的紋路了吧……

而皇冠紅點琵琶懶洋洋地，或緩緩地游動，或緊附在水族箱底，靜靜地張合著小嘴，彷彿有千言萬語；小紅豆則是在所有的水族缸中，所看見的尺寸最小的魚類，其渺小甚至不及一片指甲，如此微小的生命，卻依然能在同樣小小的水缸中自得其樂。

當Z終於放棄旁觀柴犬欺負瑪爾濟斯而前來與我會合時，我正饒有興味地看著紅眼甲魚靈活地在水中游動。

「不過就是白白的小烏龜，」Z 陪我盯了一會兒，困惑地做出結論，卻在看到我的表情後很快地補充：「……不過，還是跟烏龜有點差別的，它們的殼說不定是軟的呢。」

我起身揉了揉因久蹲而有些痠疼的膝蓋，「選好了？」

「我屬意的是銀鯧，但是紅帽似乎也很好。」但 Z 很快地聳聳肩，「不過……我沒有太多預算。」

「那今天就當作單純看看吧，」我拍拍 Z 的肩膀，女孩的娃娃臉上滿是失落，「我想那池水明天大概就乾了……除非今晚又下了一場大雨。」

Z 沒有忍住，「噗嗤」一聲笑了出來。「別。再下一場大雨，我明早可就沒有襪子可穿了，潮濕的空氣對襪子的風乾一點也不友善。」

我們笑著彼此道別，但我們心知肚明一件事——Z 的養魚夢，不用等到明天早晨，今天晚上便會夢碎。

這天睡前我特意拉開窗簾看了一眼外頭，今晚的天空很清澈，不帶一絲雲，而澄黃的月娘高掛在天上，和兩顆星點一同組成了一個微笑。

心中那絲奇異感是悵然若失嗎？我並不知道，我只是帶著一貫的沉靜陷入沉睡。隔天是個大好晴天。不出所料，那池雨水早已乾透，露出底下的灰色房頂。Z 趴在我的位子上唉聲嘆氣，「屋頂乾了……」

「嗯。」我心不在焉地回應她。

「我的魚，也乾了……」說罷，Z 將臉埋進手臂間，久久沒有回應，直到我聽見了規律的輕微呼吸聲，才確認我的這名好友是真的睡著了。

我沒法給她什麼安慰，因為連我自己心裡也有淡淡的遺憾。

但在當天晚上，鮮少作夢的我獲得了一個夢境。

夢裡下了一場「魚」，劈哩啪啦地墜入了又重新被注滿雨水的後門警衛室屋頂，池中的水草葉脈是一行又一行的數學算式——仔細一看，似乎還有點像 Z 的字跡——而魚兒在水中輕快地游動，銀鯧、紫鸚鵡、紅帽、黑蝶尾……各色的魚在一片綠中交織出一幅無時無刻都在變化的圖畫。

早晨醒來，我忍不住露出了微笑：Z 終究還是在夢裡完成了她的養魚夢。

非常青春的一篇散文，一個生活化的小題材，卻帶出了作者細微的觀察和出色的想像。敘述者跟同學乙發現警衛室的屋頂是個凹槽，連日大雨後，就形成水池，便想在這裡養魚。散文的場景轉到賣魚的寵物店。終究沒挑到合適的，於是場景又再回到魚池——果然，那如夢一般的魚池終究乾了，兩人的養魚夢碎，一切回到原點。養魚夢果然碎了嗎？不然，敘述者結尾時夢見注滿水的魚池養了白天他們沒買成的魚。因此，養魚夢其實也可以說是實現了，只不過，是在夢裡。

青春散文

第二名

何元皓

曾獲桃青文學獎、全球華文學生文學獎、好詩大家寫、桃園縣228「愛、重生與和平」追思活動徵文，現在在人生的氧化還原反應中尋找駐波的期望值。

喜歡棒球、桌遊和聽爵士樂。自己最想努力的偏偏無法努力，只能帶上墨鏡來恢復被眼淚奪走的視力。朦朧美在我眼裡是真的。

作者的話

感謝那個人的出現與消失。現在才知道被喜歡的人討厭比被不喜歡的人討厭痛苦太多了。我這個校園迷糊大王表示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

感謝作家爸爸給我的啟蒙，如果沒有鼓勵我嘗試寫作，我也不會發現自己的天份。

感謝高中教導我的金鳳老師、芸芝老師和濬廷老師，教導我國文和作文，讓我的寫出的作品能更漂亮。

中壢高中 三年10班
指導老師：莊金鳳

竹塹的心跳折線

我所暗戀的她，籌備了這次的班遊。此刻的我，正在通往新竹的區間車上，時不時的偷看著她耳後的陰影，期望陽光能夠繞過來，帶著她的笑容。每次的偷視，心悸總是不曾缺席。她注意到我在看她，也看了過來。但她雙眸中所表達的，是疑惑？是竊喜？是生氣？亦是害怕？

我的思緒被車內的廣播打斷。

下一站，新竹。

腦中的火車為了抵達兩條平行鐵軌在地平線上不存在的交點，持續在奔馳著，可是卻像是日昇日落般繞了一圈回到了原點。我的思緒鬼打牆地徘徊在說或不說，新

的夸父逐日正在上演。

看了看車站內的布告欄，查看公告的藝文活動，晚上的自由時間可以去觀看。一股熟悉的香氣撲鼻，接近再遠離。宛如油桐花般的客家女孩，淡淡香氣只有我聞得到。如潮信般的香氣來去，我揣測其實她已經不只一次接近我身旁。記得在學校她有幾次在我和其他人聊天時，會過來插一句話便離開，如同哈雷彗星久久接近太陽一次，讓我不知所措。或許，是我的害怕與害羞錯過了一次又一次的機會。

有一次，她走來插了一句話：「王建民這麼老了」。說完，她便離去了。那時的我正和同學熱絡的聊著王建民。她似乎也很喜歡看棒球。但我卻任憑她空靈的聲音在腦裡迴盪，而在她離去前遲遲沒有回覆她。沒自信的我在當時只覺得，沉默是金。

「那我問你一句，你在班上交了那些朋友？到底，誰沒有覺得你怪怪的？拿手的棒球？怎麼我認識的人都沒人說過你很會打棒球？我跟你說，我一點都不想聽你的道歉，你挑在段考的時候跟我說這些，還浪費我時間再跟你講一些大家都懂，就你不懂的道理。我的天阿！你怎麼不去跟別人講，一定要針對我一個人，我沒什麼好

讓你學習的，不好意思，不用！」她說。

她當時的字裡行間使我覺得我的存在對她來說就是種傷害。一如往常，我還是好想跟她說點什麼，但空氣分子始終沒被我的聲帶給震動。大腦鬧著無盡的彆扭，溫度差依然存在，如同車站內的涼爽與車站外的炎熱，彼此依然無法達到熱平衡。

出了車站，艷陽高照，同學們拿出帽子，陽傘等防曬用品。她和我戴著同一款帽子，是中信兄弟的棒球帽。那是一個存在但遲遲無法聊的話題。彼此的默契在現在似乎已派不上用場。

回頭一望，新竹車站正不經意地用巴洛克與歌德風的外表來訴說著唯美的過去，就像一位臉上塗滿歲月的貴婦，皺紋中夾著多少記憶，車站牆壁的裂縫也塞著一段我們未知的歷史。我猜測曾經有一架又一架的零式戰鬥機飛過車站的上空，我只能想像和猜測，而我也許永遠猜不透。開啟網路，查維基百科的資訊了解車站的一切，但，這就是真正的新竹車站嗎？或許，她也是一樣的難解。

一段回憶，使炙熱的陽光頓時成為冰冷的大雪。那是關係的凝固點，彼此在臉書聊天室打下的文字似乎都覆蓋了一層寒霜。她當時不解我為何要一直私訊她，她

覺得我很怪異。我努力地解釋她誤會我的地方，同時也拐彎抹角的掩飾喜歡她的心情。我想跟她告白，卻沒有勇氣。我也想走出誤會的迷宮，卻無能為力。我推著一道推不倒的牆。她回覆的字字句句使我的靈魂抽搐，我和被囚禁在壓力鍋裡的空氣分子一樣痛苦。她說我都以自己的角度思考問題，她說極度厭惡我的自我中心。她殊不知，我其實非常在意她的一字一句。她在我的晦澀和彆扭中變得極不可愛，我只得幻想用一張逗趣且甜而不膩的嘴與她交談，最後在別人呼喊自己的名字或走路撞到東西時清醒。我的靈魂在幻想與現實中穿梭著。

市區的汽機車的喧囂，盤踞著我的大腦，化作我青春期的煩惱。我們徒步前往城隍廟。穿過護城河親水公園時，河畔綠意盎然。這座公園的綠完美詮釋了和諧的定義。因為有了樹蔭的遮蔽，頓時涼爽了不少。當地上一隻隻的鴿子映入眼簾時我想，要是我也能如這隻鴿子般躍上她掌心就好了。

走出親水公園後，到了東門圓環，炙熱的空氣再度襲來，點燃了賣火柴的小男孩的夢境。她說她要跟我合照，然後便靠近了我。靠近時產生的磁力連帶生出了電流，每當她靠近一點，似乎磁力也就越大，我的心愈趨緊張。腦中的電根據安培右

手定則增加，當她在我身旁極近極近之處停下時，心臟已經以極限的速度跳動。喀擦一聲，以為能有一張夢寐以求的照片——這張照片以矗立在圓環中央的竹塹城迎曦門當背景，古典美使照片中的我們臉頰通紅——結果「喀擦」卻是剪斷我夢境的聲音。

接著步入東門街。東門街是通往城隍廟的最後一段路。這條街上林立的商家，曾經在時間的洪流中不斷更替，商店看板的更迭牽引了整條街的外型。這條街在經過時間的洗禮後，散發出一種一言難盡的美。但彼此的關係卻沒有如同這樣的美，反倒像是被時間做了一場失敗的整型，令人無法直視。走著走著，她的臉蛋逐漸像顆成熟的蘋果，使人怦然心跳，甚至當她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地瞟了我一眼時，似乎有種她喜歡上自己而羞澀的錯覺。她對我來說就像一杯沁涼的飲料，額上的汗水如同依附在杯壁上的小水滴，伴奏著一場視覺饗宴。她很容易一運動就臉紅，記得學校體育課熱身的跑步時，老師總是讓她少跑一圈，不知是否是身體有某種問題？這是一個一直以來想問卻沒機會開口的疑惑。我剛好跟她相反，因為貧血的關係，跑完反而會滿臉蒼白。總感覺她和我一樣體弱多病，在學校如同接力賽般交接著感

冒，自以為命中註定的感覺如同一波又一波的海浪般拍打著大腦的沙灘。

走路的空檔，我想起了那班放學公車。棒球隊的我，跑完訓練體能菜單中的五圈操場後，帶著顆躁動的心臟上了公車，車上冰沁的冷氣慰勞了微酸的雙腿。而就在這時，她出現了，潤紅的雙頰染上可愛的天然腮紅。她坐在我後面，我便鼓起勇氣開口聊了天……。現在想起，這一切只不過是曇花一現的動人詩篇。

真的好想再跟她對話，發炎的喉嚨需要吐出聲音的痰。

仔細觀察著東門街上呼嘯而過的汽機車，匆促著也錯過了什麼。錯過了細細體會這條街的美，如同當時彼此太絕決，錯過了一場命運安排的戲。她太早定論我就是如此怪異，而我太早定論這是一場無法化解的誤會。

來到城隍廟，周遭的小吃攤發出美食的費洛蒙，截斷灰暗的思緒。我們在此用餐。

點了碗米粉，簌簌的吸入嘴裡，一下就征服了我的心，以等加速度吃完了它，好想和這碗米粉一樣融化她的心。

吃完後，參觀城隍廟內部。五個香爐正等待著應許信眾們的祈禱，香爐上的香發

出鼻鼻的煙，似乎在提醒信徒，心誠則靈。眾神的氣場填滿了整座城隍廟。我無法厚著臉皮在同學的眼光下去找月下尊神，心中其實非常希望能有「神助攻」。

在這段旅途中，她的眼神像是微乎其微的重力正偷偷地拉著我，要是如同重力公式 $G\frac{Mm}{r^2}$ 中分母的 r 距離值能再小一點就好了。

晚上在新竹市文化局演藝廳有場管樂演奏，我去聽了。樂手吹奏著非洲進行曲。薩克斯風手、長笛手、小號手、低銅手和打擊手演奏出的音符小溪流匯聚成了如頭前溪般的清澈，清洗我土石流過後的腦海。腦中似乎閃過了某個回憶。「你已經盡力了！」拿著薩克斯風的她對我說。那天，從我手中投出的那顆棒球，被打擊者劃破了藍天——再見安打。我們校隊輸了這場比賽。我蹲在地上哭泣著，流出自責且不甘心的眼淚。她出現了，吹奏加油歌，在那球投出時為我凱歌。

當這首曲目結束時，我比在場所有觀眾都早站了起來鼓掌，而她竟然同時和我站起鼓掌。這是冰釋的熱源嗎？還是只會使她更加反感呢？彼此正在被未知的命運在不知不覺中緩慢拉扯著。隔天，我把這件事和朋友說，朋友都說我在作夢。但，這不是夢，是月下尊神那恆久不變的神祕微笑。

賞
讀

吳鈞堯

一篇輕快之作，呈現了許多種趣味，一是戀愛中人，形同感情躲貓貓，伊人的一舉一動都是震撼；二是因為「在戀愛」了，又不確定是否對方也愛著了，心理的描述生動、逗趣。行文流暢，情節進展非常順暢，外在描繪與內在語言交織，讓人讀完，腦海顯現一幅戀愛的「浮世繪」狀。可喜、可愛之作。題目取得傳神，竹塹是地名，也是愛的寤寐之名。

青春散文

第三名

洪瑞辰

一個為了追逐自由的風而從苗栗來到新竹的女子。喜歡在回宿舍的地下道颯
高音，在回家的火車上看海、風車和夕陽。徬徨地過著前途未卜的高三理組人生，
每打開物理課本便懷疑自己的大腦結構，卻仍深深相信世界的邊緣會有我的容身之
處。

作者的話

因為悲傷的清醒，才能從半夜寫到黎明。在此感謝我年輕的肝，對不起；也感謝惠貞老師的傾聽與指導，使我得以藉由文學，撫平胸中不平的塊壘。

愛恨的課題不會因為大考的到來而停止，大考也不會因為得獎的美夢而延期。無論如何，感謝評審給予我的美夢，祈願夢醒時的天光為我迎來更自在的人生。

新竹女中 三年10班
指導老師：呂惠貞

晴天娃娃

藍原子筆持續輾壓在今天翻開的第五本參考書的字句間，書桌前半開的那一大片舊式毛玻璃窗外，忽然傳來了風雨聲。

這幾天總在午後，雨來得神不知鬼不覺，就連雨勢最大時也是安安靜靜，細碎的雨珠輕拍窗台的磚瓦，發出清脆的殘響，再把它洗得晶瑩剔透。書讀累了的我，喜歡打開紗窗，凝視倒映在磚瓦上漸漸變暗的天色，聆聽雨滴規律的節奏。

「要出去吃飯囉！」爸爸開了房門，我這才回神，注意手機螢幕的時間。

「等等，我還剩一題！」低下頭，我使盡了最後一絲專注，然後走出房門。一會出了門，雨小了、烏雲散了，微風吹拂在寧靜深邃的藍。

「歡迎光臨，請問幾位？」

今天是難得的一家四口全員到齊，這種時刻我會放下手機，即使爸媽和哥哥都低著頭行使所謂的「科技冷漠」。沒人可以說話，我就像平常一樣觀察鄰桌的情侶、一家大小和一旁嘈雜的人群，再偷瞄隔壁桌點了什麼，偶爾用笑聲接收爸爸冷不防丟出來的一句笑話，即使一旁的媽媽又一次不太領情地嫌棄。

回到家，正是讀完一天書休息的時刻。客廳放著電視新聞作背景音樂，進房關門的瞬間，看到的是微暗的燈光下，爸媽各據沙發的一角，專注滑著手中幾吋大的螢幕，一語不發。

再熟悉不過的景象。過分的安靜，卻也讓人安心。

我戴上耳機，按下音樂的播放鍵，讓高低起伏的頻率梳整我的思緒。這時，手機螢幕顯示了幾則訊息。

「下星期好像還是會下雨欸，嗚嗚」同學傳了張天氣預報圖。

放暑假，大家雖然各自在家，卻還是為了畢業旅行，每天一起關心著天氣。出發的日期一天天接近，我們的心情隨著氣象預報起伏起伏，聽聞即將有颱風路過南台

灣，更是忐忑不安。

不一會，另一位同學放了張他做的晴天娃娃的照片。「大家一起來做晴天娃娃，祈禱畢業旅行不要下雨吧！」

閒來無事，於是我也拿起紙筆做了一個，掛在書房的窗前。

也許是大家把娃娃的笑容畫得太燦爛了，旅行的第一天，到哪都是毒辣的太陽，就算一小時補一次防曬乳，洗澡時還是感受到手臂明顯的色差；然而，這天氣沒有持續下去，第二天室內活動一結束，便下起了傾盆大雨。

雨實在來得突然，我們趕緊跑回車上，處理濕透了的鞋襪和頭髮，頓時哀鴻遍野；望向外頭，雨點猖狂地打在車窗上，越下越大，令人感到一陣掃興。我靜靜地望著窗外好一陣子，無奈地想著什麼時候會放晴，慢慢的，耳邊只剩下落雨的聲音。

再回過神來，是領隊從副駕駛座上來，拿起麥克風說明接下來的行程，順便安慰大家。

「各位同學，天氣不是我們可以掌握的，但我們可以轉換自己的心情！」語畢，音響播放起音樂。起先，幾個同學開始唱和，接著播到一首朗朗上口的芭樂歌，四十幾個人便開心地唱了起來。

不知怎的，隨著一首首流行樂的歡唱，方才雨裡的狂奔、此刻歡笑和放聲，好像更是證明青春熱血的風雨無阻，而我們一個個都是燃燒的靈魂，讓車內車外儼然成了兩種景色。

旅程結束了。很快的，又回到一天五本參考書的規律生活。早上聽見媽媽拿鑰匙和關門的聲音，大概又會忙到中午了吧。

接近中午，爸爸給媽媽撥了通電話，開車載我跟哥哥接她一起去吃午餐。

「下周跟朋友聚會，要去台南一趟。」爸爸說。「朋友早上載我南下，隔天可以再跟他的車回來。」

媽媽眉頭一皺，語氣有些不悅：「聚餐不是中午就結束了嗎？搭當天的高鐵回來就好啦！」

滑著手機的我，抬頭發現爸爸沒有再回話，面無表情卻若有所思；大家都盯著手機螢幕，沒有人再說話。

下午，我拿不會的習題去和爸爸討論，順便問了他聚會的事。

「難得開長途到南部一趟，順便到處逛逛，也蠻合理的吧？妳暑假都待在家念書，補習也不用我接送，我真的不曉得她為什麼那麼堅持要我當天來回。」

那天的晚餐，又是習以為常的三個人。出門時媽媽坐在沙發上滑手機，說她不餓。餐桌上的對話輕鬆、歡樂了許多；習慣四人座對面總是空著的第四個位子，卻讓我感到莫名的悲哀。

餐畢，哥哥提議到河邊去兜兜風。今晚的夜空晴朗無雲，銀白的街燈照亮了筆直的河濱道路，開窗迎接夏天的風，聽取夏夜的蟲鳴——正感到無限快意，手機響了。

「你們去哪？怎麼這麼久還沒回來？」電話另一頭，是媽媽跟中午一樣急切的語調。「吃完飯兜個風，要回去了。」匆匆結束通話，爸爸苦笑了一下，車速似乎變快了一些。

這是這個暑假的第三次。

隔天的午後雷陣雨，比平常吵了些……

傳說天上住著一對掌管雷電的神祇，分別是雷公跟電母。在雷公落雷之前，電母會先放閃電到地上，為祂照明是非；當兩人意見不合，天空就會雷電交加。

雷聲轟轟，但雨勢並不大。我打開紗窗，注視窗台上雨點的聚集；天空是一片太刺眼的亮灰白，眼睛很難捕捉閃電的著落。

「祂們夫妻不會剛好今天也在吵架吧？」我心想。

記得家中第一次震耳的雷轟響在深夜，幼稚園大班的我從睡夢中驚醒，不明白房門外發生了甚麼事，只能瑟縮在被子裡，聽著斷斷續續的吵鬧聲，等待一切回歸平靜。我以為我美好完整的世界要崩塌了，但第二天見到爸媽，彷彿什麼都不曾發生過，只是空氣裡嗅得到一絲寒意，他們的視線刻意沒有交集。

隨著年歲增長，家中的雷聲成了司空見慣的日常，原先的震驚、憂慮，被淡漠取

代。我逐漸明白，大人之間的是非對錯不容我置喙，也無法梳理得清，只求自己的心情不要受到影響，繼續鑽研我的數學物理，背我的英文單字化學平衡式，以便明天的考試不會有意外。

但是，內心深處，我知道自己多麼渴望和平的降臨。

一秒、兩秒、三秒……傳來了一陣駭人的雷聲，好像那雷就打在自己旁邊——風雨突然變大，雨噴進了房間，嚇得我趕緊拉起紗窗；老舊的窗框微微脫軌，我站起來拆下那片紗窗，調整了角度，再把玻璃窗拉上。這時我看到畢業旅行前做的晴天娃娃，還掛在窗戶的上緣。

為了讓它的裙襬看起來更加飄逸，當初用的材料是衛生紙。指尖一碰觸，濕掉的碎屑落了下來。不過，奇異筆畫上的笑臉仍然完好如初。

如果晴天娃娃有意識，下雨時，它的心情會是如何呢？

它們總是誕生在雨天的窗邊，那抹微笑安靜承受雨天的哀愁，想要逃過噴進來的雨水，卻終究動彈不得。雨和它的身世是矛盾的，但一晴一雨的對立，好像天差地

遠，又總是只隔著一面玻璃相望。

造型簡單的晴天娃娃，圓圓的腦袋，飄垂的衣裙，負載了一個希望。或許它能帶來改變？透過念力的凝聚，人們對那充滿希望的笑容祈禱著，縱然知道它們其實從來沒改變過天氣。

讓天空放晴吧，這樣一來，每個人都能和它一樣綻出笑靨。

爸爸去台南那天，我睡到中午，醒來打開手機，看到爸爸傳了幾張照片給我。南臺灣的天氣還是那麼晴朗，要不是晚上要補習，真想跟去走走。

藍原子筆沒水了。今天腦袋昏昏沉沉的，一本參考書也沒有碰。

哥哥回宿舍，媽媽好像也有聚餐，留了字條交代我補習完自己回家，路上小心。

爸爸傳訊息跟我說他會按照計畫在台南住一晚。

他沒有傳給媽媽。

賞

讀

鍾怡雯

以晴天娃娃為主意象，很有技巧的側寫家庭問題。尋常的家人關係裡，其實暗濤洶湧。父母之間那種沒有說破的微妙關係，敘述者寫得很含蓄，很動人，點到即止。晴天娃娃象徵作者的希望，如同作者說的，擁有晴天娃娃並不能改變天氣，父母之間依然緊張。結尾有力，耐人尋味。

青春散文

佳作

林昱君

平凡的高中女生，不像射手的射手座，常常忘東忘西，人稱「多莉」。對生活有許多好奇和探索，努力讓每天遇見愉悅。喜歡寫字，在一筆一劃的伸展中，求得日常的平衡；在文字的呼吸吐納間，想像的天馬行空裡，找尋內在的安靜。

作者的話

感謝周珮雯老師引領我藉由書寫表達自己，鼓勵我在生活中有前進的勇氣。感謝一路上陪著我的家人和朋友，包容我心中時時出現的矛盾衝突小劇場。感謝生命中的曾經，堆疊出現在的我。也感謝評審給我的肯定，讓書寫添加更多的愉悅。期許自己有繼續創作的的能力，書寫更多生命的故事。

磐石高中 普二禮

指導老師：周珮雯（實驗中學）
蕭斐文（磐石中學）

流轉

車道上銳利的目光緊抓著紅綠燈不放。綠燈，瞬間湧出滿滿的汽機車，向前急駛。車輛間的距離緊迫讓人窒息，焦躁的氛圍，急切的人們。川流。這裡是台灣高科技產業的重鎮——新竹科學園區。

樹梢的葉子落盡，四季更迭輪轉。冷冽的寒天清晨，清潔工阿伯一身輕裝，賣力的掃著路旁散落了一夜的枯葉，時而敏捷自如地在車道間穿梭，令膽小的我在等待車行的空檔中，常常替他捏了把冷汗。茂密的行道樹經過修剪，中規中矩，矮樹叢是正方形，直立的樹木則是圓形。樹叢後方的建築物，高大整齊，稜角分明，彷彿經過周密的計算，排列出一種尖端科技的氣味，玻璃帷幕映照出灰濛的天，目光匆

匆掠過的是效率、精密與先進。好幾次在紅燈亮時想開門跳車往反方向逃去，卻始終沒有能對抗整個世界的勇氣。

校園鄰近高科技，同學們不甘示弱的優秀著。平凡的我，存在；似乎只為了成為他人的墊腳石。教室窗外的天空始終灰成一片，視力不好的我總看不清天際在哪兒。為了競爭升學名次，我們無止盡的向前衝，在黑板前，拼命地學習如何爭取數字的堆疊，如何贏得衝過終點線的勝利。沒有人教我們如何在跌倒時，有尊嚴的站起來；也沒有人教我們，如何清洗包紮跌疼的傷口；一頭栽下時，怎麼治好內心滴血的創傷？心像玻璃般碎了一地時，該怎麼收拾？總在白日裡，努力讓自己站好、站直，不在不經意中，失衡。

好像，我們天生就是應該要成功似的。

冬季。天冷雨也冷。雨滴沉重，空氣滿溢著高濃度的霉味，東北季風狂捲著寒氣，順著鼻腔，從胸腔到內臟，隨著血液遍布身體各個角落。重力加速度直線墜落的雨滴，打在皮膚上的刺痛和全身發寒，令人瑟縮。因久雨被沖刷的路面凹凸，是不規則的水窪，不似童年時的恣意踩踏，享受那濺起來的清涼，只厭惡著汗濁的骯

髒，刻意繞了避開。跳著閃著，怕東怕西，不敢直行。

我跌倒了，傷勢不輕。絕望的認為，自己無法改變這樣糟糕的命運，看著別人向成功奔去，憤恨妒忌悲傷參雜，任憑淚水肆意，模糊了視線，模糊了該走的方向。躲在象牙塔自怨自艾，怨恨世界的陰暗灰濛。沒有了強顏歡笑的力氣，沒有了信念，朋友漸行漸遠。卻仍努力偽裝著自己。沒事，我很好。

因距離的關係，每日搭著公車回家。漫長的車程中，積著灰塵的玻璃窗失去了清晰，黃昏的街道逐漸闖黑，外面的世界離我遙遠。車頂上窄小的冷氣口，常正對著裝滿一整天的疲累的頭頂吹，疼。想吸入一些初亮起的霓虹燈光和快速閃過的熱鬧喧囂，卻只能，隔著。移動的玻璃貨櫃，放著經典的古老歌曲，和著一聲又一聲的煞車，搖搖晃晃的，行駛了三年。

舊城一帶，是全然不同的景象了。進入一所腹地甚小的學校。盛夏清晨，溫度正好。沒有新城的倉促，人們還在被窩裡留戀著溫暖。行走的步調緩了下來，周遭的早餐店、飲料店、各式小吃林立著。上學途中，喜愛一顆暖和了掌心，香噴噴的桂

圓饅頭；放學後，喜愛紙袋和裡頭的麵粉餅皮混雜的香氣，皮薄餡多的紅豆餅，滲出一股獨特卻讓人上癮的味道；口袋還有銅板跳躍著時，再酌上一杯冰涼的珍珠奶茶，圓潤潤潤的，緩解了酷暑的炎熱，從舌尖滑進心頭，甜蜜就放肆的在一天剩下的時光裡，竄流。路樹不整齊的恣意伸展，隨著清淡的微風，悠閒地擺著，葉片縫隙中的陽光映在柏油路上搖晃，偶爾晃過我的臉上，不禁眯起眼睛，細細感受陽光的香氣。

這樣的時節，真好。

冬天掉落的枯葉全長回來了，長得比從前更茂盛，更鮮綠。撥開那層又灰又重的雲，底下隱藏著暖暖的陽光，萬物生氣極了，沉睡的世間彷彿活過來一般。即使下雨也不怕了，輕輕柔柔的，像蓋上一層軟綿綿的被子那樣舒適。城市明亮了起來，掃去了灰塵，繼續賣力地向前轉動。

教室恰與學校附近住家陽台的位置的高度平行，總在收回長時間注視黑板的視線時，不經意地瞥向窗外。中年婦人將飽含陽光香氣的棉被或衣服從衣架上收下來，偶爾用衣架拍打那蓬鬆的厚實，揚起漫漫的光塵，日常的恬靜。隔著校園圍牆的街

上，車輛不多，少有奔馳呼嘯。附近民宅多是15度角即可收攬的高度，錯雜的巷弄間是庶民生活的軌跡，時有小貓藏身在住家大門旁的盆栽間，冷不防在人行經時，輕巧躍出，給你一個驚喜的照面。偶有蒼老的擴音器傳來的「修理紗窗——，修理玻璃——」，尾音總是拉得特長，由遠而近，由近而遠，單調寂寥地迴盪，彷彿是由古老遙遠的年代傳來，留給灰色建築裡的學子舒緩而自在的空間。

生命的軌跡，總在日子的流動中，讓人慢慢察覺了些甚麼。曾經在意他人的眼光，曾經深陷憂傷，不會忘記結痂的傷口曾經的血肉模糊，也不會忘記深夜裡滾落枕頭深處被記憶著的淚珠。茫茫塵世，成敗同行。許多過往，在舊城的安靜中，逐漸澄澈明朗。

是啊，都會遠去了。

歲月，會是滋養，讓我得以茁壯。成長的高度是失敗堆積出來的。魯鈍的我過了好長的時間，才體會這個道理。心裡知道，再遇見相同的人事物，我可以換另外一種方式面對，去找尋另一種可能。不再刻意調整嘴角的上揚角度、篩選臉部肌肉的牽動；疤痕還在，但疼痛的感覺已淡。在時光面前，雲淡，風輕。

古人所云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一種生命的純定；而我，心情尚想飛揚。依然會為日子而情緒起伏，為困境憂傷，為燦爛開懷。自覺悲喜是生命裡不可或缺或缺的珍貴寶物，若無法敏銳感受，生活豈不寂寥？聖人的情，且先擱在心角和書上吧。

在時光的流轉中，新舊融合，形塑了自在而美麗的，城。

賞

讀

陳銘磻

真是優秀又優雅的小品佳構，不論透過校園、教室所處環境的狀態，描繪青春的天空、心情，甚或以季節的更替變化，書寫時光流轉，大都能掌握清新文字、成熟思維，把對於無奈生命與歲月滋養的見聞心得，安然的布置於字裡行間，轉念或轉換，都能以紆緩情緒表露寫作的輕巧技能。

青春散文

佳作

李怡嫻

身為高三文組生，日子沒有柴米油鹽醬醋茶，只有國英數自地歷公。但對被文字撼動的感覺深深著迷，覺得書寫是生活中的一種浪漫。

偶爾會沉浸在自己的小宇宙中無法自拔，搞不太清楚星星太陽月亮的運動定理，但卻對世界的規則有著自己的理解。

作者的話

覺得十七歲是最浪漫的年紀，很開心能以這次得獎來代表它，同時寫出在我成長過程中靜靜佇立著的眷村歷史。

期待未來可以繼續記錄生命中的悸動和溫度，在最美的回憶中都有文字相隨。

新竹女中 三年5班
指導老師：黃美珠

夢紅樓

妳靜靜地佇立在擾攘的十字街口，低頭看了看錶，旋即轉身走向那相對幽靜的一方、走進過往。

早上十點鐘的太陽炙烤著大地，而妳走在樹蔭底下到也生出幾絲涼意，隨著一陣清風徐來，「呀」，妳不禁喟嘆，這是水泥叢林中的最後一片淨土。妳無法將視線自那堆斷垣殘壁中移開，正如同當年的妳望向那幢紅樓時的目光，妳口中的一「龍貓森林」依舊存在著一片蓊鬱，唯一改變的只有曾經整齊的紅磚如今散亂一地。

那是妳上小學時每天的必經之路，每天晃著餐袋蹦蹦跳跳的走向學校，短短五分鐘的路程如今走成了記憶中的永恆。那時的妳總喜歡望向對街的紅樓，隨著視線

拉近，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水泥小徑旁兩排整齊的盆栽，接著就是充滿復古風味的紅色鐵門，盡責地守候著身後的各色故事。蒼翠的青苔和綠藤肆意攀附於紅磚瓦砌成的兩層樓高建築，擋住了酷暑的炎熱卻擋不住磚瓦在日曬雨淋中日漸斑駁的絳色。唯一不變的或許是磚牆上的油漆，從前的妳總將其當成外星圖案，直到開始學習拼音、認字，妳才終究讀出牆上那始終鮮紅的大字：「反攻大陸」。

童年的幻想總是純真又天馬行空，妳總希冀著紅樓旁的樹林中會住著妳最愛的龍貓，而只要穿過那面紅磚牆、妳就可以躺在龍貓毛茸茸的肚子上恣意翻滾玩耍、展開一段妳不曾想像的精采冒險。但長大後的妳才知道，紅磚牆背後確隱藏許多精彩冒險，但和妳期待的截然不同。沒有妳夢想中有大大肚皮的龍貓、但有著大大雙翼的飛機；沒有天天期盼媽媽能回家的小梅、但有著日日望向牆上照片的思婦；沒有躲著黑炭小精靈的「鬼屋」、但有藏著許多記憶的——寡婦樓。

似乎就是從那時起，那幢紅樓悄悄的在妳心裡默默生根，經過時心底總能感到莫名的搔癢，就像是初次翻開西廂記的寶玉和黛玉。

升上國中後，紅樓不再出現於上學路線中，而其似乎就這樣逐漸淡出你的生活。直到那次同學的邀約，妳隨著同學輕快的腳步穿梭於忠貞新村的巷弄之間，低矮的房舍、縱橫的小路，遠方不時傳來犬吠，看著她熟稔的跟每一個在自家門口享受陽光的榮民們打招呼，彷彿走進的不是眷村而是桃花源。初次碰上這可遇而不可求的機緣，不管是室內幽微的燈光、抑或是牆上懸掛著褪色的獎狀，每一樣事物都令妳感到好奇。臨走之際，妳顛巍巍地爬上通往屋頂的陡峭樓梯，第一次以全新的角度眺望這片妳生長的土地，任憑遠方風起，妳的目光始終不被綵髮絲所遮蔽。環顧四週，天空似乎離妳近了一些、樹林又遠了一點，而紅樓依舊隱身於蒼鬱之中，但一切都是如此的熟悉。剎時之間，歲月靜好。

那時的妳並不知道，那將是妳最後一次步入那些巷弄。幾個月後，看著抗議拆遷的白布條懸掛於屋頂與屋頂之間，妳並不忍心開口詢問一臉木然的同學，只見目光瞥過路旁新刷上的標語滴落的油漆，濺在地上就像一滴淚。

或許這並不是故事的結束，妳在搖晃的公車上漫無邊際的想著。國二的暑假，一次有任務的旅行帶妳走向黑蝙蝠中隊文物陳列館，就像是冥冥之中的邀請，妳在往

前走了一段路後驀然回首，紅樓依舊守在燈火闌珊之處。

推開那略為厚重的玻璃大門，館內的氛圍似乎停留在過往，寧靜而沉鬱。妳走過了一排排玻璃櫥窗，望向牆上的文字解說，那時的妳還無法理解整段歷史的重量，只記得目光滑過整面牆，盡是密密麻麻的名字而其將永遠停留在那。回過身來，妳的注意力被那身著鮮橘色制服的飛行員模型給吸引。看著被飛行頭盔遮住大半張臉的飛行員，妳的思緒開始隨之飛翔，想著在墨鏡背後的雙眼目光應是如何的堅定與自信，帶著同歸於盡的勇氣航向天際。

還記得妳和同學在陳列館的小房間發現了一本放大版的故事書，調皮的你們隨即打開開始以台語朗讀，故事隨著笑聲傳向外頭，襯的館內一片寂涼。妳不知道牆上的外省老兵們是否因聽不懂台語而一頭霧水，但如今故事內容早已模糊，妳唯一記得的只有最後一頁上頭那大大的隊徽，黑色的蝙蝠翱翔於北斗七星之上，凌空於黑藍的夜色之中。

當韓戰剛結束、美蘇進入冷戰，美國渴望得到關於中國相關的電子資料，而甫遷臺的中華民國政府迫切需要美援，在維護臺美關係的狀況下，空軍第三十四中隊因

然而生。他們有著高超的飛行技巧，在暗夜之中穿梭於低空宛若蝙蝠，因此又以黑蝙蝠中隊命名。然而，貼近地面破壞敵方的戰略要址、竊取情報的行動常讓白布和低泣飄盪在紅樓中，成了它淒美的名。

那時，妳終於了解到為何紅樓那如此美麗的建築有著令人心碎的名字，那是黑蝙蝠中隊家屬所屬的眷村。

原以為這是最悲傷的故事，但當妳放完長假、回到家聽到鄰居交頭接耳的討論著前些夜裏傳來的轟隆巨響，妳才驚覺，寡婦樓已然因著人性的貪婪而替整段眷村歷史陪葬。

再次駐足在曾經抬頭仰望的紅樓面前，妳這才了解到有些美好只存在於想像之中，現實是那樣的殘酷，直白的令人難以接受。在遮擋住妳視線紅磚牆倒下後，出現的並不是一個令人醉心的秘境，而是一片空曠、毫無生氣的土地，原被隱藏於磚瓦之間的水泥如今暴露在外，就像是白布纏上了每塊紅磚一般。

眼看入目盡是一片灰白，一地的磚瓦宛若染血的百合四散，妳不知道思婦們是否曾經怨懟那些九死一生的飛行任務；是否曾經希望曾經許諾陪伴自己白首的他，不

是被供奉在英靈祠中、被世人所瞻仰的英雄，而是能夠守護自己一生的丈夫。

「一個是閻苑仙葩，一個是美玉無瑕。若說沒奇緣，今生偏又遇著他；若說有奇緣，如何心事終虛化？一個往自嗟呀，一個空勞牽掛。一個是水月中，一個是鏡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怎禁得秋流到東、春流到夏！」是呀，這令寶黛二人枉自凝眉的戀情，又何嘗不是這段故事的序言？當我們在享受湛藍天空之時、有人卻是望盡人間無限惆悵；當我們沉浸於甜蜜夢鄉之時，有人卻是心心念念盼著能在午夜夢迴中再見到愛人一面。

最後在臨走前，「即使不能和自己的丈夫同年同月同日死，但有著相同告別世界的方式，不知道算不算一種浪漫？」妳看著滿目瘡痍、一如同飛機墜落的現場如是想。

過往和紅樓相處的記憶一幕幕的從腦海中閃現。妳似乎突然理解到眷村中那些榮民們為何總是坐在藤椅上不發一語，任憑陽光從他們臉上的皺紋中滾落，最後停在拐杖旁邊。或許，這是唯一一個曬乾著在眼眶中的淚水的方法。

彷彿是看見了紅樓夢的情節在眼前展開，伴著小學記憶漸漸淡去，寡婦樓也緩緩從時間洪流中消逝。看了看手錶，十分鐘的時間宛若十年。邁步走向繁華的十字路口時，身後政府張貼的布告仍靜靜懸掛在那：「此地乃政府文化資產保護區，禁止人為破壞」。又是一陣清風拂面，我似乎還能聽見低微的啣呀聲，不是繫住告示的生鏽鐵絲、而是賈府上生滿銅綠的門環。

賞
讀

吳鈞堯

本文抒情緩慢、傳統，但稱職地述說生活周遭，許多漸漸失去身影的事物，包括硬體，以及人跟事。逝者，而以文字記取，以期能夠不逝。主要述說黑蝙蝠中隊，以及眷屬居所，隱晦的歷史經常就在附近，唯有親近與了解，才能知道歷史最壯碩與最平凡的據點，未必在博物館與課本，而可能出門拐個彎就到了。相對其他篇章，本文的社會關懷有其獨到處，但可以再多加著墨。

青春散文

佳作

劉玉維

年十六，接觸文學兩年。

善於抒情、敘事、摹寫，弱於議論、字體、錯別字。

參加校內作文比賽年級冠軍，代表學校參加市賽落選。

六歲家庭出現糾紛，十二歲結束。

國一、二成績墊底，國三起每週練習一篇作文至會考，幾乎不間斷。

會考後至今實力漸強，希望有一日能拿下竹塹文學小說第一的佳績，獎金抱回家。

作者的話

寫了一整個國三的作文，只有拿過一次六級分。但是每次在動筆前，我都很興奮。不管文章優與劣，不論真實與否，總是投入其中。會考也是六級分，題目為：從陌生到熟悉。我選的題材是，我有了繼母，從陌生到熟悉。我沒有繼母，可是我很會抒情。從此越來越了解好文章的要素，寫得越來越有心得。原本只想要在推甄的資料上多加一個：參加過校內作文比賽未得名，幾週後國文老師暗示我有得獎，放學去校網發現是冠軍。受寵若驚。又隔了兩三個月發現竹塹文學營，免費高級飯店，心動前往之。幾天前念高二物理時收到獲獎通知，獎金四千元。受寵若驚。文學與我，從陌生到熟悉。

建功高中 五年7班
指導老師：張少明

我把鏽刀片鎖在蜜糖罐裡

我曾經是一個快樂的小孩。

父母在我十二歲的夏天離異，那痛苦的感覺就快撕破了我的喉嚨。可我只讓淚水在空氣中流一天，就拍拍臉頰，繼續我的生活。那是一張滑稽的面具，展現了笑容，隱藏了傷痕。每天我看著被面具逗笑的同學，他們是如此的歡樂；每天，我看著鏡子裡，那帶著淚痕的笑臉。為什麼我這麼孤獨？為什麼是我？千萬個十二歲的青春，只有我的被生命糟蹋，為什麼？我找不到答案，所以我逼迫自己向前走。

會考前的一個冬天，我與數十個同學被沒有聲音的雨和玻璃窗關在一起。那位老師是多愁善感，與同學親近的。太多年了，我記不得原由。但是當時她問了這麼一

個問題：「誰有被生命狠狠地，徹底地傷害過？」竟然有人舉手了，他瞪大雙眼，直盯著地面。所有人都看著他，有的人坐直了身體，有的人只轉動了眼球，但每個人都給出了關注。

我也看著他，他看起來是如此的渺小，如此的痛苦，如此的，做作。

這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被傷過的人，會如此地昭告天下，恨不得有人會沒看見他的傷疤似的。他真的是如此的無知，如此的矯情。我打從心底看不起他。放學中打破了教室的寂靜，我背上了書包，頭也不回地投向了門外的寒風。

我獨自一人走到了公寓的頂樓，躺在女兒牆上看忙碌的新竹城。那是一個相當危險的高度，下方的車子像極了冬臨前的螞蟻，我的肌肉因為低溫而緊縮。風是如此地強，我的平衡也幾乎為之吹落，落向那遙遠的地面。可是我並不畏懼，因為我對世界沒有留戀。我看著遠方即將要死去的陽，我問，為什麼沒有答案，三年來，沒有一次有答案，或許這就是生命吧。然後我開始回想過往，就如同三年來的每一天。我想到了南部的母親，我想到了昔日在身旁的母親，我想到了我的寂寞，然後我想到了那位同學。

我再一次的鄙視他。然後，我想到了我自己。父母離了一次婚，我留了三年淚。悲傷是如此低令人喘不過氣。或許這不是大傷，但是我太幼小，沒有足夠堅強的心去抵抗吧。但其實，等上了大學，該離開的還是會離開，我只不過早了些年開始訓練罷了。

我發現我打從心底抗拒這種想法，可能是因為我太小了吧。

但又或許，這是大傷，而我也不痛苦了，只是沒有去誠實的面對傷口而已。或許，我不昭告天下，是不希望顯得做作；或許我會像些許人訴苦，是為了顯得可憐，或許我會看不起那位同學，是為了產生優越感；或許，我留了三年的淚，是在盼望有人撞見；或許我會不怕高，是因為我知道向內傾斜的設計會使我無法落至遙遠的地面；或許，我會鄙視別人，是因為看見了自己的影子。

或許，流了三年的淚，是為了讓自己看。

我舔了三年的傷口，顯得孤獨，顯得特別。傷口是如此的甜美，令人喘不過氣。然後我想到了三年來，種種在面具上戴面具的人。或許，其他人眼中的我們，就跟舉手的人同樣地做作、矯情。但其他人眼中的我真的重要嗎？或許，這跟蜜糖罐裡

的鏽刀片一般，是個生命中難以捨去的累贅吧。

那一晚，我在新竹城的喧囂下拍拍臉頰，轉頭看向了被我忽視了三年的小孩。

賞

讀

陳銘磻

好怪異、好奇特的題目。作者藉由憂傷心情，描述寂寞、敘說不幸遭遇，以誇飾語言傳述流淚三年，只是為了讓心境已然破碎的自己看見。這是青春的折磨？還是對無敵青春某種無力的議論？顯然，用無盡的悲傷舔了三年的傷口，卻能以順暢文字，流俐的將孤獨和憂傷描寫到極致。

青春散文

佳作

謝湄君

生於西元二〇〇〇年，熱衷於海洋和文學的世界。

對生活抱持著樂觀又多愁的想像，喜愛睡眠及閱讀，或偶爾發呆、思考哲學；視電影和書籍為現實的出口，同時也進行簡單的文學創作。

作者的話

《分裂》，是我進行創作以來第一部以短篇小說為規格的作品，還記得當時創作時，處於一種極混沌的狀態，因此得知獲選時，十分驚喜。對於我，文學創作好似處在一個空蕩孤獨的夜晚，而我不停地用文字填滿這個空間；得獎好比外界照入窗間的陽光，在創作之餘，也帶來一些不同的光亮。

建功高中 五年2班
指導老師：張少明

分裂

步行於冷冷的十一月雨夜，風和雨水迴盪的街道，寥寥車輛偶爾掠過，留下一行長長的車燈殘影，我手裡捏著濕氣浸軟的信紙，就著夜晚匱乏的一些光，尋到信封刺上的一排小字，字跡萎靡，模糊不清，令人不禁聯想到她那森森的話語，和她臉龐特有的冷感，顴骨的線條銳利，過去每當我注視著，總感覺視線被那銳利割的殘破不堪，致使我無法把她的面貌再看的更仔細點。

從前承載我們回憶的熱鬧街巷，如今卻已是人煙稀少的郊區，整個呈現荒涼的景，紅綠燈成了繁華光景的碎片，插滿在夜晚的街上、十字路、巷弄，彷彿穿梭著我看不見的人、車，此刻站在我身旁或眼前，說不出的詭譎。更令我驚訝的是，這

裡似乎完全染上她的氣息，她吐出的沉默和絕望，好像都覆蓋在這個郊區，一個人走著，有種慢慢走回過去，與她相處的時空的錯覺。

一紅、二黃、三綠。緩慢交替的色調落入水窪，像飄散在夜裡青冷的鬼火，如果她走在街上，我猜想那會照亮她空洞的那雙窟窿，將之盈滿，澄澄的光暈晃盪在其中，每走一步，便會傾灑一些出來，順著她左眼下那條紫紅色的長疤，滴落在路上，她很少說話，鬼魅般飄渺的身影，徹底融入黑夜。不知不覺，月光已寒寒地輪了天邊半回，我累的停下腳步，將身子靠在某一處褪色的紅磚牆上，慢慢拆開手中的信。

「我仍住在從前的老地方，自從妳畢業離開這裡多年，現在已變得荒涼，但我已愛上這樣的景，這輩子，我必定要回來的。況且人少，我也不必再管別人的眼光，因此原諒我擅自把藥停了，容我做回自己，但呈如我從前所說，我不認為自己生病，我只是一面鏡子，他們看見的，無非都是自己的病態。妳不也是嗎？」

我倒抽一口氣，沁冷的空氣瞬間刺入我的肺葉，疼痛蔓延，卻是精神上的，回憶開始疼痛了起來。

女孩剛被毆打，她已記不清理由，黃昏的夕陽血紅，像她雙頰上熱辣的痕跡，淚水滲入痕裡，爬滿整張臉。她習慣找一處轉角，一個人蹲著，直到傷痛不再那麼螫人，今天，她遠遠的看見那處轉角卻已蹲著一個身影，憤怒首先湧了上來，然後是不解，女孩慢慢走了過去，那個身影抬頭和她對望，她首先看見了埋在那人眼下的疤。

那是我們的第一次相遇的場景，是的，也許我是從她身上看見了自己的病態，我伸手撫摸自己臉龐的那條疤，那條和她相仿的記號，印在彼此相遇的時間軸上。

當時，我震驚魯莽地問她：「妳怎麼有那一條疤？」那一條疤痕，彷彿就是她從我生命中偷來的印記，那條疤痕是何時出現的？我早已記不清，只隱隱感覺，那醜陋的痕跡裡，似乎也埋葬著有關母親的記憶。

「跌倒。」她冷冷看了我一眼，問道：「那妳的呢？」我頓時說不出話，老實說，那是因為我忘了。她一頭黑髮垂在肩上，窄小的骨架套著一件相對寬鬆的T恤，臉部的線條優美，卻顯得有些僵直，她和我，都沒有人開口說話，我顯得十分不自在，然而她似乎對此感到習以為常。過了許久，她終於開口，問我：「妳家有衣櫥

嗎？」

我當然有自己的衣櫥，但是，家裡還多一個空空的大衣櫥，是母親死後留下來的。

淡藍色衣櫥，剝落的油漆碎屑躺在木地板上，一大片門板的機關處浸泡在歲月裡，長出了鏽斑，活動時也許會發出「咿——呀」的刺耳聲響。我從不打開它，塵封在裡面的，一切我無法言語也無法再渴望的失去。

對於她而言，衣櫥之必要，似乎也同樣刻在她生命的缺口，於是從那天起，那個第一次見面不過三句話的女孩，闖入我平靜的生活裡。

我開始感到不安。

她存在著某種令人不安的癖好，並無關於她時刻保持的冷漠，也無關於她有病的傳言；無關於有人「好心」警告我，她剋死自己的母親，也無關於她總是畫灰暗又題材古怪的黑白素描。我逐漸知道，住在這裡的人視她為不祥，然而對於我，她的不祥在某方面好像是我的影子。她個性古怪，是家庭碎裂下的不幸產物，她天生就有怪病，讓她個性變得怪異，發病時會殺死人……那些過度的揣測，在我眼裡僅是

他們自己的縮影，投射到她身上只是剛好而已，因為她孤身一人，沒有人會為她辯駁。

情況不再一樣了。她和我不知何時成了別人眼中的共同體。

因此，我感到極度不安。每個人都有秘密，秘密是可以抽絲剝繭的，有的秘密來自於對生活的恐懼、有的是創傷的產物，更多的，是謊言的糖衣。秘密通常是被極力隱藏的、無法被人發現的，屬於個人的結界，但是，她的秘密過於赤裸袒露，當異樣眼光掃過她身上的時候，我感覺不安，就像我不再是我，而她也不再只是她。

傍晚時分，門鈴通常準時響起，夕陽的光暈照在門前的階梯上，染上她沉默的雙眼，她不說話，一徑朝著淡藍衣櫥的方向走去，我逐漸發現她奇異的癖好。

衣櫥對她，好像有某種魔力。

她喜歡打開那淡藍色衣櫥的門，再關上，再打開，再關上，樂此不疲，她的手握上門把時總會有些猶豫，停滯許久，我總會不自覺屏住呼吸，看著她的手覆上我柔軟脆弱的恐懼，聲音掉在地上，沉悶無力，她一臉淡然，大理石般的臉龐卻透著些潮紅，我想像她身體汩汩流動的血脈噴張，以至於難以隱藏。

衣櫥終於被緩慢打開。

裡面究竟是什麼樣子呢？我幻想過千回。

衣櫥會有一個大大的隔板，薄薄的木片充滿彈性，上面的空間擺著幾個首飾盒子，全家福照片整齊安放，鑲金邊或漆上乾淨的白木框架，幾件碎花布洋裝被熨燙得平整，休閒服和睡衣，平靜的日常掛滿整個衣櫥；又或者它裡面有好幾個拉門，滑動時發出好聽規律的聲音，衣褲、裙子、皮帶，依顏色和樣式妝點，漸層整齊，化妝品齊一擺上鐵製或木製的架子，當然木製會更溫暖些，一面小鏡子擦拭光亮，映照著別緻衣櫥的景像……每當我想過一遍又一遍，心就會掀起，夜裡會泛起恐慌，心跳狂亂。我無法打開它。

她輕易地拉開了門板，比我想像中的還更輕鬆。

空無一物。

沒有隔板、沒有衣物、沒有回憶，生命是空虛的，缺乏想像力。

一開、一關，她玩著乏味的遊戲，一天又一天。我們的相處方式依舊奇怪，她依舊每天準時報到，偶爾身上帶著受人欺負的傷，不意外是同學或是調皮的孩子，

但我更無法想像她心中的傷有多少。我靜靜替她擦藥，她喜愛的藍色衣櫥敞開空蕩的內殼和她遊戲，她有時帶上幾幅她的素描作品，貼在衣櫥內部，拳頭、鮮血、傷痕、婦女。我臆測著她的生活，卻從沒開口過問。每當她離去後，我便會打開衣櫥，仔細看著她筆下的線條，沿著那些碳粉的碰撞，摸索她的全部，其中，我最喜愛她筆下刻劃的女人。

那些女人的線條柔和，但是臉部輪廓粗硬，被深色鉛筆大力刻印，穿透紙面，呈現一種熟悉的美感，難眠的夜晚，我喜歡獨自一人，欣賞著那些女人的素描圖，看著那一雙雙成熟美麗的瞳眸，我感到生命的空缺被小心翼翼地呵護著。

這樣的日子一直來到了我們都十六歲的那一年，我就讀市中心的高中，生活日漸忙碌，社團、考試、朋友……我以為她也一樣，她也會同樣的忙碌，被生活的步調壓得喘不過氣來，我們的緣份也許會就此斷線，不留痕跡，沒有聲息，我希望我是對的。

事實上並沒有，我的心裡究竟是快樂還是痛苦？每當黃昏，我看著她的身影、她眼下的長疤、她的雙唇，總是會不停自問。她彷彿長成我心中一個秘密，在擁擠人

群裡泛起一層色澤奇異的膜，揭露在陽光下，反射著不同的視覺樣貌。我主動洩露我的秘密，希望她不只活在我的生活裡，也許，在別人的眼裡，她會逐步完整。

「也許，她就只是一個怪胎，反正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會遇到這種人嘛。妳知道的，不說話、自閉、不會打扮自己的邊緣人。」、「嗯……她病得不輕。」、「妳不該浪費時間和她做朋友的。」……無數話語朝我投擲，無從閃躲，我感到心中的秘密被狠狠糟蹋，膜被輪番撕扯，痛苦不堪，莫名恨意和無法理解的情緒刺痛我對這個世界的期待，我以為，我應該會憤怒不已，我會試圖捍衛，但我卻奇怪的妥協了。

我開始無法忍受她的出現，我害怕終有一天，我會成為和她一樣的存在。

瘦弱的身材、沉默的自閉、怪異的素描、弔詭的舉止……秘密是脆弱的、是易扭曲的，之所以隱藏，是因為秘密往往不被這個世界的某一部分接受，我不再替她擦藥，也不再陪著她，我無法忍受她打開或關上衣櫥的刺耳聲響，然而我卻又是矛盾的，我始終無法丟下她一人，彷彿她從來就不只是她，我也從來就不只是我。

我從前不跟她說話，如今，我冷落她。從前我們會安靜地待在同一個房間，現

在，我刻意與她隔絕，客廳也好、廁所也罷，看著她眼下那條長疤，我只會感到難受的窒息，我想，不要看見她會好過一點。

然而，每當她離去後的漫漫長夜，我卻時常獨自一人撫摸著自己眼下的傷疤，窩在棉被裡痛哭失聲，不知道那究竟是和她一樣的羞恥感，還是對於自己太壞心的罪惡感，淚水折磨著我的神智；夜晚我睡著時，或是白天我醒來時，衣櫥彷彿躺在房間的一端不斷哀號著；在我的夢裡，或是在我的日常，牆面時鐘「滴——答」的聲音也逐漸被吞噬。我發覺自己的精神開始變形，鐘擺的樣式，投射入我的視線，彷彿兩片來回擺動的衣櫥門板，針尖兩端，她白晰纖弱的手臂指向十二點，有如午夜夢迴。

沒有保護好我的秘密，生活逐漸脫節。

回想起我主動揭露秘密的那一天，秘密好像一面鏡子，讓我看見世界的病態。我不再信任人，我猜疑每個人醜惡的真心，看著他們的表面卻看不透內心的恐慌，讓我神經質了起來；爭吵、排擠、冷落……我不再說話，封閉和外界接觸的可能，是我所能做的，最消極卻最無奈的反擊，只因為我無法和這個世界一同扭曲。

傷痕累累。

那天，我身上滿是傷痕，臉被指甲抓花，滲出怵目驚心的血痕，我記不清那天在學校發生什麼事了，一回到家，看見她身上也滿是傷痕，我再也剋制不住情緒，替兩人擦藥的時候，我忍不住緊緊抱著她，蜷在衣櫥裡放聲痛哭，淚水刺痛皮膚，像透明的紋身，在那個夜晚留下美麗的印記，對於人性殘缺的美、生命中殘破的美，我已經無法尋得更好的救贖了。隔天清晨在淚痕中清醒，我獨自一人縮在衣櫥裡，她不知何時已悄悄地離去，而衣櫥內貼著的女人的素描仍陪著我，像始終存在著的溫柔的靈魂，再次擁我入眠。

後來，校方一致通過處分那些學生，而我，莫名地被迫接受精神治療，我無力辯駁，只能行始這個世界所能接受的沉默，吞下令人扭曲的藥丸，試圖形塑我，人性的暴力，始於秘密迫使其原形畢露的那一刻開始，便沒有停止過。

她不再出現。

最初幾天，焦慮的情緒綑綁著我，我一人在家門前的階梯上無法動彈，等待夕陽染上我的臉龐，月亮走了整個夜晚的時間。

一紅、二黃、三綠。時間停了又走，妳依舊沒有來到熟悉的階梯，我說服自己妳大概是生病了，然而無數的臆測、念頭冒泡似的炸裂在我腦海中；我猜想，妳在半路被誘拐，對方是個男人或是女人，妳用力掙扎，他（她）的手勁強大，在妳白皙的手腕掐出深紅色的指印，一路被拖進一條窄巷，沒有人會聽見，也沒有人會在意，妳的身軀被分解成零碎的屍塊，滴落在地面的鮮血轉為暗紅色，然後被一場大雨沖刷殆盡；又或者妳找到了更棒、更中意的衣櫥，它有著漂亮的色彩，大小形狀更趨近於妳心目中的完美，所以妳毅然絕然放棄了淡藍色的它……我寧可幻想一切，也不願追求真相，因為生命是如此空虛，又缺乏想像力。

妳再也沒有出現。

我試著習慣早起，上學、讀書、考試、放學、回家……我走在生活的齒輪上，感覺雙腳的皮膚慢慢撕裂，拉扯出駭人的傷口，血是染劑，紅了我的雙眼。每天按時吃下的七彩藥丸成為了龐大的隱喻，雨後天邊的虹、三稜鏡的折射光……那些看似美麗的色彩，全都經歷了扭曲，才被人們讚嘆和紀錄。我感受胃袋的膨脹和變形，想像裡面浮游出油彩的泡沫，撐脹了每個太過思念妳的夜晚，素描是美麗的、女人

是美麗的、那些被用力或輕柔畫上的線條，和古怪的時光是美麗的，衣櫥裝滿了最後的美麗。

終於，雙腳結滿厚厚的繭，層層疊疊，覆蓋了我痛過的痕跡，那些醜陋的和美好的，我都再也感覺不到。

多年後，我離開了這裡，帶走書桌、棉被、衣服、牙刷、杯子……日常裝滿了好幾個瓦楞紙箱，依序放進發財車的肚子。真的要道別一切的黃昏時分，我站在好熟悉的某一處轉角，靜靜等待著，等待夕照將影子拉得筆直，蔓上家門前的階梯，和那些塵封在門後，帶不走的、無法帶走的、留給妳的所有。

幾天前整理書桌時，我無意間發現了這封信，信封很厚，埋藏在書桌底部，像那些被我留下的所有。如今，化成了我無法扼止的淚水，滴落在手中的信紙上——信末妳寫下所有秘密。

「秘密是來自於對生活的恐懼、有的是創傷的產物，更多的是謊言的糖衣，秘密是不能被完整看見的，除了自己。妳還記得那個淡藍色衣櫥嗎？妳從沒說那是哪裡來的，我卻知道，那是妳痛失母愛的遺物，是屬於我們的秘密。妳問我為什麼特

別鍾愛那個衣櫥？為什麼總是畫有關女人的素描？為什麼和妳有一模一樣的疤痕？我仍舊在那裡，將答案留下來，等待著有一天，我們之中的誰去打開它。」

雨冷冷地落在我身上，我狂奔，試圖尋找模糊記憶中的景像，手中的信紙濕透，昏暗的燈光從我的零亂的步伐和眼窩傾灑而出，沉默的夜晚咆哮著風的寂寥，我狂奔過轉角，齒輪、黃昏、夜晚、傷痕……我的視線逐漸被填滿……幻想、藥丸、淚水、階梯。我走上階梯，呼吸狂亂，顫抖著雙手推開門，走入黑暗的小房間裡，房間的最角落，淡藍色衣櫥好像發出某種微弱的光芒，我彷彿一隻急欲撲火的飛蛾，抵擋不住血液裡汩汩脈動的趨性。

一紅、二黃、三綠。黑夜之中，眼底的疤痕泛著一層奇異的膜，秘密掩埋在底下，我伸手撫摸著她左眼底下那條紫紅色的刀疤，然後另一隻手覆上冰冷的衣櫥門把，在此之前，我幻想過千回。

衣櫥的門被輕柔打開，我們彼此都笑了。

賞
讀

鍾怡雯

這是一篇獨白體，敘述者和被敘述的其實都是同一個人，因此也可視為自剖。不是無病呻吟，而是沉重的告白。敘述者失去了母親，承受生命摔入谷底的悲傷，陪伴她的，是母親留下的空無一物的衣櫥。後來她被同學霸凌，再度重創。她創造出一個陪伴自己的分身，敘述生命的傷痛和孤單。分裂其實是為了對話，同時也是溝通和瞭解。

青春散文

佳作

王亭雲

二〇〇一年六月生，臺灣新竹人。現就讀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二年級。曾獲全國語文競賽高中作文第一名、溫世仁作文比賽全國特優、聯合盃作文大賽新竹區第一名等多項寫作競賽獎項，獲頒新竹市優秀青年代表。七歲跳芭蕾舞，八歲寫書法，十歲拉大提琴，不識字時開始愛書，熱愛閱讀寫作至今不輟。喜歡電影、花、起司、巧克力與粉紅色。

作者的話

收發例行報告郵件時接獲得獎通知，非常訝異驚喜，甚至有些憂慮膽怯。我始終覺得寫作是不平則鳴，創作如同交出自己，然而挖掘內在有時卻是痛苦的事。心緒千變萬化的少女時期，許多的苦悶或許是自己幻想而來，而唯有文字是解方，也因而有〈年少花季〉的誕生。

謝謝評審對這篇虛實創作的包容，讓十六歲的夏天得以因文字而留存。文學之路依舊漫長，未來我會持續耕耘，與寫作與文字永遠相戀。

年少花季

七月十四日。晚風中的臺大女一宿，一群高中少女以營隊之名闖進、並定居，已然是最後一個高高踞坐於上鋪隔空談天的夜晚。抱著小小的玫瑰色筆電，我蜷在牆邊，用一種全面的視角看著坐落各處的女孩們，像看一場電影。H用一種使所有人如臨現場的口吻鉅細靡遺的敘述著日常細節，Y煩悶煩悶著罵出聲髒話，流鼻血了。花神香味女神卷髮的L試圖找出一種平穩的方法去陳述她不明所以的情感，說著說著就掉淚了。

那個晚上，我總覺得自己是個局外人。百公里外的都市有人朝我的方向滴入了粉色水彩顏料，隨著網絡一路蔓延，染上了手中的筆電背殼，渲進了虛浮的心，汲滿

了飽和的水分後繼續向外暈散，最終膨脹成一巨大的粉紅泡泡，完整而透徹的、以一種琥珀的方式包圍我。於是我坐在粉色的世界裡，透過玫瑰色濾鏡望出的女孩們各自以義憤填膺的紫、躁動不安的紅與憂傷沉鬱的藍包圍自己，木色床架刷白牆壁的單調宿舍一時竟繽紛的有一種花園之意。

營期有十四日，完整的兩個星期，島上各處的人各自漂流而來，於是便簇成一片廣大的浮萍，或說這就是種萍水相逢吧，我們短暫相聚，最後仍是得被沖散的。可就是就在這樣不長不短的時光裡，總有什麼在萌生，例如愛情。

※

暑假國文作業指定閱讀《紅樓夢》，一整個夏天我就這麼泡在曹雪芹的青春王國大觀園裡，下定決心趁年少時扎實地讀一遍這部巨書。國中讀過一點蔣勳，他說《紅樓夢》是世界文學書寫青春的一絕，然而我是那麼清晰的記得，那時的我覺得自己離這本傳說中的經典好遠好遠。

或許正是到了詩意的年紀吧，讀著的日子以來，我幾度覺得自己要活在《紅樓夢》裡了。即使那些深刻的世情都不能全然參透，但當我讀到書裡一遍遍關於花樹的書寫——盛裝少女們為花神饒行的芒種節、怡紅院群芳夜宴抽出的本命花籤，還有最最難忘的，黛玉葬花——便會永遠情不自禁的陷入花片紛飛的幻想中，想像著我靜坐於最燦爛浪漫的一次花季，芳香滿身。

而又是何其巧妙，一面閱讀紅樓金釵的人生，一面我便處於貨真價實的少女之中，活著、存在著我們的青春，我們的花季。

※

Y是個反差極大之人，外放個性的內裡，包藏的是一極敏感並且倚仗文字與詩餵養的靈魂。初相識的第一個晚上，我們就聊愛情。談一談忽然驚覺，我們有熟到可以直接聊這麼深入的事嗎？當時我正迷離於曖昧不清，一遇同齡女孩便等不及全心傾訴，於是有了秘密，就成了姐妹。

H是嘉義女孩，L來自台南。不像Y是充滿北部印象的新北人，居於新竹的我身

份尷尬，城市定位有些飄移，卻熱衷和這些南北少女暢談關於生活的一切，關於學校關於食物關於家鄉。

或許是因為一面讀著《紅樓夢》，當我們一如往常不著邊際的談話，我總會出神，像從很遙遠很遙遠的地方，觀察一簇繁花，孤挺白晳是一種風貌，氣味甜香是一種記號，大鳴大放也是一種個性。不自覺的，會想像專屬我們的花卉；然而意象的界定如此難，我們時而柔弱如蒲公英，時而堅韌若木槿，世上的花語太多太多，就像我們內在的面孔太多太多，即使與自己獨處十六年，也未能為自己選出最契合的樣貌，遑論他人。

記不起哪一天，Y睡前告訴我們，欸妳們明天注意一下那個第幾小隊的男生，頭髮卷卷的超可愛。我笑了，少女之間原該交換些秘密的異性情報，只准私下傳述終而人盡皆知卻在檯面上佯裝一無所知的小事。隔日有意無意瞟了那男孩一眼，覺得長得還行嘛。當時我不會知道，Y是觸動了真心而為之煩躁了起來。

於是Y的言談中便開始充滿了那個頭髮卷卷的花蓮男孩。我以為這就僅止於一種迷戀，但Y是真正正放了一種情思在他身上，或許可謂之為愛情。雖然她總稱不是。

我們總窩在查房後漆黑的被窩裡滑手機，資訊世界讓偷窺也變得方便，有了男孩的名字，社群網站隨手一蒐便跳出那張帶點憂鬱氣息的面孔，發佈的動態寥寥數則，卻都極敏感文藝，是這樣讓Y動了心嗎，她記誦他的文字如倒背一組家常的電話號碼。我旁觀Y的側臉，閃動的眼神，煥亮的小臉，好美，如一朵粉嫩的新花。我們都還學不會化妝，戀愛是最好的腮紅。

※

營期的最後一夜充滿心事。

L中途因事返鄉，回來後卻哭泣不止，一個人坐著高鐵搖搖晃晃，憂鬱比鐵軌還要長。她善打扮保養，精緻的臉龐如今漲滿眼淚，聲音越來越低，問她怎麼了？也說不上來，愛情啊……我不能言語，知道自己也曾經歷過無數次這樣矛盾的心靈迷宮，大人們總愛說想太多，但麻木的心又怎麼能懂熾熾燃燒火熱的溫度呢。

早上Y鼓起勇氣，找了花蓮男孩合照。不過就是個不經人事的年歲，面對一個種在心上的俊俏男孩，竟慎重打扮得有如一種出嫁的心情；我們躲藏在角落窺探後續

誕生的一切，只有張愛玲的一段話再適切不過：「見了他，她變得很低很低，低到塵埃裡，但她心裡是歡喜的，從塵埃裡開出花來。」

然而一切那麼冰涼的結束，沒有笑容道別或任何埋下伏線的軌跡。H一旁打抱不平，有沒有禮貌啊這些男生！而Y的心想必是太過燥熱吧，最後一夜染上鮮紅的鼻血，這段所謂的感情，還沒開始，就得結束了。

而我真正的像一名局外人，因為我心中的男孩，終於撥開長久的迷霧，告白。哀矜勿喜。表面上我像唯一的感情勝利者，但是夏日尚未結束，故事未完，完不了。

分離的那天，她們全都哭了，用盡全身的力氣下淚，哭得有如絳珠草林黛玉要將一生的眼淚償還神瑛賈寶玉。然而我卻一滴淚也沒掉。並且從內心最深處感到一種最深邃的喜悅。

真是惡劣。可是竟不知道那時我究竟是一朵盛放的粉嫩新花或是虛偽的人工塑膠花。

※

回到新竹，我順理成章開始傳說中的，初戀。理所當然的秘密。所有的心動時刻都是甘露，一點一滴滋潤，讓小小的花苞漸漸成熟。

第一次牽手的記憶揉雜時間印象。我們並肩坐在市區公車上，絮絮叨叨聊著學校、朋友，而那麼一瞬靜默無語，內心湧現一種溫暖而奇異的感受，沈默說盡一切，青澀載道，我們駛向未知。或許青春就是這樣，我們什麼都不懂，卻自以為能丈量永恆的尺度；學業社團人際就是生活的全部，堅信外面的天空沒有什麼能壓垮我們，所有平凡而細碎的時光都那麼美好。

永遠記得那天，搭上轟隆隆的火車，我們去台北。國家音樂廳的紅座椅柔軟得像要人陷入而再也抽不出身，大銀幕上播放著我們都喜歡的、那部談論夢想與愛情的電影，動人深刻的音樂由交響樂團與人聲合唱現場演出。那個夜晚我們都在City of stars的星光下，再次見證一場美麗愛情的展演，浸潤在最好的燈光、色彩與聲音中，兩顆心緊緊相依。我們太年輕、太稚嫩，本來不應該擁有這些，可是我卻想永遠耽

溺其中，如果這只是一場夢，我寧願不醒來。

八月的這個夜晚，我終於成為一朵盛放的花。雖然僅是低調秘密地在與人事遙遙相隔的暑假悄悄綻放，依舊兀自芬芳。這是我的青春裡，最燦爛盛放的第一次花季。

午夜回到家，經過一個長長的夜晚後醒來，我收到一則訊息。

一整篇的英文，或許這樣的語言可以避免中文裡一切迂迴轉折的情感矛盾吧。細節並沒有什麼值得敘述之處，藉口和理由都寫得太好太讓人游移，驚愕也來不及，沒有線索地，我被迫接受了痛苦的宣判。

花季就是這樣一瞬就衰落的事物嗎。「原來夭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我想起黛玉偶然聽見牡丹亭戲文，感慨纏綿，心動神搖，站立不住，眼中落淚。那是一種敏感的少女憂傷，青春輓歌的婉轉心事。正值這年華的如花美眷如她，荷著花鋤，在花謝花飛飛滿天的景致中親手葬花，埋葬了青春的，似水流年。十六歲，我讀她如對鏡，終究沒有葬花之情，卻讓一絲絲的心緒都爭先恐後地張狂疾呼，我懂，我懂，我懂。

原來一朵花的綻放枯萎凋亡可以那麼的短暫，我想起曇花，那種極盡生命只為一夜開放的神秘花朵。冥冥中，這場夭折的初戀也都似在黑夜中，秘密到所有痕跡都只許刻在我心上；然而我並不肩負絢麗的使命，不過是傻傻地誤認自己的花期可以長長久久，最後在驚慌失措中不明所以的被迫凋謝。一朵花的死法或許有一萬種，我屬於浸水過多那一種吧，沒辦法，眼淚太鹹，灌溉不了不經世故的初生弱花。

黛玉葬花，我想，我也將某部分的自己，徹徹底底的埋葬了。

※

想起在用那些稚嫩的字詞拼湊成章、試圖描繪心情的時候，老師給過我這樣的字句：「最輕的年紀，真的是詩意年華。能有薄如蟬翼的敏感思緒，真好，因為青春正盛。」然而又總如何呢。我與我的女孩們，這群十五六歲的、貨真價實的少女，我們都在愛情試驗的育齡階段，跌坐在細碎的繁瑣中，擁抱自身的平庸，一面在被填塞地幾近窒息的沈重日常裡試圖減壓，一面永遠感覺自己活在毫無重力的空虛世界，那樣漂浮，那樣失根。

我們都是花，正經歷或許是人生中最燦爛的第一次花季，但繁華與衰頹並現究竟是否已成真理，恆常在失落寂寥至極的角落，我們在乾旱中無限渴求一滴水的滋潤，慌亂中嘗試攫取些什麼，驀地想起的、口中呼喊的，都是愛情，愛情，愛情。

我不知道一朵花凋零後，土壤會用多長的時間去分解她；如果要從一段真心投入過、在黑夜裡為之痛哭過的感情中走出，又要多長的時間呢。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而凋零的心呢，想必是更濃稠深刻的情凝鍊而成的吧，也許依然化作春泥，滋養心靈土壤的厚度，等待著，下一次花季的開落……。

夏日將盡，秋日在金黃色的午後，緩慢步來。青春如此漫長，又如此短促，春光中繁花簇擁過一回盛放的花季、燦亮盛夏下顫動過生命之初的華美，卻又無可奈何的在盛極之時凋落。倘若落花能夠言語，也許她們會吶喊著不甘吧，對花季仍有太多的眷戀、對美好仍有太多的想念。

年少花季，我已然綻放過一回，那麼甜蜜又那麼哀傷，那麼滿足又那麼空虛。剎那恍然以為，我依然靜坐著，在那天夜裡的宿舍，吹著那再不相同的晚風，看包圍周身的玫瑰色在令人發狂的美好幸福之中無限膨脹，忽然想起琥珀中那些小生命的

身世，牠們耽溺於甜蜜，直至樹脂凝固再也無從逃脫。

然而我們一直都自詡為花朵，而不是花側飛舞的昆蟲。時光似水，流得緩慢而永不凝滯，最好的已然流經，而或許不再有最壞的。

季節依舊更迭，花瓣下落，也許花塚悄然成形，埋葬花魂、埋葬美與憂傷，那麼青春呢，青春也許會永遠活著吧。走過這些喧囂的歡愉後，寂靜蔓延，花香也漸漸消散了。然而青春總該留下些什麼，也許是文字也好，也許是衰頹的花瓣，也好。

賞
讀

陳銘礚

以參與暑期營隊的生活、見識與友誼為主軸，兼及藉諸平時閱讀《紅樓夢》的印記與心得，交錯敘述年少的憂思、多慮，清晰傳達青春與時光的更迭樣貌，文字細膩婉約，敘事有序，果然引人入境、洞見新奇，便隨作者思緒，得見情深款款的美好營隊生涯，還有如花季般生動的浪漫情愫。



短篇小說



評審

宇文正
孫德宜
蔡素芬

短篇小說總評

宇文正

二〇一七竹塹文學獎短篇小說組，由孫德宜、蔡素芬、宇文正擔任決審委員，八月十日在新竹市文化局三樓會議室召開決審會議。從符合資格的四十三件作品中，選出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各一篇及佳作兩篇。

第一輪投票，每位評審圈選六篇作品，共有十四篇作品入圍，分別是：

一票作品：

〈肯尼沒有性器官〉（宇）

〈浮魚〉（蔡）

〈動物園還有大象和獅子的時候〉（宇）

二票作品：

- 〈來返〉（蔡）
 - 〈配角〉（宇）
 - 〈在那黃昏後〉（孫）
 - 〈長子〉（宇）
 - 〈職人·騙徒〉（孫）
 - 〈大學校園裡的情殺案〉（孫）
 - 〈鷺〉（孫）
 - 〈空缺〉（蔡）
- 〈玻璃之家〉（蔡、宇）
- 〈少女〉（蔡、孫）

三票作品：

〈一輛停滯車站的列車〉（孫、蔡、宇）

孫德宜教授表示〈來返〉、〈玻璃之家〉均可支持，因此分別改列入二票（〈來返〉）、三票（〈玻璃之家〉）作品討論。

其餘十篇一票作品，逐篇討論，如有第二位評審附議便可納入二輪投票。討論後蔡素芬放棄〈浮魚〉、〈空缺〉。孫德宜放棄〈職人：騙徒〉、〈大學校園裡的情殺案〉、〈鷺〉。宇文正放棄〈肯尼沒有性器官〉、〈配角〉、〈長子〉。

〈動物園還有大象和獅子的時候〉是篇黑色幽默的職場諷刺小說，宇文正讚許其中對「惡」的思索，世事因果的荒謬，對種豆不一定得豆的嘲諷。〈在那黃昏後〉孫德宜喜歡它對事件、愛情客觀的呈現，留給讀者思索的空間。宇文正也欣賞這篇寫難以挽回的錯過，令人傷感。這兩篇均得到另一位評審附議，晉入決審。

關於二票作品的討論。

蔡素芬圈選的〈來返〉，描寫一群亡魂同坐一班列車，繞著新竹城隍廟，有種迷離感。孫德宜喜歡它文字裡渲染的潮濕、陰鬱的氛圍，為它添上一票。宇文正沒投，是因為這類亡魂不知道自己身已死的題材讀過太多，未見新意。

〈少女〉是蔡素芬心中前兩名的作品，這篇小說從尋找母親開始，透過少女的眼睛，尋索阿姨與母親愛情的軌跡。文字節制，語言如詩。孫德宜也讚賞此篇文字藉著聲音、味道所經營的回憶，滲透肌理。宇文正也喜歡這篇的文字，但是質疑小說視角既從少女出發，能夠對自己的身世老僧入定般地接受，情感波瀾不興，感到缺乏說服力。

關於三票作品的討論。

蔡素芬欣賞〈玻璃之家〉營造的氣氛，但也質疑阿伯失蹤的安排是否必要？有些情節過於誇張。宇文正為作者辯護，這篇作品有濃厚的超現實色彩，些許誇張是可以容忍的。玻璃魚缸，透明、易碎、潮溼的意象，烘托小說的迷離色彩；敘述者反覆提到的那個夢，似是襁褓中最初的記憶，亦是阿伯的傷痛之源，似真似幻；以

「鬥魚」相鬥的畫面做為男同志的象徵，也頗有新意。

〈一輛停滯車站的列車〉一開始便獲得三位評審的支持。宇文正詮釋此篇，來來去去的列車，沒有歸宿，沒有終點，一如跳躍的敘述，帶出主角破碎的家庭，挫敗的愛情；但結尾與阿姨的對話，卻有溫暖的光亮，是篇耐人尋味的小說。

逐篇討論後，進行第二輪投票，從保留的六篇中，依次給五分至〇分，心中的第一名五分。投票結果：

〈玻璃之家〉 7分（字 4、蔡 3）

〈動物園還有大象和獅子的時候〉 5分（字 3、孫 1、蔡 1）

〈來返〉 5分（孫 3、蔡 2）

〈少女〉 10分（字 2、孫 4、蔡 4）

〈在那黃昏後〉 3分（字 1、孫 2）

〈一輛停滯車站的列車〉 15分（字 5、孫 5、蔡 5）

〈一輛停滯車站的列車〉獲得三位評審一致的肯定，榮獲本屆第一名。10分的〈少女〉為第二名；7分的〈玻璃之家〉獲第三名；同獲5分的〈動物園還有大象和獅子的時候〉、〈來返〉並列佳作。會議圓滿結束。

短篇小說

第一名

陳倚芬

筆名蔚宇衛（跳舞鯨魚），來自台南蜂炮故鄉，國立臺中師範學院畢，喜蒞文學網小說版召集人。著《她身花園》、《幻獸症的屋子》、《恐怖闖關遊戲》、《風雨中的茄苳樹》、《聞視者的回返：古族對話錄》、《魔市少年》、《魔樹少年》。悠游「手寫中」粉絲專頁。

作者的話

坐火車往返島上各城市，曾見過莫名跟著上車的流浪犬，在匆匆腳步間茫然又下車。嗚咽的嬰孩聲、喃喃細碎故事的樣子和時間飛快在窗外的景色，繼續在列車內徘徊。在寫第六本書《闖視者的回返：古族對話錄》時，受到一名新竹朋友的鼓勵，感謝那位朋友陪我聊出往昔生活風景，成就現代無法回返的奇異故事，更成就這次的得獎作品。

一輛停滯車站的列車

不對稱的新竹火車站就像一輛火車，時光宛若停止在過站或預備出站的那瞬間。

她走了進去，依照某一年養成的習慣，拿著預先買好的車票，緩緩進入山洞般的火車站，她是一輛台車趨步往前，學著其他過客仰首看起電子看板，無意識作著注意搭車月台位置的模樣，低頭默默跟著其他乘客漸漸化為一節節車廂，等待轉轍變動軌道又被輸送出去般通過剪票口，她走向南下的月台。她仍是一輛台車，等著置放她的軌道出現，她的目的地應該是礦坑，採什麼樣的礦，誰又負責操縱著她……礦坑內幽暗，只有悶悶抽著空氣的風坑，好像在說些什麼，又什麼都沒說。

樹明明已經跟她說過不用了，她還是堅持陪他坐上火車。從新竹到台中的自強號上，他們什麼都沒有說，剛吵過架，為了坐區間車還是自強號，她希望她能陪樹多一點的時間，樹滿腦子想著搭車的勞累。她和樹，他們彷彿一直都在吵架，用靜默的方式，去等著那始終會出現又會消失的大雨後泥土氣味，那是樹最討厭的味道。可每當下雨季節到來，樹持續唸叨著仍是那泥土的氣味，他抱怨的模樣都好似怕自己忘記那讓他感到被阻滯到幾乎喘不過氣的味道。他沒有一次會遺忘那泥土被雨打開的草腥味，他說過想要那些氣味消失，他覺得是氣味刻意提醒著他不要忘記他有多討厭那股味道。他最生氣的模樣就像是在雨季皺眉嘟囔著外面的草，幾年之後，她才明白樹討厭的其實是雨，是雨讓他經歷起一次次難以呼吸彷彿過敏的那些不適反應。她和樹吵架的時候，她覺得自己就是雨，落在樹原本感到舒適的那個世界。樹持續著自己的生活，等雨消失之後，才無奈怪起腳下草叢散發而出的土味。雨可能又會落下，樹多半會很專心又投入去做自己的事，直到那氣味又飄起，那氣味那雨總是會有消散的時刻。為了怕下起另一場雨，她不會在吵架的時候將自己的眼神與樹對上，她和樹，他們習慣一前一後走著，彼此不介入也不用擔心再去破壞什

麼，然後樹會突然回頭，把吵架那時的尷尬與氣消的世界一分為二。他早把行李寄回台中，最後留在新竹的時間都只是為了多陪她去看看大學四年、研究所兩年卻從沒有去過的那些地方。

出社會開始工作之後，她最常作的一個夢，是火車還未進站卻停止在荒煙漫草間。她每次都被嚇醒，冷汗逃出她兩側的太陽穴，有些恐懼卻沒辦法被汨出，她過度用力大口呼吸，無非是想把慌亂的驚懼給丟出腦袋——早訓練成能快速恢復鎮定，她試圖平靜某種心底最幽暗的憂懼，仍清晰聽見了自己的喘氣聲。她開始轉移目標，映入眼簾的，仍是跟夢境裡相同的列車車廂，車內銀色金屬晃動在她眼前，好似在發出什麼聲音，她習以為常的喀喀喀持續震動、尖銳像是風從很細微的洞口爆裂而出的煞車聲、人浮躁所發出去的謾罵，更多情況是人人平靜滑手機的車廂景況……有些孩子會以哭鬧的方式暴動在驟然停車的車廂內，某些窸窣的耳語是高中生彼此詢問停車的原因，她遇過更多的停車情況，唯一的處理方式便是靜靜聆聽著腰間對講機傳出的訊息，和車廂乘客所製造出的各種聲音，確認是正常範圍內的停

車情況之後，她輕輕走過雨天泥濘路面的模樣，好似穿著不沾水的鞋子經過般，乘客們無論是安靜還是吵雜都像是在礦坑外的喧囂，她仍然在礦坑內寂寞待著，依照步驟做著她例行的工作。

一切都如夢又不是夢，她固定在新竹下車，剛從花蓮上班地點返回新竹，一腳踏出始終停滯不動的新竹車站，她感覺那輛一動也不動的列車也是有聲音的，那整棟火車站建築本體的聲音都似她所工作的列車般，驀然停下動力之後，仍有內部物體喀喀咯的聲音、風擦過十九世紀的磚牆咻咻咻、人快步跑動在月台間的聲音、情人吵架聲與大部分習慣依循著各自軌道的台車般人群迂迴進出在普通到不能再平凡的每日通勤、假日遊玩情景、意外停駛的等待、每年豪大雨淹沒鐵道的天氣，以及不管吵鬧或是安靜的任何時刻。

出車站外的世界，跟車站內並沒有什麼不同，依然像極了礦坑外的喧囂般演奏著日常生活必須和被迫發出的那些吵雜、寂靜和想戳穿天空或是地底的施工聲音。那些聲響是斑斕多彩飛舞四處的蝴蝶，和她礦坑般的世界有所不同，她習慣快速走過，一如童年經過那些遠離礦坑有些距離的村落，跟著某人如何穿梭起那一大片涼

曬著礦工不需要工作時所用到的衣物、礦工小孩們的衣裳和那些忙裡忙外既需要當媽媽又要負責爸爸責任的女人所換洗下的一件件工作圍裙，那是晒衣場既如同花園般的景色，她要跑得多快才能回到更接近礦工宿舍的古老山林聚落，那些村落比較遠於礦工宿舍的村落，由來不同，創建的年代也早上許許多多的歲月，儘管每個村落一樣都有人在礦坑裡工作，彼此間始終存著壁壘分明。她依然是穿著能夠麻利行動的特殊裝備，走過吵雜、凌亂和鮮豔著各自色彩的聲音泥流，迅速往停放自己機車的騎樓前進。那是一台有著黑色老舊塑膠車殼的舊式機車，有比新式引擎還順暢的油門，座位較為寬敞，底盤也較低讓雙腿感到舒適，車身很穩，惟獨龍頭重了些，但更加容易操縱起機車方向。基於以上優點，她一直騎不慣樹的機車，樹有時候需要她去載他，用樹那工作三年後買的新機車，很輕卻很難迴轉的龍頭。當她單獨一人前往去載樹的時刻，總使她懷念她父親留給她的老舊黑色機車。

從礦坑外，她父親嘖嘖發動起那輛機車，機車上載了很輕便的行李，她則坐在機車後座緊抱著她父親，機車嘖嘖離開，她和她父親由礦坑附近往山下方向遠離的時候，她也說不上自己當時幾歲。路邊草比人高，樹木在離道路較遠的位置，柏

油路都像是砂土路，沒有聲音直往前延伸在草叢盡頭，彷彿前方是一個洞，是山洞般的空間矗立在路的盡頭。每當她父親載著她要進入那樣的坑洞時，一個轉彎後，坑洞又落在更遠的位置，她眯著逐漸讓睡意爬上眼皮的眼睛，真的很想仔細看宛如礦坑的山洞究竟是什麼模樣，卻最終只留下模糊的記憶……一片灰茫茫的天氣，就連草木都是低彩長霉般的灰色，路的盡頭也是灰色，她記憶中那些宛若蝴蝶續紛多色的村落都在離道路稍遠的位置，她半夢半醒往著下山的道路，那裡跟過去居住過的村落很像，都在礦坑山洞旁灰漆漆遮住所有色彩的景象。

她騎著黑色機車由市區離開，預備回家，那個家是她離開礦坑之後所居住的村落，就在快速道路邊陲的古早村子裡，那是她父親的家鄉。冷清清的灰色大馬路盡頭沒有礦坑，柏油的黑色被豔陽蒸得水氣瀰漫整條道路成灰茫茫什麼都看不清楚，天空彷彿是灰黃色的，海邊颳來的風也是灰青色的，她的家沒有落在可以望見海的那些地域，從較高的路面往較低窄的柏油路持續前進，高樓大廈都遠遠落在後頭的岸邊，隔著橋彷彿是被二分的世界，她所靠近中的衰老房子一動也不動，有住人又似沒有人會出現的海邊道路，就連透天厝也跟土角磚房一樣停滯在斑駁蒼白的

衰老症狀裡，彷彿什麼都一樣老，連同她的機車、她經過的道路、像廢墟般的鐵工廠、木麻黃和站在高處就能望見的南寮漁港與其中那生鏽般的白色鐘樓、城堡，以及包括她本身一樣。

她是從通訊軟體中的照片辨識功能，意外發現自己原來長的跟母親很相像。她腦海中關於那個蒼老女人的印象很平滑，軟體中的辨識功能卻將她所有照片都標記為那女人的照片，嚇得她再也不敢上傳自己的照片，而那女人的照片還是偶爾更新，她因此被迫接受關於那女人的消息，臉上的紋路隱約凸起一幅山林地圖的稜谷和山脈。她認得那個古老的地域，一動也不動被她那遠嫁他方的母親馱在幾乎和她一模一樣的臉，她不禁照起鏡子，想從自己臉上的紋路去回憶她小時候生活過的山林，那礦坑彷彿一動也不動仍矗立在山間，在風坑旁，在機房邊，在她外婆牽著她走過的小橋流水可以看見的位置。

她父親一動也不動躺在客廳老式鑲大理石の木椅上，把身軀都蜷縮成一座坑洞。那時候的她會幻想自己還在煤礦礦坑附近生活，就在那充滿大石頭的山林間，她靜

靜聽著溪水喀喀搬動砂石的聲響、風拉扯樹林衣裳發出的嘶嘶、有人踩得乾枯樹葉窸窸窣窣叫、動物驚嚇後跑動在竹林間的咕咯咕咯不停和蟬笑的嘎嘎響。天空被樹林遮得很陰冷的灰色，水也是石灰礦廠的泥灰色，小屋、竹子、樹林、摩托車和工程車也是灰色，她父親工作後，從山林回到老聚落抱起她，她父親對她說過：有個到處都是熱鬧顏色的城市就在山下，他會帶她去看台灣最老的動物園，他會給她買像花朵般的洋裝，他們會一起去吃最高級的牛排，他們還會去逛什麼都有的百貨公司，也去有各種遊樂設施的遊樂園，然後搭火車逛遍整座島所有美麗的風景地點。

灰色從山上瀰漫到山下，甚至蔓延到海邊，她父親像是把礦坑給揩下山，持續馱在背上，抱在懷裡，枕上休息又緊捏住在手掌心。她只好跑得遠遠的，就像默默跟隨她外婆走到能夠矗立眺望礦坑的那野溪上的小橋，她只敢從那種距離觀望起父親的一舉一動。只見那隻被她父親所收養的黑色土狗戰戰兢兢溜過她父親的身旁，那模樣就像是礦坑裡的偵查犬。狗走在最前面，若有沼氣還是危險，狗會比人還快反應，待在這頭的礦工們會更安全有保障。那名為小黑的黑色土狗似乎隨時都有從

容就義的覺悟，因此更加小心也比過去流浪時更加靈敏，牠緊閉氣息去穿越危險的礦坑，持續學著去探索，然後更加去盡責到牠自己的責任。

很多年過去了，她那打零工的父親也漸漸學會打狗，小黑總是在毫無防備下被一把抓起，狠狠就摔落在地面上，小黑昏厥，她父親轉身便倒下，直躺在夯土地板上呼呼大睡。小黑什麼時候失去了寶貴的生命，她邊騎車邊模模糊糊想起，被打了很多年的小黑，某天不知道從哪裡叨回徵人廣告，她父親才終於像是真正下山，遠遠把礦坑都拋到腦後。換上她父親曾說過的那些妍麗色彩，她父親喀喀喀 剪起那些青灰色的樹枝和雜草，吹風機的風吹醒她父親油量量的黑髮。有人給她父親建議了幾套衣服，有人賣給她父親一雙高級皮鞋，棕紅色透著些許的駝色和酒紅色，宛如五顏六色全擠在那雙亮晶晶的皮鞋鞋面。竹科救了她父親，也帶回了一位阿姨，她父親對她阿姨說：他會帶著她一起搬進城市，住入新的高樓公寓，他會帶著她去看全世界最古老的動物園，他還會給她許多像公主般的服飾，他們會一起去歐洲吃最道地的牛排，他們還會去逛美洲最大的百貨公司，他還想帶她去日本住在有遊樂設施的影城，然後搭飛機逛遍整個地球所有美麗的風景地點。

她偷偷看著那個全身彩色的阿姨搬進她那灰色的老家，拖著七彩的行李箱，穿著大紅色的洋裝，高跟鞋也是正紅色的，口紅則是紫葡萄色有些暗沉卻透著紅酒般的光澤，眼睛很細很長，任由臉龐上粉粉的皺褶都走山在她的眼皮上，那微微睜開的眼珠則有點像是礦坑又不大相似，鼻子是大大的風坑，嘴巴好像時常都忘記關上，卻怎麼也聽不清楚那位阿姨究竟在說什麼話。只是一座美麗的彩色人偶雕像，像是被貨車不小心拋進他家那灰灰的礦坑裡，又似一件彩色衣服從礦坑遠處的村落被風吹飛到礦坑附近的村落，真是一件漂亮的衣裳，她漸漸很喜歡那件真正屬於晴天的服裝，太陽真實映照出飽和的七彩彩虹在她家遠遠的漁港邊，在海面上，在通往灰鋪鋪老村子的快速道路，在竹科，在市區的街道……那充滿色彩的阿姨緊緊牽住她的手，彷彿她阿姨就是她親娘般，她有些畏懼卻又帶了點欣喜，回應著那隻握住她的右手，她低頭一望，和她完全不一樣面貌的「母親」，會使她覺得自己真的很年輕。

她因此更加握緊她阿姨的手，如真的能擁抱她阿姨暖熱儘管單薄的身軀，好似一座不一樣的礦坑出現，她走了進去，那舒適的溫度不冷不熱一直透起她那陰暗

潮濕凹陷又熱氣蒸騰雜沓在河谷山稜的粗糙手掌，漸漸洗洗刷刷她腦海不斷出現的礦坑印象，直到白亮亮的礦坑坑口彷彿是一朵雲，山林裡的溪水是海，她的礦坑因此輕飄飄飛起，一個嶄新的家落入原本礦坑駐紮的區域，那裡冬暖夏涼，那裡即將會有暖氣和冷氣，那裡還會添購新的家具，也會油漆上她阿姨最愛的紫色牆壁。她很享受跟她阿姨在一起的時光，感受真實有人用手指撥過她散落在額頭上的瀏海，會有人抬起真摯的目光傾聽她說話，她們喀喀喀開始過上一段美妙的日子，當城市高樓大風咻咻穿過她和阿姨之間，咚咚咚玻璃門打開。她和阿姨在百貨公司避過大風也躲過午後雷陣雨，然後她心疼起她阿姨提東西的手，便自告奮勇從那雙白皙充滿彈性粉嫩嫩的雙手接過她們一起買的物品，手提袋的細繩勒上她那童年就佈滿粗繭的左手和右手。沉重的物品並不使她感到難受，她直是滿心歡喜，她們還聊了很多，她們彷彿從未離開過百貨公司，她們就坐在一堆色彩斑斕的物品旁邊，好像在動又好似什麼都沒有移動，她們漸漸凝滯彼此的時空在當下愉快的母女談心時光，然後再度起程返航在灰色帶了點藍白色的快速道路，樹木是油亮的深綠色，儘管一輛輛汽車高速在道路上都會變成灰色，她還是很能看清楚許多她父親以前說過

的顏色，她終於也買了件蕾絲藍綠色如花朵般的洋裝，她阿姨看著她穿新衣服的樣子，也笑成了一朵花。

她父親很喜歡那朵花，跟在礦坑裡的山林間不一樣，那些喀喀喀踩斷樹枝的聲音、從土壤深處捲起來的風聲、有人陣陣高潮的尖叫和多半凝結在黑夜裡露水中的什麼聲音都沒有……她其實什麼都沒有聽到，就躲在和外婆矗立過的小橋，遠遠聽見的是她母親的聲音，描述起她父親的一切。她現在靠得很近，就在花朵滿佈的客廳沙發上、廚房的通道、她父親的房間和餐桌下，看她父親買給她阿姨喀喀喀的高跟鞋，她父親還給她阿姨講風聲般的悄悄話逗得她阿姨嘻嘻也像風在笑，有人賣給他們很貴的服裝和鞋子，有人開始跟他們玩在一塊，全都是美麗像蝴蝶的車子進進出出她家，她阿姨開始學會打牌。

她看過同樣的景象就在距離礦坑較遠處的村落，原本美得就像山間各式各樣的粉花紅花，漸漸就灰冷冷在春夏秋冬四季，全裹上泥水流的顏色般，連原本彩色的衣服也衰老成黃褐色，漸漸便斑白成灰色。她離開礦坑附近村落之前，無論較遠或是較近的村子已經快要沒什麼差別，就如灰色的吊橋、灰色的橋墩、灰色的石礦、灰

色的溪水、灰色的礦坑和周遭設施，以及灰色的天氣映滿整座山林。她大學搬到學校附近住宿的時候，她家也跟她記憶中礦坑環境的情形一樣，總是灰色一大片宛如泥濘的快速道路，和大馬路旁枝微末節的灰撲撲巷子，她家老舊的藍色鐵門早生鏽成紅褐色，還沾著藍色油漆的地方則被雨和風吹來的浪花給打成白白的灰藍色，她鄰居家的青黃色壁磚也褪白成灰色一小格一小格，好像洗石子建築般的灰色起那些很早期的拱形門窗。

好似沒有人居住，又像是有人繼續待著，附近工廠仍然每天開門營業，鄰居似乎在減少，原本她稱阿婆的鄰居又變得更加蒼老，她父親換了個工廠擔任守衛工作，她阿姨也換了間工廠擔任時薪的包裝人員。整個村子仍然試圖維持著某種規律，在五六點的時候開門，在七八點的時候關門，好像有的門沒有在開，好像有的門忘記關，僅是門窗開開闔闔的頻率似乎有減少跡象，已經不一樣又努力想讓一切相似，當她連假從學校回到家裡的時候，總有人還記得她是誰，彷彿那古老的村子會繼續起過去的生活，永不會改變。除了小黑是真的已經離開她家，是她父親不小心倒車撞死了小黑，垃圾車叮叮咚咚幾分鐘後，無聲無息便載走小黑的遺體。

她上研究所時，用打工的錢買很便宜的衣服給她阿姨穿，她阿姨請她吃很便宜的午餐，她們仍像是一對關係密切的母女卻坐在市場邊的小攤販，各自點了一碗飯條，她們還是很開心說著說著就流露出什麼都會消失的那種憂慮，彷彿她們一開始那種毫無顧忌的開心是一場夢，她父親永遠買不起新的高樓公寓，就算她阿姨沒有沉迷上麻將也不可能買得起，她阿姨的汽車又換回原先那輛，開著開著就會發出奇怪金屬聲音的三十幾年轎車，她阿姨已經不賭博了，那曾經像是花朵的笑容如今也莫名如遭受空氣污染，灰撲撲在她阿姨的雙頰上。她們繼續吃飯條，有時靜默有時言語，多半各自抬頭看起天空，覺得所有的顏色都灰冷冷了起來，好似那多姿多彩的世界是隔著很厚的雲霧微微在她們的世界透出點色彩的光線。那感覺就像是月球上的居民都跑到面向地球的那一面，就只有她和她阿姨在月亮的背面忍受著凍寒的歲月，她阿姨或許和她父親在一起的時候也會有過這種感受，至於確切的情況，她從來不敢問。向來就只是她一個人快跑過那些遠離礦坑的光亮亮色彩，直站立在小橋上，看灰灰如月亮背面的礦坑。

唯一讓她駐足過的斑斕色彩，是很久以前她父親帶她到新竹市立動物園玩，就

只有她和她父親站在整座島上最古老的動物園裡，看孟加拉虎身上鮮豔的土黃色，看她一直想騎的馬，那矮種馬有些瘦弱可憐，她後來就不再想騎馬了。轉身她就愛上能抱在懷裡的兔子，就愛上那兔子柔柔軟軟的毛，儘管沉甸甸壓在她的手上又立即跳開，那種彷彿存在又不存在的感受，都像極了她的內心世界。她記得逛動物園的那天，父女倆彼此間沉默卻各自笑得闔不攏嘴宛如大部分的遊客，她是恐懼的，面對那生命中從未有過的色彩，她不知道該怎麼正確表達內心的情感，只能學一旁的孩子們傻笑。她父親或許也感受著驀然的害怕，單親父親帶著女兒討生活，為了怕被看穿，所以一直對著其他遊客們笑著。她父親是多麼勉為其難，鼓起勇氣請遊客幫忙協助拍下許多他們父女倆相當堅強卻又脆弱的微笑照片。那一天，他們父女倆什麼話也沒對彼此說起，她連害怕烏龜的事情都沒有跟父親講，她父親是否喜歡動物園也沒跟她提過，她有些好奇她父親小時候是否去過動物園玩……是想著，過去的她什麼也沒問。她和她父親笑了一整天的莫名開心，都像極了她初遇她阿姨的那段歲月，無論往後她怎麼想，都覺得那想笑的衝動背後，始終掩蓋著極度灰色而又慘澹的真相。她真的都能忘記嗎？她阿姨、她父親和她三個人無論有聊天沒有聊

天，真的很開心卻又短暫的那幾年終究過去了，在那之後呢？她還是一個人灰灰走在什麼都灰灰的街道上，看市區高樓大廈長出越來越多的花，透在她灰灰的目光中。

幾年下來，她騎機車在灰色陰暗的馬路上，都像是一場夢，無論是在哪條路上，又通往什麼樣的地域，無時無刻，她的白日夢和夜晚的夢境到處充斥著礦坑般的景象。她每次都會回想，是否只要她偷偷溜進台車，就能夠知道礦坑真正的樣貌。然而在礦坑工作的炎熱，致使礦工無法穿著衣服在礦坑內活動，礦坑因此成為女人的禁地，她是一輩子也不可能知道礦坑的模樣。

她父親赤裸的身體直往山上走，山林間有小瀑布就在溪澗旁，據說有人在那等著她父親，她聽見過喀喀咯的腳步聲、風吹起樹葉的沙沙作響、女人身上的水粉味、有人吞嚥口水的聲音和山羌嚇呆而跌倒的啪一聲，以及遠方竹林裡的猴子嘻笑。

她和樹究竟怎麼了，她無法想像樹不再接納她，樹身上很冰冷，充滿著各種被凍住的顏色卻沒有灰色，她曾經一度放心，認為那種凍住的寒冷，也跟她自身心裡的灰色全是一模一樣的東西。她卻看見樹在笑，以輕視的模樣在笑，樹照著鏡子的

時候，時常會用一種蔑視的神情望著他自己，無論刮鬍子洗臉，一邊洗頭一邊怒視著——應該是鏡子以外的東西，她心想。就連樹閉上眼伏上她身的時候，眉宇間有更多錯落複雜的情緒色彩凍住在樹的腦海。她和樹那樣好多年了，每當樹面無表情跨過她的身體，她閉眼後注視著的，始終是回憶裡的她阿姨和她父親，他們快樂的神情都如同海浪濤起白色浪花如雪的泡泡，海浪拍打，她昏昏沉沉所想的仍然是礦坑，那坑道裡的炎熱、佈滿身體的汗水和無法呼氣的悶滯……她大力喘起氣來，有時候是在作夢，有時候是樹正壓在她的身上，更多時候她一個人孤寂瑟縮在床邊，宛如嬰孩。

樹躺在她身邊的時候，經常彷彿喃喃自語，又像是在跟她說話，她什麼都聽不清楚。那感覺就像樹其實是在跟另外一人對話，她熟悉那場景好似她阿姨在跟她父親說話。她學不會父親的母語，她用學校說的話跟父親交談，鄰居跟父親說的客家話，她能聽懂的句子不多，就連發音都是種困難。她阿姨說的話比較好學，她不懂意思也能亂講幾句台語，漸漸她能用她阿姨的母語與她阿姨作簡單的交談，卻還是學不了客家話。她試著學習她所聽過的那些語言，卻沒一樣學得好，包括她外婆站

在橋上對起礦坑說著她聽不懂的族語，她外婆跟其他村子的人說日語，她外婆很想跟她說什麼，她卻始終眨巴永遠無法瞭解的目光望著她外婆，她外婆只能淺淺一笑，將眉宇緊皺，就在離礦坑不遠處的小橋上。

她也習慣站在那種距離，偷偷望向拼命說話拼命做愛的父親與阿姨時，她都能感受到父親與阿姨之間的真实親密，猶如一起手牽手走入灰黑深邃的洞穴。

樹無法跟她一起走入，彷彿是她面對礦坑時的那種感覺。沒辦法手牽手彼此放心，宛如郊遊般去邊走邊說，越來越深入那什麼都沒有也什麼都有的礦坑，感受到逐漸升高中炙熱的溫度，還是得持續往前……台車會從礦坑坑口送入冰塊降溫，台車再度往回離開的時候，好像把樹都載走了。她確信曾有過一刻，樹的確跟她走進礦坑，但並沒有維持很久，樹在她心中就像是坐上台車緊抱著冰塊的童工，那畫面不禁讓她聯想起樹一直討厭的雨後土腥味，樹不滿意的，究竟是雨還是土味？

研究所畢業後，她跟樹去了動物園，樹又忍不住開始抽菸，她假裝什麼都沒看見，她和樹，他們習慣一前一後走著，她看見那白色絲線被風捲起，漸漸淡去在她眼前，她刻意閃避那股菸味，移動身軀的時候，樹發現了。樹微微側身，把菸拿下

後，低頭望起自己手上的菸，樹走得越來越慢，她幾乎不敢再動作，看樹幾乎是停留在前方十公尺的距離，樹手上的菸不知道丟哪去了。樹回頭望向她的時候，那似曾相識的場景，讓她忍不住滴下眼淚。她始終記得樹在教室外抽菸的模樣，那是她第一次看見樹。

「你是參加轉學考的同学嗎？」她問。

樹慌亂點頭，然後望起手中的菸。

她當時指了指樹手上的菸。「這樣不會影響考試反應嗎？」

樹一愣，急忙就熄掉手上的菸，還對她笑了笑。

那畫面還歷歷在目，樹那一百七十六公分的身高低頭望著她微笑的神情，不禁使她也對樹露出微笑，她那時祝福樹考試順利後轉身走開的那瞬間，就已經再懷念樹抽菸的模樣，樹慌亂想藏起菸的神情，樹思索起她的話而望著菸，樹選擇把菸熄滅，樹抬頭對她微笑。

走在動物園裡的樹對她揮起手，要她加快速度跟上他的腳步，和最初相遇那時一模一樣的笑容，卻止不住讓她想哭到潰堤的念頭，那一念束縛起她的行動，她似乎

再也無法往前。

僅只是一根菸。

不工作的時候，她父親一個人在家抽菸，從灰灰的口袋掏出不長也不短的灰白色歲月一根，既不欣喜也不悲傷點起火，像是宣告生命終結的倒數，她父親多半會大口大口吸起憤怒、掙扎和麻痺的苦味，然後忍著，直到鼻腔口腔都無法消滅那悲哀的氣味，才心不甘情不願全給吐了出去。那些困惑、矛盾、妥協、嘲笑和隨波逐流的白煙全都趁機逃竄，最終還是躲不過消失的命運，她父親和一根塞滿黑棕色破碎淒涼的灰白青春漸漸泛黃在她家客廳那某年颱風泡過水的老舊木椅，看孤獨的時光如同她阿姨下班回家後那被黃昏拉得老長的影子，慢慢落入宇宙時間的鍋子裡。她阿姨洗米，那寂寥的時間影子就被搓成米。她阿姨炒菜，那沉寂的時間影子就會被翻炒。她阿姨作粿的時候，時間、她的影子和生活孤寂全都落入粿粹中。她阿姨把寂寞盛上空碗，也給她父親盛了一碗。終究時間狡猾從眼睛逃了出去，她阿姨哭的時候像是拼命在抓住某些歲月，但眼淚早就帶走她父親和她阿姨一起度過的那些日子，眼淚鼻涕裡的時間僅存在她阿姨獨自一人的生活，她阿姨轉身看向客廳，她父

親仿若還在木椅上，吞吐著自己那莫名其妙開始的一生。

那是她研究所第一年發生的事。

研究所畢業後，她和樹第一次去她小時候最常去的市立動物園，很久不再抽菸的樹驀然卻點起一根煙，她感到極為不適，一時也不知道該怎麼跟樹說起。

樹突然指著動物園裡的紅毛猩猩說：「那裡有紅毛猩猩在抽菸。」

她嚇了一跳，趕緊往紅毛猩猩區望去。「那真的是紅毛猩猩嗎？」

樹眨巴困惑的眼睛問道：「工作人員會裝紅毛猩猩？」

她感到相當不可思議。「紅毛猩猩真的會吸菸？」

「所以牠就不是紅毛猩猩嗎？」樹問。

「說不定是隻生病的紅毛猩猩。」她喃喃回應。

「誰點的火？」樹問。

她一臉不解。「有人遞給紅毛猩猩菸？」

其他遊客紛紛說：「紅毛猩猩還會吐煙霧，紅毛猩猩還咧嘴笑，紅毛猩猩真的會吸菸，這是新的表演節目嗎？」

「紅毛猩猩會不會是太緊張了？」她問。

「紅毛猩猩在緊張什麼？」樹反問。

「牠根本不知道該怎麼辦。」她回答。

樹思索著。「紅毛猩猩也會煩惱自己的人生？」

「紅毛猩猩拿到了菸，根本不知道該怎麼辦吧。」她說。

「有沒有可能是紅毛猩猩搶走遊客手上的菸？」樹問。

「紅毛猩猩究竟想做什麼？」她問道。

「只是一根菸。」樹回答。

漸漸遊客被菸的氣味嗆得受不了，園方也趕緊出面處理，所有人一哄而散在抽菸的紅毛猩猩面前。

「去吃飯。」樹對她說。

「那隻紅毛猩猩會怎麼樣？」她問。

「頂多就是隔離一下子吧。」樹回答。

「那以後呢？」她又問。

「先吃飯，吃完飯再說。」樹摟起她的腰，慢慢走出動物園。

火車幾乎是她的生活，她為了生活持續在火車上工作，聽著喀喀喀的列車行駛聲音、從車廂與車廂間的通道經過會聽見風狂亂砸在縫隙間的尖銳聲、有人拉開廁所門的聲響、有人靠在通道板壁滑動的沙沙沙和門洩氣充氣的開關門聲……她來回穿梭在列車各車廂間，持續觀察著車廂、旅客、座位和周遭環境的情況，始終維持走動著，由白晝到黑夜。她上上下下車廂，監視各站上下車的情況，她腰間的鑰匙叮噹叮噹是她的光榮，無論車廂內有沒有乘客，她始終站著。她在車廂內抓著鐵環，跟著列車持續喀喀喀在軌道上前進，風吹得海浪在窗外飄出雪花般，她仍是春夏秋冬都站在車廂內，她的視線持續放在車廂內的動態，時常都遇到莫名警報作響的車門讓她開始聯絡處理，鑰匙用來開啟控制開關，把操作改為手動之後，推了幾下車門，然後再開啟自動模式，有時候車門會恢復正常，有時候車門卻變得無法關上或是開啟。她只好再連絡起站內的維修人員，又開啟手動將門暫時拉上，她就一個人站在門邊負責告訴乘客說：「請由別的車廂下車。」

比較對號列車和區間車的工作，她最喜歡的時刻，莫過於一個人站在半個人都沒有的夜間區間車，就她一個人矗立在車廂內，在亮晃晃的白光下，和一大堆亮閃閃的金屬光澤鐵架與塑膠皮座椅、拉環一起前進，彷彿沒有時間，沒有目的地，只有不斷行駛的人生，不用擔心靠不靠站的問題，永遠都不會有停下的時刻般，她望著車外的每個站牌都只是代表著某種時光，她所位在的車廂就是一整個世界了。不斷朝時間前進著的世界，那裡的確有著一個她，她透過夜晚黑幕的玻璃反射，真看見自己了，只有自己，沒有樹，沒有她父親，沒有她阿姨，沒有她外婆，沒有她母親，更沒有礦坑，是真實感受到僅僅她一人在世界裡的確切。在那樣的深夜，她經常深呼吸後，嘗試放鬆所有的想法，包括她這個人所經歷的人事物……等到回過神來，她還是一個人放空在空曠的車廂內，開始意識到窗外一間間房屋都是別人的世界，就那麼固定在某個地方，直在那些建築物內一動也不動，外邊世界的人可能在睡覺，也可能還在看深夜電影，也有人流連在街上吃宵夜，最終還是會回到那些看似灰色、黑色，多半有更多顏色的房子，然後被她快速經過，因此都可以看成是隔著灰茫茫玻璃以外的灰色一幢幢那別人的世界。她的世界應該是動的，仍然維持著

動作不斷去經過其他世界，以說不上是前進還是後退的方向運動著。

多半是有一兩名乘客的深夜，他們的手機鈴聲會響起，她忍不住就去聽那些目光
呆呆望著車廂內地板乘客的對話。

「乖，快點睡覺，爸比等一下就回家。」

「我們不要再吵架，我很累，現在真的只想睡覺。」

「能不能明天再說？」

「是，是，那麼一切拜託了。」

「請務必一定要遵照合約內容，無論如何這是客戶唯一的要求……」

「對不起……對不起……」

「我愛你，是的，我愛你……」

更多時候，乘客們拿著手機靜默的神情都跟她很像。

她也常常坐在深夜的列車，手裡拿著剛接通的手機，她輕輕打起一個呵欠，立馬
趕緊摀住自己的嘴巴，讓話筒裡的她維持默不作聲的模樣。

「妳還好嗎？」樹的聲音從話筒傳來。

她掙扎許久才問出短短幾字。「為什麼問我？」

「妳都沒有說話。」樹回應。

「我正坐在深夜回家的火車上。」她冷冷的聲音說。

「還是跟以前一樣？」樹忍不住就問。

「我不知道。」她說完的時候，才真正開始思索關於樹所問的問題。

「我只是想知道妳過得好不好？」樹又問道。

「你呢？」她回答的方式像是種反射動作。

「她什麼都沒說就跑去去了。」樹回答。

她開始不說話，好像手機瞬間被凍住了。

樹的聲音也很冷淡傳來。「總覺得跟妳在一起比較自在。」

她望著車窗玻璃透著半夜世界的黑漆漆，她的臉也跟著灰淒淒，她又想起樹跟她住在一起的那些時光，樹照鏡子的模樣，就像是樹看著她的樣子，她也是以那種古怪的表情在看著樹嗎？她從來不喜歡照鏡子，她唯一能觀察鏡子的時候，就是等待樹照起鏡子的時刻。沒想到鏡子裡的樹讓她覺得很醜陋，無奈刮起鬍子的喀喀喀

聲、嘍嘍嘍將漱口水吐進水管而傳出風聲般、怎麼都不順眼的痘痘啾啾啾和樹什麼都沒說靜默在鏡子前的無聲。她有過好幾次都躺在套房內的床上對著廁所內的樹，輕輕說道：「我知道，我自己長得並不够漂亮。」

已經跟她分手的樹還是時常在深夜打電話給她。

「喂，妳知道女生半夜會去哪裡嗎？」

「我正在火車上。」

「我知道，妳除了火車，哪還有地方可以去。」

「我是說，我在工作。」

「反正都一樣。」

「請你明天，我休假的時候再打來好嗎？」

「為什麼？」

「我說了，我在火車上。」

「反正再過不久，妳就要下班了。」

「這是我的工作。」

「對不起。」

「嗯。」

「再見。」

樹把電話掛斷的時候，她真的很想把過去的時光哭個一乾二淨，但她週遭有許多人跟她一起擠來擠去，沒有任何空的座位，幾乎全部的人都站在列車裡，跟她一樣。她當時並沒有在工作，而是搭上返鄉的列車，其他乘客們也跟她一樣的目的，趁著連假，大家都想回家去。

她被推來推去，就像是台車，被架設上軌道，一台接著一台，她就那麼下了火車，沒有時間多想關於她自己、有關於樹和樹的現任女友、她自己休假時的生活和其他亂七八糟等等之類的事。她的台車好像又被軌道導引出新竹車站，她被推送著，驀然仰首望向新竹車站的整體建築物，她突然覺得自己好似那彷彿即將駛出的火車站列車一樣，究竟是前進著還是後退。

已經不住在她家的她阿姨給她打了通電話。「下班了？過來阿姨這邊住吧。」
「想回去看看爸爸。」她回應。

「也對，先回去拜拜，再來阿姨這邊，我煮了妳喜歡的薑絲炒大腸。」她阿姨說。

「有空就過去。」

把手機關機之後，路燈照出她長長寂寞的影子，隨著轉彎瞬間被吞沒在，她走入的那排彷彿是礦坑般幽暗且擁擠到無法迴身的騎樓，她又得重新尋找起她父親留給她的黑色老舊機車。

藉一名女子回到新竹，走出車站返家的途徑，不斷回溯過往時光，時間交錯，情境時而迷離時而真實，一方面回顧父親前後任妻子的形象與關係，織入父與女的相處情感，一方面也交叉敘述女子與前男友的愛情冷熱。全文縱橫著縫合不起來的情感裂縫，即使小小的幸福也沖不掉自小即缺乏母愛的孤寂感，逝去的愛情與失去的父親，都是挽不回的昨日光影，悲情與蒼涼卻如影隨形。語言意象豐富，人物形象生動，情感的拿捏具有一貫的氣氛，形成獨特的個人風格。

短篇小說

第二名

蕭鈞毅

不專業寫小說的人。一覺醒來還以為自己離三十歲很遠。逢甲中文系畢，清大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秘密讀者》編委其一。曾獲林榮三文學獎小說首獎、台北文學獎小說首獎等獎項，作品入選九歌出版《一〇四小說選》。

作者的話

能讓某些文學中的小奸小惡與冷然的疼痛獲得肯定，我很榮幸。

少女

靜雯阿姨一早就出門了。

總是那麼早，跟陽光競賽似地，將盛夏的七月天亮得特別快，可是她的印象，還常保持在阿姨拉開大門，窗外晃蕩進來的光線，只是陰陰藍藍、帶一點嫩紫色的天空。

阿姨很小心地不吵醒她。她沒有一次不被吵醒的，眯著眼睛，狹窄的背影就這樣離開。

冰箱裡會放著前一晚阿姨做的沙拉。菜式多變，今天是牛番茄、雞胸跟生菜，保鮮膜包著，膜上還有一粒粒倒懸的水珠。吃早餐的時候咀嚼生菜的聲音像在屋裡迴

邊，叉子有時候會碰到瓷盤的底，她很不喜歡這個聲音，摩擦起來令她毛骨悚然地聲音。

洗好盤子，倒扣在晾架上，水滴點點掛在流理台上。

她們兩人在這裡住了那麼久，靜雯阿姨出門之後，在她去上學以前，屋子裡看起來還是那麼新。大概只有灰塵在空中飛，恰好是迎向東邊的窗口，她的影子隨著夏日的清晨慢慢地拉長。

幾乎是迎來初夏的時分，她便再難以忍受自己待在這間屋子裡。

長年就算假日，一樣的時間她也到市立的圖書館去準備考試。國中的時候準備考高中，高中的時候準備考大學。可是現在，大學也考到了，畢業以後反而沒什麼好做的。

她前幾天就把制服摺好、包起來，扔到街口的舊衣回收箱裡。

聽說大學新生常有制服日，那也不是什麼重要的事。她的制服並不好看，對著鏡子，長髮垂到胸部的前端。想著幾種變換的可能，卻還是放棄了，還是對現在的自己感到滿意。

影子漸長的清晨，她檢查了一下行李，前一天晚上再確認過了，還是要避免遺漏了一點什麼。

靜雯阿姨說：「一萬塊應該夠了，去三天而已，想買什麼就買沒關係。」

她回答：「夠了。」

「到了記得要打電話回來，不要忘記帶充電器。」

「好，妳放心。」

「那阿姨先睡了，晚安。路上小心。」

「晚安。」

她揹起一袋小小的行李，只塞了輕便的衣物跟皮夾。環視一次房間，果然發現充電器還插在插座上。

她恍然了片刻，這種細微的差池像提醒了她一點點事情。

她大步走到插座前，一把抽開了插頭。

※

長越大，越覺得小珊是個非常美麗的女孩。

她話很少，常常保持著笑容，眼睛一眨一眨地跟她的母親一樣，時而有光。那令靜雯有時會忘記自己的年紀與身分，只想好好地摟她一把。

怎麼會有這麼懂事又可愛的孩子呢。

靜雯出門騎她那台老舊的機車，每天往港口去，貨船一艘一艘地來，海風鹹鹹的，迎面感覺臉上黏了一粒一粒沙。

小珊兩個月前送她的生日禮物：一盒將近兩千塊的緊緻調理面膜組。算一算她兩天敷一張也可以用上個把月。她才捨不得那麼奢侈，每周用上一張；使用前把臉洗了乾淨，泡沫在臉上不停膨脹增生，雙手的指腹都要痠了才甘心放下，再把面膜對準了貼上，就躺在自己床上胡思亂想。

每一次用完面膜的隔天，她都會記得戴上口罩。

濱海的小鎮，屋子矮矮的幾幢、間隔也寬，沿著大路直直地騎，越靠海越難聽見浪聲，沿途先經過聯外道路，車子來來回回地開，引擎聲在空曠的小田邊墜落；有時天濛濛的，有時天晴可以見到雲快速地離去。

她在口罩裡感覺到熱。夏天了還要多穿，汗水黏著薄薄的外套，到她這個年紀再不適合多曬了。

小珊卻不同，她好像有所節制地，把自己的膚色控制在瓷白的程度。小珊很少用自己的房間，打小習慣了就往客廳的沙發上挨蹭；她幫小珊打掃房間，桌上永遠只有防曬乳，沒別的，她多麼羨慕青春少女的本錢。房間的窗台掛著兩株短蕨，也是她去幫忙澆水。好像是去年，小珊突然捧了它們兩盆回來，說著可愛，東看西看以後決定掛在房間；她提醒她要記得澆水，小珊記住了，不過只有兩個月。

她看了不忍心，就自己挑起了照養那兩小盆的義務。

也從不對小珊碎嘴，只要她對自己撒個一次合情合份的嬌，她就高興了。

小珊撒嬌的方式和小珊這個人的個性一樣，帶著恰如其分的距離感；她一直稱呼靜雯叫「阿姨」，十年來都沒有變過，她本來沒想過讓小珊改稱呼，但小珊這樣阿姨、阿姨地叫，反而令她想要試試；她曾隱諱地跟小珊提過，改口也沒有關係，小珊睜著她雙眼皮下隱然倒光的眼睛，靦腆地笑了笑，還是叫她做「阿姨」。

靜雯才明白，那大概是小珊自己的選擇。

小珊有時靠近她，手環著手，肌膚輕輕碰了靜雯的手臂，小珊只要稍稍抬頭對她說上兩句話，用一些從不失禮且不失儀的懇切的句子，靜雯就會心軟。

肌膚相碰的片刻，總撩得她想再多摸摸小珊的手臂。

港口的工作並不輕鬆。她在倉儲裡頭打打資料，也很少有付出體力的時候，在港邊的腐鮮味漫散在每一個突出的岬角。她在港裡抽菸，海風下，菸熄得快，二十年了，她從來沒有成功戒菸。帶小珊回家後她從此只在工作時吸，菸味不帶回家，風吹著身上就只有腥味。

到了夏天，魚壞得特快，離開辦公室經過集市，耳邊繞著大冰箱門碰地、碰地闐上的聲音。冰塊融去沿著地面流了長長的積水，泛白的魚眼散著焦。熱氣中有人和她打了招呼，她很少回應。海巡署的船在浪上打水離去，每每傍晚，船頭的燈光拍起，一閃一閃地，漁民跟海巡的船隻有時錯身、有時一前一後、或是並行，像個憂鬱的隊列，僅僅只有燈在說話。

她回家的時候，也只有車燈在她身旁，悄悄地說著話。

※

頭一次，她一個人到這麼遠的地方來。

兩個多小時的火車車程，出了車站，熱氣就從她的手臂上蒸出一點一點的汗水。

她穿著薄薄的洋裝，透風，踩著布鞋；少量的行李，她本來就規劃有不少路途她得用走的。

先搭上公車，往更郊區一點的地方去；再過去就要到屏東了，她按著靜雯阿姨的紙條，在一站下車，空曠的道路，經過的都是大型的貨車；兩側鐵皮搭建的輕工廠，她也分不出來，空地上長滿綠草，遠比自己家更高的氣溫，她的睫毛上黏了汗。

她想過，為什麼自己很少執著於一件事情上，任何一件事情都好。

她尋過她母親的消息，得到的訊息卻少得可憐。靜雯阿姨從不隱瞞，她可以肯定，阿姨把自己知道的全部都告訴她了。也正因此，她更覺得阿姨可憐，可憐地只能帶著這麼一點點的事情，以為自己就是認識母親最深刻的人。

她不傷人，不表現出可能觸動阿姨的態度，她很小的時候就抱著阿姨，還在阿姨懷中要仰頭的年紀，阿姨在哭，不停告訴她「不要傷心」，她覺得這是在對阿姨自己說的話，她也反覆地說了幾次：不要傷心。

她大概把執著都留在母親的事情上了。

翻開電話旁邊的通訊錄，一個禮拜一通的嘗試，從她幼小的聲音到漸為清麗的嗓音，認識母親的人都有猜到那是母親的女兒打來的，揣著某種不忍的心情跟她說：「我不知道。」「對不起。」「我們很久沒有聯絡了。」她也習慣，很少見過阿姨打給別人說話，也不擔心其他人跟阿姨說：她的女兒打來問我她的事情。也就更沒有誰會傷心。

她跟阿姨不常說話，有時一談起來就是交心。

她負責安靜地聽。

冬天的時候房裡很冷，窗戶緊閉，寒氣仍然從磁磚地冒上來；夏天，晚風騷動屋子裡的窗簾，阿姨的聲音像很遠的地方傳過來的，她記得阿姨講過的每一件事，卻也未曾真正地記起阿姨曾經遇過的歷史。

那些事情太過冗長了。她盯著自己的手指甲，很少認真打磨，但還是明亮，銳利，倒出來的光可以掐進誰的心。

那一年，母親十九歲，阿姨二十三歲。他們在一間小工廠裡認識，本來都是阿姨騎車，久了卻變成母親；母親騎起車來不遜於任何一個大男生，飆起來總是讓阿姨牢牢地捏著機車後的鐵架，直到有一天母親騎得快到阿姨捏著鐵架捏到手都泛紅，阿姨受不了，才從後面摟了母親的腰。

阿姨突然明白，母親就在等這個時候。

阿姨說著這事從來不曾忍耐過自己的情緒。

自己很少執著於一件事情上的原因，久了，她才知道那是她一直想知道母親的事
情。

沿著街走，野花亂綻，高一點的細莖隨著風搖蕩。野草與凹陷的鋁欄杆把人行道與空地分開，她往前望，大概步行在一個小時，就會到一些六七層樓高的住宅。那在她出生以前，每一幢都讓阿姨跟母親夢想過，可是她們能有什麼。

再走上一小段路，就能到母親以前住過的地方——而她現在走著的，也許是她們

曾經經過的路。黃沙時而在地上烙出一條條胎痕，令人昏倦的陽光下，她的穿著還有她在這裡，都顯得過於突兀，這讓她有種說不出來的厭惡感。她心底埋得很好的任性，罕見地會在某些時刻竄出頭來，比方說：現在。

比方說：當阿姨哭泣的時候。

※

「我叫做佳芬。」

是的，佳芬。好土氣的名字。想一想，自己的也沒有好到哪去。

她久久不能忘懷，盛夏的陽光下，試著為佳芬拍一張相，結果背光。拍出來的模糊不清，可是在相機小窗外頭自己的眼，看清楚了她黑黝黝的模樣。輪廓，舊了褪白的牛仔褲，髒髒的帆布鞋。那已經像是許久、許久以前的年代，每個年輕人的褲頭都像沾了幾滴油漆那樣，有一點邋遢、有一點生澀、還有一些一直沒有被磨鈍的粗礪。

軟膠鞋底踏在沒鋪好的柏油路上，起起伏伏地，她看見佳芬有時皺起眉頭，卻很

少喊疼。明明石頭就這麼尖，路就這麼長。

靜雯坐在馬桶上，直到這麼幾年，才有了一切都已經很遠很遠的實感。

不再是南方都市的盛陽。小的時候，常常聽說澎湖來的人搶了父親的飯碗，大家關係有點緊張，公車上還有人抽著菸，她牢牢拓下父親點菸的模樣，公車的窗子往上拉，菸味很快充滿搖搖晃晃的鐵皮破車，新蓋的大樓、債權糾紛而廢棄的大樓，他牽著靜雯幼細的手，帶著她到外頭去遛遛。後來也是見到，大夥都是討口飯吃，父親跟澎湖來的一起喫酒，感情很好的模樣。她也想加入，偷啜了一口別人遞來的酒杯，暈沉沉的、回家還燒了喉嚨，兩天半說不出話，父親只看著她呵呵地笑，再扛她到肩上。

沖了水，浴室的燈亮得刺眼，客廳沒有人，這個時間她很習慣。小珊放學後也會去圖書館，直到八點快九點才會回來；她窩在沙發上看電視，拉著一條毛毯，毯裡有小珊頭髮的香味，她昏昏沉沉地睡去，最後在將近九點的時候醒來。身體裡的東西恰到好處地叫醒她，從來不晚，都在小珊回到家以前，她人已經離開客廳。

如果她出來見到小珊蓋著那條毛毯，裡面可能還有自己的體溫；她心裡便熱熱

的。

又覺得自己做了什麼虧心事。

是小珊漸漸長大的緣故，佳芬的模樣已經是淡去的水漬。牆壁那一塊深，深得留不住任何東西。

佳芬才十九歲，自己已經二十四歲了。

本來迎合她的男人們，紛紛都往佳芬那裏去。

佳芬的視線在自己身上。周遭的人們，臉都陷進了黑影。她記不得幾個人的輪廓，也忘了他們誰是誰。

替她綁起頭髮，靜雯因為聞到她身上的汗味有些羞赧。

她的指尖有時會磨磨相片的邊角。

小珊在客廳裡睡著，十年來都習慣那張沙發。

然而今晚，客廳裡過了十點還是沒有人。

她想起來，小珊出門了，往以前的地方去。自己十年來都沒回去過。她到了一杯水，喉頭覺得乾。

多少年前，她以為自己可以完成那樣的夢想：佳芬指著其中一幢公寓，「我想住那裡。」她點點頭，她們都只能住在工人宿舍，和其他大姊跟同事，內衣內褲掛串蔭乾，屋裡始終潮濕。公車站牌鏽得在斜陽下搖搖欲墜，她的指尖一直保有脆碎的觸感。在她存到錢買第一台機車以前，她還是騎著一台前進時會發出噠乖噠乖聲響的老腳踏車。

背光的她後頭是成片的草野，一直都沒什麼變，不能農作、也不能建設，什麼事也不能。佳芬還是好好地笑，有些靦腆，即使什麼事也不能，她的眼神仍然理直氣壯。

※

從來沒有外宿過，而且很久沒有睡在床上過，她反而全身痠痛。老舊旅社的床並不柔軟，甚至比她慣習的沙發更硬。

昨天一整天的時間，比想像中還要無趣。

繞了阿姨跟母親過去曾經相處過的路線，什麼感覺也沒有。以為好像近了一點，

但她連遠近的距離感都失去——或者說，從來沒有存在過。電話裡每一則小心翼翼地回答，對她來說都是多餘的，沒有必要的。她垂下眼瞼，假想自己仍然執著。

很好的陽光從窗簾外透了進來，覺得餓，冰箱裡只有瓶裝水。

她坐在床沿好一會，心下甸甸的，卻沒有出聲。

大概也習慣了阿姨的照料。

她打開手機，沒有未接來電，她也沒有打回去。

完全忘記了這件事，阿姨也是吧。她猜，相簿裡有一些昨天拍下的相片，公寓、空地、街區與不算熱鬧的光景、行車，漫無焦點地蔓延的情感。她知道母親是個什麼樣的人，阿姨形容從來都是含糊的。

一個女孩、很年輕、很美麗，騎車比我還快，側臉非常美。阿姨說，說的時候忍不住哭泣。

她翻過相冊，出門前，她再翻過了一次，間隔上一次許多年。母親的模樣真的很美，十九歲、二十歲、二十一歲，恰好是花開，有些背景是她們出去玩，山道上母親穿著一件她見過的阿姨的短背心、或是近海，母親生澀地抽著菸的側臉。她直覺

她有股親切感，但是傻瓜相機拍下的照片，色對比失真的景深中，母親有著她所無法讀解的表情。

她泡了旅店裡的茶包，非常難喝。

最後她也沒有打給阿姨。只是在等待赴約的過程消磨一個上午。

對方是她聊了一個月的網友，新竹人，新訓後到高雄當兵。難得的假日想要約出來吃飯，她也同意。沒有什麼好拒絕的，告訴阿姨大概會引起爭端，即使她們兩人從來未曾吵架。國中時，曾經阿姨暗示過戀愛的問題，她敷衍過去，那沒什麼要緊的，她國中時代交往過兩個男生，都只是青春期的問題，只要一些天候上的變化就會異常敏感的國中男生，她常常自己就在心底笑了出來，牽了他們的手，看見褲檔異常地繃緊，她垂下眼皮，只在他們臉上留下一個輕淺的唇印。

那沒什麼要緊的，就是如此而已。

一張照片裡，母親朝著鏡頭奔跑的模樣，裙擺在空中翻飛。

母親的後方，有曝光後的太陽。

她的腳下陰影比先前短了，揹著簡單的行李，還是一身汗，布鞋也變得咬腳，她

考慮一會去買雙涼鞋；從遠方搭公車再轉捷運來，夢時代附近下車，靠近海了，卻還隔著大段，海風也沒吹來，感覺像比自己家還要稀薄；視野空曠，商場前的平坦讓她找不到遮陽的地方，往門口裡去，過強的冷氣浸入骨髓裡的冷。

不過多久之前的事情而已，母親跟阿姨大概從沒看過這裡的景況。

她笑了出來，汗後的冷令她身體輕輕地發顫。

為什麼會對母親的事情這麼冷漠。她自己也問。從商場走出來往街口去，身體冷熱變化有些不適。皮膚很快就曬得微微發紅，有點痛。她綁起頭髮，後頸露了一層白。原本以為可以的，多年以來，一通電話一通電話地打，發現阿姨認識的人真多，滿滿一本電話簿，陳先生、吳先生、黃先生、小洪、大顏；什麼都有，卻誰也不認識誰，母親的名字佳芬也是過去，少許的人還有印象，一個年輕的女工，突然就離開了，聽說去港口那裏工作。

母親節跟父親節與她無關。她只有在阿姨生日的時候會買蛋糕，寫一封小卡片，每一個字句都是她用心的成果，寫完之後又覺得滑稽地喀喀地笑。

手機在她薄外套的口袋裡震動。她拿出來看，再往對街看去，有一台機車。

※

帶上門，闔上的聲音才讓靜雯察覺，屋子裡頭空無一人。

她站在門外片刻，側耳傾聽。裡頭安安靜靜的，不如往常，有人打開冰箱、有人踩著拖鞋拍嗝拍嗝地走。她下樓，發動機車。

大暑之後，還沒下過雨。空氣裡悶悶地，像有人奔跑後的喘息。

昨晚還是習慣地做了早餐。知道屋裡無人，也想過自己吃掉，但最後還是在天亮的時候出門。已經熟悉的身體規律難以調整，靜雯坐在機車上，點了一根菸。

小珊已經去兩天了，今天是第三天。

還沒習慣。

以前想過，如果她是男人，她就去跑船。現在跑船不像十幾二十年前了，一跑就大半年，快得很，也安全多。可是，想到佳芬一人，還是捨不得，最後也沒有去，光是佳芬跟自己是女人，兩件事情就讓她哪兒都去不得。

當年還沒有周休二日，就算有，工廠也沒那麼優惠。好不容易存了一點假，跟佳

芬搭火車出去玩。她也不讓靜雯一直出錢，兩個人在旅館裡聞著山裡新綠的氣味，這種氣味雜著旅店木材與建料的霉氣，足夠在鼻腔裡盤繞個幾天。

佳芬也不介意，兩人往山裡去，或租台車到陌生的市區跑。坐下來隨便找個攤子，她吃飯的時候將頭髮撥到耳後，臉頰到下巴的地方是靜雯從沒想過的性感地帶。她晚上常常偷偷咬著佳芬的頰緣，將她當成小動物。

菸蒂往水溝蓋彈，沒彈進去，菸蒂在上頭燒。她戴上安全帽。

工廠裡大家都在傳，她不做反應，以為自己夠堅強；傳進耳裡的還是那麼清晰，她偷偷瞅了佳芬，發現佳芬的表情連變化都無。心裡覺得慚愧，下班時手拉得更緊了些。

佳芬露出一個體貼、善解人意的笑容。

她知道，她已經看穿了。

她反而沉默下來。回宿舍之前，總載著她往市區跑，騎個四十分鐘、一個小時的，去吃碗麵、喝一碗熱湯。

佳芬買過幾本簿子，在上頭塗塗寫寫。靜雯也不是第一回談戀愛，她試探性地問問能不能看，心裡想的是否定的答案。佳芬卻大方地交給她，裡頭流水帳地記著每一天她們兩人的事，詳細有時、簡潔有時，後頭總有她寫下的一兩句話：「很高興」或「有點難過」。

到了港口，停好車，又要上工。跟小珊生活，額外的開銷多很多；小珊是個體貼的女孩，讓她省心，也送過幾回小禮物，小珊靦腆地收下。那笑容跟她知道的有段落差，那是禮貌性的回應。靜雯會感到沮喪，可是，她認為小珊才是最該沮喪的那個人。她和較為熟識的同事打個招呼，船隻栓好了在岸旁飄，有些漁民就住在上頭，船岸上都是前一晚遺下的宵夜、威士比與空酒瓶。

鋼纜和鉛纜盤絞在岸旁或船上。船頭有她說不清楚的雕飾，雜著紅與淡藍，淡得濃稠的藍。在過去一些，漁市早就開工了。

有些船還沒回來；有些還未啟航。

人們帶著一身黝黑的皮膚，連做資料的都難免漆黑。

她卻不肯。佳芬睡時露出的小腿，都像她夢裡的象牙那樣白。

佳芬一直都是個很奇妙的女人。三十二歲了，還跟當年十九歲一個樣子。頭髮長了，臉看起來只比原先成熟一點，看到人的時候都笑笑的，靜雯想了一響，她們未曾真正地吵過架。只有她單方面生氣，佳芬溫柔的態度有時令她深深地覺得胸口有塊地方如被褥深陷，有時，卻感覺被激怒。懷疑起自己的幼稚，在她的庇護下又想尋求寬容。

她總是太過粗心。

佳芬卻是徹底的相反。

靜雯一輩子都不會知道原因。

她從來沒跟她提過，可能理由非常的簡單，簡單到她不想提起。

多年以前，佳芬突然就去港口。她知道了她的意思，也跟著辭去原本的工作。

夏季的風會從大樓的頂端削下，她一直在適應市區的燈光。許多年來跟家裡斷了聯繫，也沒有問過彼此境況，父親走前一直對她念著同一件事情。她都聽得煩了，走後也就少回到市區。

直到跟佳芬兩個人，年輕人，自己一個人挨著郊區就是折磨了；兩個人哪忍得住。

三十七歲的那天她與佳芬約在市區。很久不見，她已經到北一點的地方去工作，早就不在縣內。佳芬好像還在這裡，她遠遠就看見佳芬，牽著一個小小的人兒。

她從來沒提過這是怎麼發生的，靜雯也從來不問。

當下她沒有多想，反到覺得有點高興。見到好友過得開心。

佳芬一貫的笑容，看起來比當年更年輕。

她們坐上她新買的機車，小人兒就偎在中間，好像一家人。

靜雯回想起來，才覺得自己應該已經弄丟了一些東西。正午，啣喝著吃飯，她投了好幾枚十元硬幣，販賣機硬是不吃，直到身旁經過的人跟她換錢，她才從已經鏽了的機口取出飲料。

浪很淺，太陽直直地射出了許多倒映，不能凝視海面太久，眼睛會受傷。

她點了一根菸，肚子很不舒服，許是喝了冷飲的關係，馬上就痛了起來。就算是這把年紀，還是經不起磨。

拿出手機，等了許久，才決定打給小珊。

※

已經是第三天，她讓那個當兵的男生載她在市區繞。

將要正午，她們一起吃冰，她話很少；男生也找不到話聊，侷促地偷瞄她。她也不嫌煩，像化開的冰，在他臉上輕輕一喙。

她曾認真地想過，如果母親還在，她們一定會處不來。

她小時翻過一次相冊就清楚記得母親的樣貌。

靜雯阿姨望著她，她明白阿姨在她臉上想找到一點東西。

她沒有別過頭，反而有點快意。

十年沒有母親的消息，是生是死都沒有人知道。電話是空號，母親也從來沒介紹家人讓阿姨認識。

「人都不知道去哪了……」

阿姨也一直，一直沒有新的對象。她有點自責，開口問過。

阿姨沒有多說。小珊記得，剛和阿姨一起生活的時候，在台南，阿姨還有另一個阿姨，人也很好，但過沒多久就再沒見過。

她們就搬家北上，轉學，到了新的國小，重新認識一批同學。阿姨找到港口的工作，回家來身上有些浸骨的氣味。她其實一直在忍，忍久了也就忘了；她只是不忍跟阿姨說這件事。

靜雯一直以為自己維持得很好。

桌上的剉冰很快地融了。煉乳黏著水，草莓漿淡成偏亮的稀色。

她要男生帶她到港口去，那是紙條上最後的一站。

現在的城市已經跟十年前不同了，何況二十年前。街也寬敞，大樓雖然高，可是天際線還算寬廣。

「今年過了大暑之後還是沒下過雨，可能會有颱風。」男生這麼說。

她沒有專心，只記得後面的句子。薄外套衣襬沿著風吹，她摟著男生的腰，讓風少一點進到她眼睛的機會。

接近港口，男生問她要不要搭船。她說不用，她悄聲地問男生昨天答應的事情。男生有點不好意思地掏出錢包，把裡頭的兩萬多塊交給她。

她想靜一靜。送男生離去，對方念念不忘地約好下次見面的時間，還有每一天晚上他能打電話時他都會打給她。

她答應了。

在她家沙發上那條毛毯，冬季時換成厚被，裡頭常有她回到家往沙發蹭時，感覺到的餘溫。她並不討厭，反而有點心疼。

港的對岸還有一段，她只是在整個港的其中一個區塊。有些觀光船駛過，還有巨大的貨輪停在附近，吊臂高懸並列。

她沒那麼在意母親的事情了，儘管她能知道她都清楚記得，也自己走過了阿姨提供的路線。前一天，她對男生說了，男生就騎車載她，每一個轉角、街口、已經變化過的景象。除了她們過去一同出遊的地點，她們當時生活所及的位置，她都經過。

她又出汗，衣服兩天沒換，好像聞得到自己的汗味。

腳下的影子慢慢地往她的中心收聚。

口袋裡的手機開始震動，她拿出來看，又收了回去。

她低垂著頭，靠在岸邊。覺得自己不回去，好像也沒有關係。

還是要回去吧。

不回去也好。

她坐下來，兩腿曲在胸前，覺得心情很輕鬆。懂事以來，她第一次那麼輕鬆。

也會擔心起阿姨，想到的時候心底就浮浮的，像在海上漂。暈船似地，手機停止震動，她拿出來，把那個男生的電話設定成拒接。

那沒什麼要緊的，就是如此而已。

為了阿姨才帶回去的兩盆短蕨，看見阿姨滿意的表情，她也滿意了。

前方有船經過，船頭切開浪花，潔白的花在浪上飛。

再遠一點的平台，底端泛黃漸黑。

空氣中匂著海的潮氣，像阿姨身上的味道：被海淘洗，被陽光磨銳過後的鏽跡。

全文充滿著屬於觸覺、視覺、聽覺、嗅覺等的隱喻與象徵，光影的表現與實景的描繪，都強化了這個故事存在感，讓這篇小說如同吉卜力工作室的動畫單元劇《海潮之聲》（海がきこえる），看的時候會時而挑眉輕嘆，卻都是曾經有過的青春練習曲。我們會在靜雯、佳芬、小珊甚至那當兵的新竹男網友身上，發現與我們相同的地方，一種感情中無名狀的纖細與苦澀。雖然有評審認為，小珊的冷靜節制與逆來順受，不似現實生活中的少女，完全無法理解像那樣的女生。但也有評審說，因為少女通篇是用第三人稱的被

寫狀態，這樣子若有似無的氣氛，更貼近懵懂的未知與迷惘，甚至包括兩萬元的輕淺唇印。正如一身汗而咬腳的布鞋，無可解釋卻是情合理的自我選擇。

短篇小說

第三名

邱常婷

我們到小溪抓大肚魚給他加菜，銀色發亮的大肚魚子彈般地四處逃竄，牠進食時發出彷彿來自遠方槍響的聲音，鱗片在增豔燈的照耀下散發鬼魅般灼灼燃燒的光澤。

作者的話

很感謝主辦單位讓我有這個機會投稿，也謝謝評審老師們的青睞，這篇作品總結了我在新竹度過的一段時光，曾走過的地方也都歷歷在目，能夠得獎對我來說意義重大，我也要特別感謝督促我投稿的水木書苑蘇至弘老闆，謝謝他這些日子以來的照顧！

最後，這篇文章沒有芸我將無法寫作出來，感謝他作為我的謬思不斷地使我成為更好的人。

玻璃之家

阿伯失蹤一星期了，我想，他是不會回來了，我不應該跟阿伯講我的夢，但那是多麼、多麼好的夢啊。

現在回想起來，我有些記不得阿伯以前養在五尺缸裡的是不是紅龍，我就是忘了，這條魚跟著我們太久，好似我出生前牠就存在，可是當我憑著印象在潮濕捲曲的書頁上按圖索驥，我總不記得是紅龍，可能是龍魚的一種，但不是紅色。我跟阿伯描述以前在魚缸裡看見的魚，下巴突出、長著上翹的尖鬚，身軀覆蓋巨大的鱗片。

「可能是鯰嗎？」即便身處病中，也並不清楚我在找尋甚麼，阿伯仍試著幫助

我：「像鴨嘴魚。」

後來我翻遍了圖鑑，發現不是，我終於想起來那只是一隻烏尾冬，在秋天洄游東部溫暖水域，因此被捕到的吧。阿伯聞言微笑迷糊地領首，說：對啦，就是烏尾冬，很常見的啊。

我乖巧地閉上了嘴，這是唯一一個和我們出身有關的線索，在紅龍以前，是一隻與我們來自相同地方的烏尾冬，後來，烏尾冬消失，我再也不提起烏尾冬了，我跟阿伯說，五尺缸裡從來就只有紅龍。

紅龍真美，有時我們到小溪抓大肚魚給牠加菜，看牠生吞活餌，銀色發亮的大肚子彈般地四處逃竄，紅龍追捕小魚，進食時發出彷彿來自遠方槍響的聲音，牠均勻而桃紅的鱗片，在增豔燈的照耀下散發鬼魅般灼灼燃燒的光澤，阿伯抱著我，讓我坐在他的大腿上欣賞，那是我人生中最不可思議的一刻。

除了紅龍，阿伯也養其他的魚，這些大大小小的魚缸把我們狹窄的屋子擠得滿滿的，但所有的魚缸，都沒有裝著紅龍的五尺缸大。在我還很小的時候，這棟屋子就充滿了發霉的痕跡，阿伯為了養魚，將一切從簡，我們在客廳倒放的魚缸上吃飯，

把較小而堅固的魚缸當椅子。客廳之外有臥室、廁間，兩者分離，我從來不進臥室，那是阿伯與其他男人的地方。無論夏天或冬天，我都在冰涼的三尺缸裡入睡。我們家，濕氣深重，黴菌沿著魚缸的邊緣生長，以前連底櫃都沒有，與陰暗的房間相比，魚缸之內是更加純粹、美麗的地方。

我曾為了從不一樣的角度觀察那條紅龍，打開五尺缸上面的蓋子探頭進去，不小心跌入水中，阿伯回家以後看見我，他不知道我是從甚麼時候掉進缸裡的，只知道我已經一動也不動，眼睛大睜，無神凝視魚缸外的他，紅龍則在我身旁繞圈，出奇地鎮定，沒有跳缸。

我一直想，距離我落水到阿伯回家並沒有多久，但又好像很久，那是因為當你身處水裡，一切都變得緩慢，飼養魚也是一樣，原先可以長得很大的魚，往往進入魚缸以後，就無法長得像牠在野外時那麼大。那次意外導致我往後發育不良，從掉落魚缸到現在，我一直都矮矮小小，彷彿生理時鐘停止了，阿伯說，這樣也好，不然，他不知道怎麼應付我的長大。

後來，阿伯就買了底櫃把魚缸置高，我們一起在滴流盒放置濾材，白棉、羊毛

絨、陶瓷環、石英環、珊瑚骨……一層又一層，疊在高高的五尺魚缸頂端。

以前阿伯花很多時間在家裡照顧魚，但他也要工作，當他工作的時候，就騎一輛老舊的迪爵，腳踏墊上擺一個裝有打氣機的水桶，讓我抓著一根長長的撈魚網坐在後頭，我們會到市區附近蹣跚，我們總是有一定的路線，像是某種習慣或儀式那樣，阿伯載著我先到東門城的圓環。在我小的時候，剛到這個地方，我就最喜歡在晚上繞著圓環，那讓我有種盤繞向上的錯覺，我會跟阿伯說：再幾圈、再幾圈。阿伯會安靜地繞啊繞，我覺得，在風特別大的日子裡，我們會像要飛起來一樣。

隨後，阿伯便到三溫暖工作，阿伯說他喜歡泡湯，所以選擇這份工作，也讓他可以遇見各種不同的人，這是很有趣的。

從我有記憶以來，阿伯就愛養魚，我第一次在水族店看見古代蝴蝶，驚訝地說不出話，世界上竟然存在有長得像昆蟲一樣的魚，牠們在接近水面的地方活動，展開如蝶翼般的鰭，使得牠們以一種飛翔的樣貌身處水中，當我跟阿伯說起這件事，阿伯難得地笑了，他說長得奇怪的魚還有好多好多呢。

阿伯喜歡魚，就像他喜歡在三溫暖工作一樣，可以看見形形色色的姿態，是從年

少持續下來老習慣。阿伯工作的時候，他讓我在護城河看魚，護城河裡有各式各樣的魚，大部分是吳郭魚，偶爾也有錦鯉跟其他我叫不出名字的類型，只有阿伯才知道河裡所有魚的名稱。當然，阿伯讓我帶一根有長柄的撈魚網，就是要我隨時隨地採集陌生的魚種。

「妹，這座城市有很多寵物店、水族店，是一座寂寞的城市吶。」阿伯說：「不過人類是更加古怪的生物，他們非常喜新厭舊，會把不再喜歡的魚放生到河裡。」

阿伯的意思是，這些魚也是十分可憐，我們應該盡己所能拯救牠們。

我並不完全相信阿伯的話，但在我獨自行走的時候，我會特別留意除了魚類以外，更能討阿伯歡心的東西。

阿伯是個非常節儉的人，而養魚是花錢的興趣。除非像阿伯這樣，才能省一點錢，我們家有無數魚缸，層層堆疊，阿伯說，對養魚有興趣的人們，最開始都會想要一口玻璃魚缸。

「魚缸除了玻璃材質，還有壓克力的，比較不會破碎，但很容易刮傷，清晰度不好，台灣少有人愛用，可是在日本，因為那邊常有地震的關係，日本人很流行壓克

力魚缸。」

「那阿伯也愛玻璃魚缸嗎？」

他笑了，眼角舒展出魚鰭般細緻美麗的紋路。

阿伯解釋道，那些買玻璃魚缸的人通常無法長久地飼養魚，他們對於養魚的期望，都投注在一口漂亮、完美的玻璃魚缸當中，以至於當他們買下魚缸，無論魚缸是大是小，也無論這些人後來是否真的找到他們喜愛的魚種，最終魚會死去，他們也不會再購買新的魚，剩下的就是占空間的魚缸。是啊，玻璃魚缸雖然好看，但也如此無用，除了養魚，它沒有更多用處了。

我在街上閒逛，也尋找玻璃魚缸，出乎意料地，幾乎每間店、每戶人家，都有一個閒置不用的魚缸，他們將魚缸擺在戶外的水龍頭下，拿來清洗碗盤、裝填垃圾，那是我行走巷弄間微光閃爍的寶藏。

我們從街上撿回來大大小小的魚缸，就這樣漸漸塞滿了客廳，假如把魚缸從原本的位置拿下來，會發現一塊外頭鑲著黴菌的方形白色痕跡，魚缸裡頭少數養著魚，大部分沒有，有些魚缸裝著水，養殖阿伯撿回來的水草，在夏天，沒有魚的魚缸內

會生蚊蚋，替魚缸換水、撿撈意外死去的魚……這些事成為我的工作。當梅雨季節來臨，屋內濕氣上升，我和阿伯一面呼吸一面咳嗽，黴菌之間開出不知名的小花，粉紅色花瓣嬌嫩欲滴，在黑色、腐臭的牆上搖曳。阿伯抱著我看紅龍游動，從阿伯身上泌出大量汗水，宛如窗外暴雨，阿伯對著我攤開手掌，手心便擴散出清澈的水窪。

阿伯會於夏天向我表演小把戲：他趁店員不注意時到監視器死角，迅速伸手進展示缸內捉住一條幼魚，存放在他手心涔涔的溫水，他必得極快地離開水族店，否則魚會失去氧氣。

看著小魚在掌心扭動、唇吻開合，我總是害怕，死去的魚跟水族箱內優美神秘的物種截然不同，死魚令我作嘔，牠們細長的身體不是被創造來生存於空氣中，離水的魚黏膩濕滑，幾近無法抓握，那樣的脆弱而醜陋。

阿伯說，有一天我會找到我的魚。我不知道他是甚麼意思，這件事情上，我的認知和他不一樣。當他這樣對我說，我在地上仰頭與五尺缸內的紅龍對望，我已經與世界上最美的魚無比接近，我不想要其他的魚。出於一種奇怪的原因，我認為在這

個房間裡的所有魚缸當中，只有這條紅龍是特別的，牠冰冷、超然的眼睛，透過玻璃，將所有事物盡收眼底。

阿伯離開家前，肯定在紅龍的五尺缸邊坐了一會，他說不定會停留好一段時間，細細品味紅龍軀體的壯麗，他會對紅龍表明自己即將前往的地方，最後一次餵食活餌給紅龍，他一定會這麼做，紅龍獵食的模樣，是遠行前值得一看的景象。

我翻動阿伯留下的書籍與信件，試圖找到阿伯失蹤的原因，他是在梅雨季出走，接踵而來的夏日時節，陽光從窗外輕輕灑落，我身處閃閃發亮的魚缸群間，光線折射在經過刷洗的牆面，融融晃盪，製造出宛若水底般的錯覺。

我與阿伯習慣將鑰匙等出門必備用品放在紅龍魚缸的底櫃邊，出門前我們總會在那兒短暫停留，此刻我檢視安放底櫃旁的一疊水族雜誌，最上面的刊物翻到了介紹鬥魚的頁面。

每每談起鬥魚，阿伯總是有些嗤之以鼻，不是因為在飼養上毫無挑戰性的關係，儘管鬥魚確實不用任何過濾器、加溫器，就能活得長久，價格也便宜。

當我還是個小女孩的時候，阿伯帶我到台中水街尋訪特殊魚種，在火車站附近，搭公車經過已然廢棄的第一廣場，那些褐色皮膚、黝黑腔調的東南亞移工，偶有幾個和阿伯交換心照不宣的眼色。

我將阿伯的這種習性看做——魚在深海中發光的天線，他如何運用得當，吸引同伴或獵物，阿伯眼中除了清晰的色慾，亦有不可覺察的輕蔑。

他對從三溫暖帶回來的叔叔就是這樣的態度——那位叔叔，不太會講中文，從泰國來，身材壯碩，很年輕，有著明亮的笑容，阿伯將叔叔帶回來，沒有預料我恰好在家裡，他以為我還在哪間水族店。

我對阿伯的秘密產生近乎惡意的好奇，長久以來，阿伯喜歡泡湯這件事，帶給我一種特別的感覺，和我刻意遺忘的那條烏尾冬有關。某一天晚上，我特別為夜歸的阿伯等門，我躺在一口三尺缸裡，想著小時候掉入魚缸，漂浮在水中，我就像飛起來一樣。想著想著，我就漸漸地睡著了。

我夢見魚缸裡的烏尾冬，比紅龍更大，牠在無燈照的水中優游，銀色體側閃閃發亮，透過乾淨的玻璃，烏尾冬身處於神秘的水中世界，我著迷地觀看，回過神來，

玻璃表面一張熟悉男人的臉，如半魚般蒼白地與我對望。

當我醒來，阿伯站在魚缸前，默默地看著我，一言不發，寂靜的空間蔓延過濾器水流的細微聲響，阿伯伸出手，將我從魚缸中撈起。

我跟阿伯說了夢中男人的事情。

「那只是一個夢啊，妹妹。」他說。

但我知道那不只是一个夢，平凡的烏尾冬，於秋季洄流東部溫暖海域。我默念。

阿伯帶泰國叔叔回家時，我是刻意跑回來等的，我已經錯過太多次，泰國叔叔深色的皮膚，就像黑金砂，他是除了阿伯以外，我所見過最強壯的人。泰國叔叔第一次看見我，便把我抱在肩頭，挑了一口魚缸，在還未換新的濁水中放入一隻紅色的馬尾鬥魚，並從口袋中拿出一面小圓鏡，那條馬尾鬥魚看見自己鏡中的倒影，居然就咄咄展鱗，體色也瞬間彷彿著火般赤灼。

泰國叔叔不會講中文，但每一次見面，他都帶一條鬥魚過來送我。

半月、冠尾、象耳、玫瑰那些誇張的展示型改良品種我絲毫不感興趣，我只想要看泰國叔叔趁阿伯工作時，帶我到郊區廢棄卡拉OK店觀賞的鬥魚搏擊。我們騎著阿

伯那輛老迪爵，穿越竹北乏人而荒涼的柏油路，離開泰國叔叔供職的工業區，老迪爵行駛在狂風之中，道路兩旁漸漸浮現淺矮的稻田，遠方，新建高樓群在陽光下閃耀矗立，一路上我們沒有交談，泰國叔叔胸口傳來溫暖的顫動。

在稻田中央的卡拉OK店，燈光昏暗人群混雜，到處都是我聽不懂的話語，有個男人蹲在地上，讓誘餌黏在指尖，引訓練有素的鬥魚跳出水面取食。泰國叔叔用簡單的中文予我安撫，牽我到一群安靜環繞的人頭邊緣。就在那裡，我看見他們的遊戲。

兩條缺乏華麗尾鰭的鬥魚，所擁有的僅僅是簡潔的圓尾，但牠們看上去比水族店裡的鬥魚更為銳利，一條是白色，一條是黑色，在塑膠盆中，周遭的人群漸漸沸騰起來。魚起先並不接觸對方，彷彿一無所知般沿著塑膠盆邊緣移動，隨後由著白色那尾展鰭，短促前行展開攻擊，我發現黑色那尾總是在躲避，白色繞著黑色，逼迫黑色回應這種既粗暴又靈巧的舞蹈，以至於到了後來，牠們順從天性開始盤繞，刺啄彼此胸腹，速度愈發迅捷，小塊尾鰭碎片沉入盆底，當我回過神來，兩條魚緊咬彼此嘴吻，糾纏著到水面換氣的時間，這是神祕難解的爭鬥姿態，人群爆發叫喊，

我因不安伸出的手，被泰國叔叔緊緊握住。

最後是哪條魚勝出，我並不清楚，記憶中只深刻烙印著兩條魚以唇吻密密相連的影像。

阿伯怎麼就不愛鬥魚呢？兩條雄鬥魚抵死纏繞，在水中飄盪，耗盡體內僅存氧氣，令對方無法至水面換氣，那是與時間的搏擊。

一條魚可能明白時間嗎？我曾聽說，一條魚的記憶只有三十秒，可阿伯取笑我：三十秒記憶的是金魚，若是像紅花豬這樣的魚種，可是會認主人的……

我放下水族雜誌，將原本壓在上頭的玻璃瓶放回，玻璃瓶的內容物使我分心，而窗外的蟬鳴彷彿大雨。

阿伯失蹤的梅雨季，雨一連下了整整七天，阿伯說雖然台灣經常下雨，但因河川陡峭的關係，無法留住雨水。阿伯為了節省水費，會在下雨天把所有的魚缸搬到外頭，讓魚缸裝滿水，很多年以後，我回想起這樣的場景，總是感到很快樂。

「你知道，我們火車站跟台灣其他地方的火車站，有甚麼不一樣嗎？」常常，阿

伯會突然問我問題。

我搖頭，在這座屬於阿伯的城市裡，他是潛沉的黃金恐龍王，只有他知道，星期一的烤鴨最好別吃，因為那天市場沒開市，烤鴨是冷凍的，會影響口感。只有他知道，後站夜市關東煮攤販重複播放的叫賣錄音中，男聲主人早在十年前便已去世。只有他知道，這些城市中小小的秘密。

「你想想嘛，妹，我們少一樣東西，是其他地方的火車站沒有的。」

「啊。」我指出，沒有「某某火車站」的牌子。

「對呀，因為這是一座好老的火車站。」

我們一起坐在路邊，看人來人往的火車站，這種尋常風景，阿伯的嘴角經常上揚。

偶爾會有陌生男人經過，到阿伯身邊輕輕拍他的肩膀。

「妹，我去去就回。」他有時這麼說。

有時，阿伯只是搖搖頭。

阿伯帶這樣的陌生男人之一來過家裡，那名男人模樣陰鬱，眼眶與雙頰均深深

凹陷，阿伯讓我喊他阿吉，那一陣子，阿伯恰好飼養了一條小恐龍魚，不到十公分大，因為是藏在手中帶回家的，小恐龍魚一邊的鰭破損，無法再長好，看牠在水中失去平衡地翻滾，我總十分憂鬱。

阿吉與阿伯有其他的事，阿伯不想讓我知道，但我只要出門一陣子後回家，我們滿是魚缸的屋內會充滿迷離霧氣，霧氣氣味甜腐，隨著這股味道，阿伯也變得愈來愈像阿吉，那樣的凹陷陰鬱。

阿吉不在的時候，阿伯到我身邊摸摸我的頭，我們一起看那條小恐龍魚，牠基本上已經不可能長好了，就算可以成熟，也沒辦法長得非常大，牠的時間已經受限於這窄仄的魚缸裡。

出於我所不明白的原因，我一點也不喜歡這條小恐龍魚。

在混濁的水中，小恐龍魚無助地頻頻翻滾，當我灑下沉底飼料，牠艱難、貪婪地吞食，永不可能，永不可能完好成長，牠已經被淘汰。我想：牠看上去多麼的痛苦啊。

阿伯對這條小恐龍魚的喜愛，與其說是飼育者的溫情，不如說是出於旁觀者殘忍

的興趣，他愛看這條小魚笨拙地為成長受盡折磨。

有那麼一天阿伯跟阿吉都不在，我坐在三尺缸裡，和五尺缸內的紅龍對望，我突然感覺到，紅龍正在對我低語。

牠說了些甚麼，使我哀泣，於是我不能再看殘缺、難以長大的小恐龍魚，繼續永無止盡地在魚缸內翻轉小小的身軀。

我用魚網撈起牠，放在沁涼的磁磚地面，看牠嘴口開合，一張一閉，最終停止喘息，黑色眼睛變得呆滯，逐漸轉為灰色。

我不敢碰觸死去的魚，抬頭要看阿伯回家的時間，卻與恰好進門的阿吉目光相對。

他甚麼也沒說，逕自走向房間角落，粗重地呼吸著，一會後他喚來我，給了我一些錢，讓我到馬偕醫院旁邊的藥局買了十塊錢一支的針筒、福馬林、酒精，並在路上撿了幾塊保麗龍。他教我混合福馬林與水的比例，用福馬林在保麗龍上固定恐龍魚展鱗的形狀，最後用小玻璃瓶保存。

「約莫一星期之後，要換成酒精。」阿吉說。

小恐龍魚的屍體真的好小，表皮富有韌性，針筒需要稍稍使力才能刺進牠堅實的身體，牠的嘴幾乎無法張開，針頭也花了好些時間才深深進入牠體內，注滿化學藥物。

「好了嗎？」阿吉這麼問時，我轉過頭回答他「好了」，看見他同樣正滿頭大汗地，咬牙將一支針頭插進佈滿孔洞的手臂。

小恐龍魚傾斜著靜靜滑入充盈酒精的小玻璃瓶，牠的身體由於長時間的固定已經變得僵硬，眼珠也灰白，我將塑膠蓋緊密旋上。

阿伯是從甚麼時候開始墮落，我並不清楚，我們已雙雙遺忘，是在飼養紅龍之前，或者紅龍之後？龍魚是那種長大以後便很難從形體辨明年歲的魚種，牠好似永遠都在玻璃魚缸內，看望外面的一切。

對於即將到來的苦難，阿伯曾心生懷疑，但他太過恐懼，只能神色如常，阿伯是如此恐懼，以至於沒辦法付諸言語。

阿伯失蹤前半年，我見到了更多陌生男人，那時不像泰國叔叔或阿吉只有單獨一人，阿伯帶許多人回來，甚至也不到房間裡，他們在有陽光灑落的客廳，在閃爍

發亮的魚缸群中交纏，魚缸的玻璃表面因此起霧，已無法區分究竟是藥物燃燒的煙氣，還是初夏的新熱所造成。我想像自己是紅龍，用那雙超脫世俗的眼睛凝視萬物。

而我夢中那條神秘的烏尾冬，在我年紀愈長，愈常歸返，每一次，阿伯都知道我又夢見了烏尾冬，以及倒映在魚缸玻璃表面的男人面孔，阿伯總是將我從三尺缸中撈起，緊緊抱在懷中。

他溫暖的臂膀，仿效了來自遙遠回憶的晃蕩，是船與浪，破除晨霧的金色曙光。

過期水族雜誌、裝有死魚標本的玻璃瓶之外，我看見一黃色厚紙，那是前陣子我們家難得收到的掛號信，遠從故鄉來。

阿伯讀著那黃色的厚紙，他的臉在光線中皺了起來，有一會兒，我以為阿伯在笑，但過了不久，清澈的淚水從阿伯眼角美麗的紋路中流淌下來。

「阿伯……」

他搖頭。

我想到時間、愛與死亡的秘密，想到長不大的殘缺恐龍魚、交唇纏繞的將軍鬥魚、浮沉於黑暗的烏尾冬……如神靈般觀看一切的紅龍。

最終，阿伯只是將黃色厚紙交給我，說：「妹，你爸走了。」其後，便哀哀地啜泣起來，相較於我的疏離無感，阿伯哭了整整一個雨季。

阿伯哭得乾嘔不止，我將他扶到臥室，以毛巾擦拭他汗濕的前額。「妹，你爸走了。」他重複，哭泣，嘔吐不能自己。

在阿伯這樣對我坦白以前，我從不知道自己有一個爸爸，我沒有說話，只希望阿伯心情平復，身體健壯。

阿伯卻漸漸地病了，在毒辣的夏季感冒，夜間盜汗、嘔吐與腹瀉，當他說話的時候，口腔飄散出奇異的氣味，白斑隱然。

不知怎地，我感到阿伯漸漸地成為了一條魚，我像照料病魚那樣在浴缸放水，讓阿伯洗澡，我餵他飲食，握緊他濕潤如死魚的手，倏地想起一本書上寫道：讓我們長出手的基因，來自於魚類形成鰭的基因。夜晚我離開三尺魚缸，到臥室給阿伯的皮疹上藥，輕輕按摩他手臂上深深淺淺的針孔，之後，我們一同入睡。

我愈發頻繁地夢見五尺缸裡的烏尾冬，我查閱圖鑑，得知攸關牠的所有一切，我也夢見出現在玻璃上觀看著的男人倒影，久而久之，那名男人的面孔時而像阿伯，時而像泰國叔叔、阿吉，也像我素未謀面的父親……在寬廣的玻璃魚缸內，我來自我位於東部的溫暖海流，黑暗的潮聲如同天籟，呼喚我原始的靈魂，我知道我們不能再囿於玻璃魚缸，卻怎樣也無法離開，回到故鄉。當下，我與阿伯同為一體，但阿伯瞪圓的雙眼悲傷、難以置信地望著我，使我意識到，我們已經再也不同。阿伯順著海潮，緩慢而輕悄地飄遠。

「阿伯，你要回去了嗎？」一瞬間，我低聲問道。

「是啊。」夢中，阿伯說：「我要回到我們那閃閃發亮的海洋去了。」
當我醒來，阿伯在黑暗中靜靜地看著我。

我叫喚他。

阿伯張開嘴，停頓一會，開始講述一個十多年前的故事，關於他在家鄉愛上的男子，一個捕魚人。他自己也做著相同的工作，在清晨時分乘漁船到海上，有時他竟不曉得，自己撈捕的是金色的曙光，抑或日漸稀少的禿頭鯊幼魚。

他愛的這個男人，最終結婚了，妻子卻在生產時死去，他帶著一盒補品拜訪時得知，透過古舊、帶有綠色紗網的窗櫺，他愛的男人兀自走到窗後，將臉埋進掌心痛哭失聲。

這時候，他的心中充滿深情，懷中被男人交付的女嬰恬靜的睡著，這個時候，他心中突然升起了奇異的想法，他想就這樣偷取男人餘世的心肝，逃亡到很遠的地方。

起先，他緩慢地移動步伐，遠離男人，直到窗後男人悲戚的身影逐漸隱沒。隨後，他愈走愈遠，走出屋外，走向熱氣蒸騰的柏油馬路，他還可以走得更遠嗎？女嬰的父親、他愛的男人始終沒有追來。

他逃亡到島嶼的另一邊，帶著從未想過自己能夠擁有的嬰孩。

詭譎的是，男人從未追逐他，只在數月之後，託人送給他一條烏尾冬。

「看見那條烏尾冬，我就明白，你爸愛你媽，遠勝過愛你。」阿伯說：「你的存在讓你爸心痛，是他不要你，妹，就像他明知道……但也不要我一樣。」

阿伯覆蓋有細緻紋路的眼角，徐徐淌出淚水，我讓阿伯背過身去，夜晚的微光之

中，阿伯泛白發亮的裸體如同水中魚，隨著浪潮湧動，緩緩沉入深海，我將明白，這樣的墜落足以把一個人摧毀殆盡，永遠無法歸返灑落陽光的海平面。

阿伯失蹤前一天，我們突然起了興致，決定趁著無事的梅雨季將發霉的牆壁刷洗乾淨。花了一整個上午，房屋內瀰漫刺鼻的漂白水氣味，好不容易使灰暗的牆面重新有了光亮，阿伯凝神思索，問我想不想在去醫院的路上順便繞一繞圓環。

我說好。

於是便雙雙坐上老迪爵，在下著傾盆大雨的馬路上奔馳。

我們繞著圓環的時候，我大聲跟阿伯說：昨天晚上，我夢見我們住在玻璃屋裡。

「玻璃的屋子？」阿伯笑了：「是長怎樣？」

就是玻璃的家，閃閃發亮，在陽光下像水晶漂亮。我說。

「那不是很容易碎掉？」

也不會啊。我告訴他：從夢裡醒來，有那麼一瞬間，我覺得自己是從我們那閃閃

發亮的玻璃魚缸群中甦醒。

豆大的雨滴落在眼睛裡，十分刺痛。

隔天，阿伯失蹤，他甚麼也沒有帶走，除了一份從醫院剛拿回來的檢查報告。

而我在紅龍魚缸前想像阿伯眼中的風景。

梅雨已然過去，陽光從窗外傾灑而入，同時也往深幽的五尺缸內切割出一方透亮，紅龍並不在意陰影或陽光，牠以習慣的速度和身姿，漫無目標、毫無感情地在五尺缸裡漫游。

以魚的意象串連昔日的同志情感，同為捕魚人，同志之情無法延續，阿伯帶走情人的女兒陪伴身邊，在日漸趨於黃昏的人生末端放任感官恣意妄為，小女孩觀察在眼裡，仍以平靜的陪伴，和阿伯相依為命，直至阿伯失蹤不再回來，一家子的玻璃魚缸，彷如空掉的過往。作者的文字擅於造情，迷離的情境使這段久遠同志之情的創傷帶著神秘與惘然，執著與沮喪並存，最終如玻璃魚缸反射的光影，魚雖多樣，終有一個情感是消逝喚不回的。阿伯的消失也似

是意味著情人的消殞，使他成為一個空的存在，就算在，也猶如不在。作者營造迷離氣氛，有所意味。

短篇小說

佳作

張英珉

最近終於把快龍用跑步和去水邊抓的方式，丟鳳梨，湊足糖果和星塵後，把快龍加到了3000CP，用來打道館真是好，之前打道館都打不下來，面對幸福蛋的「魔法閃耀」根本被打好玩的，現在是一個終於克服的幸福蛋守塔關卡的一個勤勞跑步和騎腳踏車準備爬玉山的普通爸爸。

作者的話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今天去新竹動物園的時候，路上的計程車司機和我聊獅子「賴皮」和「紅毛猩猩」，和大象摔死的故事，我聽完之後，決定了我在二〇一七年參加的這篇小說獎，希望小說會得獎，讓我可以去新竹坐計程車去動物園，我最喜歡坐計程車了，最後我要說感謝評審和主辦單位還有我的女兒「雷伊步」，兒子「皮卡舊」。

動物園還有大象和獅子的時候

我怎麼也無法忘記那個國小時的下午，我翻著一本舊書，午後暖光穿透圖書館的毛玻璃窗，照亮這舊黃書本上這一頁這一行：「真正的邪惡，不是天生的『反社會人格』，而是普通人，卻學會了『惡』……」

我始終無法忘記，看見這本書之前的那個上午，有個男同學總是在操場上用力的踢飛飲料鋁罐，那一次，儘管他們大叫：「欸，眼鏡仔有罐子啊！」我不能預料鐵罐會從我頭上降落，當我被鐵罐砸到後，我倒地，但我沒有暈過去，而是一陣耳鳴，看著天空中飛過的鴿群。

「誰叫他走路不看路。」同學看著倒在地上的我，和身旁同學緊張說起；後來

在保健室，老師一邊擦藥包紮，一邊責怪：「他們會踢罐子……那你就不要走過去啊……」

我似乎只聽到這裡，而後只感覺到強大的頭痛暈眩，眼前的老師開始炫光，模糊，而後分裂……

像我這種成績好的學生，老師一向讓我在中午時能藉口丟垃圾，卻躲到圖書館看書。那天中午我的頭綁著繃帶，提著一包垃圾去垃圾場後，躲到圖書館聽空調嗡嗡聲，感覺頭上的傷口還在痛時，突然發現書架上的字都被放大似的，我從一個充滿灰塵的書櫃角落邊，拿出這本和人格心理學有關的書。

雖然明明是中文，但我卻看不懂，就像這句被陽光照亮的字句——這有關於「惡」的問題讓我思索許久，如果一個人能真正學習到「惡」，那或許這人就不是「普通人」？這邏輯繼續推理下去，「普通人」所學習到「惡」，會是「真正惡」嗎；如果能學到「真正的惡」，那這人就是「真正的惡人」了嗎，可是如果……

或許頭的痛楚讓我無法思索字句背後的意義，那個中午時段，僅僅一頁簡單文字，就讓我思考邏輯相撞幾回，想不明白，卻又覺得明不明白也不是最重要的事，

反正只是個思考問題，說不定這句話的目的只是像：「如果要放大象進入冰箱」，「就要先拿出長頸鹿」這種無厘頭問題，但是又覺得，說不定這句話有道理，如果我們善用一些「惡」，能不能改變「惡」？

我鼓起勇氣，那是我人生之中第一次練習作「惡」，我只記得，我把這本幾乎就要老化脆裂的書，夾到書架上的一本台灣空照圖鑑裡，這本書可能會在數年後，甚至永遠都無法回到他原本該屬於的櫃位，就如同我發現這本書背後的借閱書籤，上次有人看的時候是二十年前，我把他藏在書裡，反而會讓這本書減少腐朽的機會。

我思索著，我把書藏起來，做了這小小的「惡」，但這樣我就是「惡人」了嗎？如果我還會思考自己做的是「惡」的話，那我是不是還算「善良」呢；但如果我從不覺得自己做的是「惡」，會不會實際上就算做了「惡」事，我也還是一個「善良」的人？

這天下午，我站在操場上，頭上的傷口又破裂流血，血滴出紗布滑下到眼皮上，我用衣袖擦了擦血跡，把這個問題想了很久很久，讓太陽曬得我頭再度暈眩——

我會想起這件童年往事，正是因為分心，藍經理在他的辦公室罵我時，我通常微

笑，挨罵的時間適合發呆，適合回想童年——我喜歡看著藍經理開罵時的大嘴，彷彿他的喉嚨是個時空隧道的黑暗洞穴，我穿過時空隧道分心想著，是否從國小的那天後，我的世界從此變得不一樣；比方，像這次晶圓尺寸突破計畫，RD部門已經進入到第三個月研究卡關，我理所當然應該要擔憂，但我卻沒有這種緊張感……

對我們這些設計晶片的人來說，做晶片就好像蓋房子，隨著科技發展，晶片愈蓋愈小，現在晶片就像蓋出十坪小套房，卻要把全套家電都放入之外，再放入五百個人進入屋內排排站，接著，後面還有另外五百人要進入這套房內……我的專業是設計晶片的「佈局」，如何擺放這些元件是我的專業，但此時工作所需的物理與電學知識，奈米結構尺度都已經到達極限，就連封裝技術也只是微步突破。

畢竟，「縮小」晶片尺寸，卻要同時間「加速」這矛盾同時存在於晶片上，或許癥結點是下一個世代的材料學，比方讓石墨烯引入晶片結構，讓矽走入歷史；或是改變成為量子化晶片運作模式，徹底改變晶片設計的思維。但在那之前，只要一摩爾定律「還算準確，我們RD就得努力，站在改變世界的最前線。

所有做過實驗的人都知曉，任何研究都不可能一蹴可及，更何況這不只是實驗，

而是商場研發戰，最大的問題不是來自於自己，而是「競爭對手」，韓國的晶片研究單位已經在進入更小尺寸的產線實驗，而且積極從美國INTEL、微軟、蘋果部門加薪挖人，或惡意併購專利公司，甚至到處派出商業間諜，這種消息每天我都多多少少耳聞，或許我們都已經見怪不怪，畢竟商場如戰場，步步提防，壓力之大，宛如一場實際刀槍相見的戰爭。

或許是等於真刀真槍相見，逼得我們研發部的藍經理心智崩潰，也不管研發部到底有多少資源，每次看到報表，研發進度就算持平，藍經理還是叫身為小組長的我，進去他那開著22度空調的辦公室。我明白他要做什麼，我習慣地穿上我的薄外套，走入主管辦公室，讓他盡情對著我大吼。這頻率從一週一次，到達一周五次後，他吼到我都能數出他到底有幾顆金牙，儘管如此，我都點點頭示意知道，看著他的大嘴，我分心想著人生，讓藍經理繼續叫罵，我就再說一次知道了，稍微面露一些歉意，表達一下身為下屬應該要有的愧疚。

他不知道的是，來公司工作後，我就把手機更改許多來電鈴聲，大部分都是動物叫聲，像我女友小怡手機打來時，是小鳥啾啾，配合風聲，彷彿人在森林中；如

果是公司，就是各種動物在叫，而我這主管藍經理電話，就是獅吼。只要手機在獅吼，我就知道又要 on call。

儘管我正被挨罵中，但我都分心想別的事，特別是我的童年，我開始想像藍經理的臉是一隻公獅，而且是隻脫皮醜公獅，那代表獅子社會地位鬃毛還掉下一邊，變成一個左半圓型獅子。「怎麼會有半圓形獅子啦！」一這樣想，就覺得好像卡通畫面，卡通半圓獅對著我怒吼，我一想實在是忍俊不住，噗滋一聲笑出來，但我實在沒想到，他會因為我忍不住笑而更生氣，他急起來大罵我是「廢物」、「智障」、「去死」，但我又忍不住笑時，他滿臉發紅，氣得失去重心，氣到跌向椅子下去，倒地抽搐。

我慌張看著倒地抽搐的藍經理，趕緊拿起桌上電話打去部門求救，緊急讓藍經理送醫，送急診後醫生照CT判斷是栓塞性中風，趕緊注射血栓溶解劑，保住藍經理一命。

沒想到公司出這種事，公司人員趕緊把監視器畫面調出來一看，監視畫面中，我低頭道歉，藍經理正歇斯底里吼叫，隨後就自己向後翻過去，所有人看錄影螢幕的

人都知曉這是意外，或許大家都多少知道，以藍經理的脾氣，生病是遲早的事。

我去探望藍經理所住的單人病房，家屬含淚看我，我走到藍經理身邊，緊緊握住他的手，彷彿給他力量，藍經理躺臥病床，眼眶滿溢淚水。我突然想笑，沒想到，因為大罵我而中風倒下，因為我的救命處置而感謝不已，覺得人間事真是有趣。

這天過去後，藍經理的主管缺就請業務主管陳經理代理一週，我們繼續我們研發工作，嘗試著調配更多層晶片組，準備進入投產實驗。那日，我前去與廠商簽技術合作的備忘錄後，回程的計程車上，同事好奇地問我：「John，那天藍經理到底和你說什麼啊——你怎麼這麼能忍？」

「藍經理求好心切啊，這是命吧，唉。」我聳聳肩，低下頭去彷彿在啜泣。

這種心態上的小小轉換多麼有益人生，代我們部門的業務分部陳經理，他在那部門也是個暴君，同一部門的人都不敢和他一起抽交際菸，更何況是「暫代」這一周而已，老菸槍的他總是在公司陽台外頭獨自抽菸，讓我想起童年時一隻紅毛猩猩，所以我總是在休息時刻，走去外頭，遞菸給他。

我們在陽台上，你一根，我一根抽起菸來，彷彿要將火焰都抽入肺中，張口吐出一座火力發電廠的煙塵。那一陣子後，同事也很好奇，又跑來問我。

「那陳經理……你怎麼敢和他抽菸啊？」

「會嗎？」我笑起，在我心中，紅毛猩猩吐出菸圈，看起來好滑稽，又有什麼好可怕？

獅子已經不在，我把手機裡面來電聲音換成大象叫，因為取代藍經理的新主管，是從麻省理工學院回來的劉博士，待過德州儀器，還比我年輕兩歲，但不知道哪裡學來脾氣，到月報時，他竟也學會吼叫這一套，彷彿去海外留學學聲樂，學會是如何增加喉嚨音量，儘管如此，我看著他大罵人時的臉和噴出的口水，還是會想著，這是一頭噴水的大象嘛，體積大了些，但也是關在籠子裡面。

我笑臉迎人，無法生氣，因為我正在和一群可愛動物相處啊，這樣一想就生氣不起來，所有：「你是王八蛋嗎白痴啊！」、「領薪水在幹什麼用的！」、「有沒有腦袋啊你！」、「你他媽哪間學校畢業的！」、「你搞不清楚狀況嗎你有沒有眼睛！」、「你讀學歷是買來嗎連這麼簡單東西還要我教」、「你學位是去買論衣服

務買來嗎？智障王八蛋！垃圾現在就去死好不好現在！」

只要人來到動物園裡面，就像我童年時住在動物園旁邊，總是聽到動物的各種鳴叫，所以不管這主管如何亂吼，來到我耳朵裡，全都變成吱吱咕咕呼呼吼吼汪汪喵喵噙噙啾啾的可愛動物們，在森林中搖擺，在草叢中晃盪，在枝桠上求偶……

這原始森林萬物欣欣向榮，如此自然合諧，我覺得無比愉悅。

※

可能因為有一個晶片堆疊技術，是在我小組內進行關鍵點的突破，在明白這一點後，我終於等來「這通電話」，從我在學校時期研究晶片時，就明白未來會有這一天，只是我沒想到，這通電話竟然是半夜時，打到我女友小怡的手機中，再轉給我。

我接到電話時，隨即理解這程序，所有人都知道高科技的從業者都使用公司保密手機，這件事情當然是要透過親人，透過關係人……半夢半醒間小怡一臉疑慮，把手機遞給我，電話中的男人說要找我：「你……知道……我們……」那男聲聽來粗

沙，這時間，這情境，我怎麼會不知曉，我回答那男聲。「當然知道。」

小怡在我身邊翻過身，大眼睛眨啊眨，什麼都不知道的她好無辜，竟然會有人知道要從她手機打給我，她不能理解這件事，不能理解她的電話怎麼流出，也不能理解怎麼會有人知道她是我女友，像我這樣身分的人肯定被對手調查，我當然也不希望她有著無謂的恐慌，我輕輕撫著她柔順頭髮，輕輕地回答電話中那男聲。

「見面再說。」

那夜隔著電話，我沒有詳細說明，只在內心詳細計畫這些流線安排，小怡躺在我肩膀還想問起什麼，卻又怕多知道些什麼。她明白，工作上事情，我總是難以解釋那些物理原理，那只會破壞約會氣氛，更何況是這種事。我要確保研發機密流出時不能有任何我的印記，我透過VPN轉了幾次的電腦IP後，我以留職停薪養病的藍經理的帳號，登入下載這批資料。

那人打算私下以三千萬台幣買我們公司研發機密，透過登記在維京群島的公司，轉投資帳進入台灣，錢給到另外一個獨立帳戶裡。看到帳戶中的「前金」後，隔幾天，我用了另一隻手機，在路邊711就像普通上班族中午和同事喝咖啡聊天，我把看來超商就能買到普通隨身碟拿出來時，眼前對坐的男人緩緩卸下墨鏡，我看到他歷盡滄桑的臉龐，看來六十來歲，皺紋如深谷，事不宜遲，我急問起。

「你到底代表誰？」

「我不能說。」他話極少，只說到這裡，他收下資料，用筆電打開查看，我們親切自然談論如此機密之事，就在便利商店完成，果真藏木於林，就像便利商店談保險，有誰會注意？

我拿到銀行帳戶資料後，人生之中就再也不曾遇過這人，從業者都明白，國際大廠間專利戰略都是數十億美金在競爭，只要付出數千萬台幣買機密，就能知曉最新晶片佈局的邏輯，這就是商業間諜從未消失的原因，我為求小心，便把帳戶內的錢再轉移到海外帳戶去，再用來購買美股，躲避追緝。

時代轉變，當我在速食店內，上網用筆電處理好電子帳戶中的錢之後，我把小怡和我的手機都倒下可樂，確定短路後，丟入便利商店的垃圾桶裡。

事實上，我一直猜想，這業務機密應該是被韓國公司買走，等我在某場研討會，發現竟然有公司採用與我們公司相近的堆疊作法時，我才知道這是被美國公司拿去。看來我們心思都很相似，就算要買資料，彼此都用假名假身分，我儘管早有預感，但直到此刻才恍然大悟。

但我沒和這人說出的是，我那突破晶片佈局的堆疊法，預留一手，我拿掉兩條佈線，光是兩根佈線就足以影響計算效能2%，這2%就是競爭的關鍵。我給的資料不是假的，只是無用，但戶頭的錢是真的就好，更何況，不久後美國那間公司傳來製程良率過低的消息，我不知道這是我給的錯誤資訊引起，還是這件事情，本就是一起業務機密的洩密的故意行為，這件事情造成該公司股價連續跌停數日。美股下跌，台股自然不能倖免，相關聯代工廠全部跌停鎖死。

這公司是採用我給的錯誤技術，才導致這種下場嘛，呵呵，我不經意笑著，誰叫你自己不研發，想買人家研究方案，就不怕買錯嗎？更何況，說不定就是因為無法

判斷真偽，才會經營失敗，技不如人又能怪誰，對吧？

那一天我特地請了病假，看著整片綠股市電視牆，我無心喝下可樂，我知曉對方有可能失敗的機率後，我早已將投入美股的費用獲利後匯回台灣，跟著放空台股下游的代工廠，果真如同預料，代工廠連續綠棒跌停鎖死三天。

那一天，我第一次感覺到原來這就是「富有」的滋味，儘管感覺不到紙鈔重量，在我詫異自己戶頭中的0竟然能排列到這位數，我已是身價億元的人時，突然間，一位散戶大媽在我身邊嚎啕大哭，大聲哭喊。「我欲去死啦！」幾個小姐趕緊來安慰她，原來她買到我放空的這隻下游股票，她的戶頭在連鎖數日後總額跌上百萬。

只不過是上百萬，我這戶頭中的零錢，大媽卻哭得彷彿家中有人過世一樣悲痛。我看著她那不斷滴落的淚珠而同情，畢竟身而為人，我還是充滿疑慮。

「這真得是我害嗎……可是……她可以不買啊？」

「畢竟是我給假資料，說不定造成如此問題……」

我深呼吸幾口氣。

「就算是這樣，選擇買股票這件事情……又不在我身上不是嗎？」

我只是坐著，自我內心辯證幾回，就放下愧疚……但是卻又馬上回想，為什麼我不能同情這個大媽呢，我如此不同情，那我是個「惡人」嗎？

每當感覺到疑惑時，我就會去找小怡，她在百貨公司當行政，我停好車，到她們辦公室去和經理談論幾聲，就將小怡請好假帶走。

「你和經理說什麼？」開車離開時，小怡好奇問著我。「他很龜毛耶，怎麼會讓你這樣？」

「我說我們公司福委會以後採買禮卷都和他買，扣米兇另外算，他就讓你請假了。」我將車開出地下室時，藍天白雲，陽光照亮駕駛座。

「是真的嗎？」小怡不可思議坐在副駕駛座上看著我。「我不知道。」我聳聳肩，畢竟我只不過拿出公司名片給經理又說了幾句，或許這就是科技業的富有形象，有錢就有能，誰都知道攀關係的重要。

我開車帶著小怡在海邊兜風，她不知曉我身價已近億元，也不曉得我今日要給她一個驚喜。

我剛入公司幾個月時，在百貨公司美食街吃漢堡時初次看見小怡，她跟在主管後方必恭必敬，裙裝套裝，拘謹有禮。我一見鍾情她那雙大眼睛，她眨著看我時，像鹿的雙眼一樣深邃，我藉口向前去，和等待的她說話，聊起工作事情，我說我正在科技業做研發時，她一臉不可思議，只因那天我團練結束後背著電吉他，她懷疑我只是研究生之類身分。

練樂團都是過去的娛樂，自從韓廠不斷追上，甚至在某些專利部份超過本公司後，我再也沒有去過排練室，甚至沒有真正放過一天假，我總想像在韓國某間研究室內，也會有一個和我一樣的男人，儘管說著不同語言，卻有著相似的人生，因為工作而放棄娛樂，商場如戰場，我們都在打戰，誰還有空彈吉他。

當我把車開到這棟建築案基地時，小怡起初還不知道我要做什麼，我們走入樣品屋內，準備下訂購買一戶屋子，未來我們將有庭院草坪，有車庫，這在台灣這擁擠世代，這類型的屋子彷彿世外桃源。

「我想……我們在一起也有一段時間了，也該定下來了吧……」我摟著小怡的

腰，走在樣品屋的草坪上，想像未來我們可以養狗，黃金獵犬不錯，小孩也能在草坪上奔跑，四周住戶也是園區高知識分子，對小孩的教育很有幫助。

我們邊走邊看環境，我看見小怡眼中有忍不住的感動淚珠，我們看著樣品屋內設計，樣品屋內長腿套裝的業務小姐端著茶，恭敬地靠近我們，請問我們是否是夫妻，我輕摟著小怡肩膀。

「未婚妻，買房子啊，結婚總是要有新房。」

我笑得開朗，從那位久站而明顯疲憊的招待小姐眼妝中，看出一絲難以言喻的羨慕，與盡量壓抑的妒嫉。

※

我需要帳戶裡面有存款額度的證明，才有辦法和建商打交道，畢竟我帶小怡去看房，也是不得已，只因我在小怡的手機內植入木馬軟體，發現她出軌的事證。我也不是故意要如此窺探人隱私，只因為她曾有幾次在陪我開車兜風時，快速地將發送而來訊息刪除，這舉動太熟練，熟練到讓人起疑。

帶小怡看完房那天晚上，我在麥當勞吃漢堡，打開筆電，一邊喝可樂，一邊看著小怡手機正在發出訊息。

「我要結婚了，他要買房子給我。」小怡發出這訊息後，那屬名Tony男子回著「不甘願」三字，帶上一個表情符號，我能明白這種不甘願，想要追的女性，竟然給一個更有錢的科技人追走，這種悔恨我想是難以言喻。

小怡再怎麼隱瞞，也無法騙過一個需要debug的職業工程師，她那位男友名字叫Tony，我查出是小怡的大學同學，正在當醫療器材的業務員，原來小怡和我交往時一直腳踏兩條船，當然，我無法知曉她為什麼要如此，事到如今，我也不想追問細節，身為理性的工程師，我對bug更有興趣。

「祝你幸福。」Tony發出訊息後，我以為這段關係就此終結，但Tony似乎又不甘願。「能見最後一面嗎？」

我不知道為什麼，竟然期待小怡的回答，期待到忘了咬下漢堡，她會說「好」還是「不好」，她的回答是人之常情，還是一場感情遺緒，我不能完整地理解，也不能去理解。

似乎這是必須苦思之事，小怡的手機，過了十多分鐘後才出現畫面。

「好，最後一面……你說的喔。」確認小怡回覆這句話時，我心中也放下一塊大石。這就和解程序bug一樣，理解問題才能擬定策略。看見Tony追問這麼懇切，而小怡也回得這麼甘願，我也就明白兩人心意。

在小怡和Tony約定見最後一次面之前幾天，我私下和小怡的父親見面，我提起要結婚的問題，我懇切的說起，我們家這邊會提供一棟房子當做嫁妝，已經和小怡去看好，順便附上建商給的DM和單據說明。我說，未來房子將會掛在小怡名下，還有公司配股，以及一台前陣子買的賓士，這是公司年末尾牙時同事抽到的禮物，我用八折價錢買下的全新車。

車子這禮物還在等待過戶，看小怡的父親謹慎地吞口水後，我從懷中拿出金項鍊，將項鍊親手交給小怡的母親，她面露喜色捧著，知曉這是純金貨，我這才說起。「阿姨，我想要和小怡求婚……那天，我請你們一起來見證，這件事情沒有人知道，請你們絕對不能告訴小怡喔。」

我仔細說出這神祕求婚Surprise的策劃，我將在咖啡廳舉辦，當我求完婚後，小怡爸媽務必到來，給小怡一個驚喜，勢必會让小怡感動地崩潰。

只是那天，當小怡爸媽照約定到來時，她們不知曉的是，她們盛裝打扮，以為會看見怎樣豪華求婚儀式，卻只看見小怡和她另一個男友Tony在咖啡店內坐在一起，Tony穿上襯衫，留著小鬍子，看起來彬彬有禮。這是我第一次看見Tony的臉，也是最後一次。他和小怡相對坐，Tony伸手擦去了小怡的淚珠，這是我從未看過的小怡，我看愣了眼。

直到小怡爸媽突然出現時，雙方一臉詫異，小怡嚇得站起看著她爸媽。隔著玻璃窗和車流，我只能看見原本的親家父母臉龐一陣青綠，我在咖啡店外的汽車內，咖啡廳內我什麼都聽不見，一邊吃著熱狗堡，像看電影一樣看著這一切。自己女兒的結婚對象，不是自己想像中那個女婿，那會是怎樣心情，但這不是我選擇啊，我只是讓這件事情被揭露而已。我看見親家母脖子上掛上那金項鍊，那是我花五萬元去銀樓買的見面禮，純金真貨，身為前準女婿，這是我的絕對真心。

只見前準岳母甩小怡一巴掌，看得Tony張目結舌，但我想的是，女人何苦為難女人，我開車離去，不想再看到任何尷尬場面。

這個午後，陽光灑在我駕駛座上，我想起國小的那午後，學校操場還沒有設立PU跑道，大家都會在泥土地上踢飲料罐，我自從被踢到，躲到圖書館看見那本書後，我第二次嘗試著「惡」。

我在操場上挖洞，把石頭埋下去，露出一角，然後用飲料罐蓋上去當作陷阱，有人就會衝過去一踢，只是沒想到那鐵罐被石頭固定在那裡，有人便哀號倒地。我在二樓走廊，看著這人倒地時也一臉疑慮，大家不會先想想，這其實會是一個陷阱？為什麼一定要踢，其實可以撿起來回收，不用踢下去，不是嗎？

這個下午，我開車回到老家旁，以前老家就在動物園邊，每天都會聽到動物吼叫聲。小時候我們家族每週六時，表哥們會來我們家拜訪，因為我們家就在動物園旁，大家假日一起去逛動物園打發時間。

現在的新竹動物園已經和以前不一樣，設備嶄新，空氣中也不像以往瀰漫動物糞便氣味，我漫步走在動物園內，小怡打我手機似乎想解釋什麼，不斷響起鈴聲鳥鳴

啾啾，我隨即把她列為黑名單，手機隨即安靜，讓我走在動物園內聽著真實鳥園叫聲，鸚鵡嘎嘎，雀鳥啾啾，各種動物的叫聲迴盪。

走在這裡，我想起那幾乎與動物園相處的童年，想起動物園還有獅子和大象的時候，那是父親還沒有因為表哥家作保牽連，而賣掉房子的時候，每天天亮時，我都聽不到獅子和大象的叫聲，我總會打開窗，聽著這些不原生在於台灣的動物叫聲，或許我是全世界最關心這隻獅子和大象的人。

只是那時候，我們去看動物不是以知識的角度，而是這隻獅子有皮膚病，看起來像個破爛又寫實的布偶，所以我爸都叫他「賴皮」，看牠靠在水泥上，或許這裡不像非洲乾燥，溼熱的台灣讓牠皮膚爛掉，有蒼蠅繞著飛舞，儘管擦上藥卻沒有好轉，好像活動肉塊，一點都不威武，或許是我爸給牠「賴皮」兩字，所以我從不覺得牠吼叫聲有多恐怖，感覺就像有些電影開始時候，片頭會有獅子吼叫那樣親切。

多年過去後，我在動物園內走了走，發現「賴皮」變成了標本，在玻璃室內兀自展示，我仔細端詳成為標本的賴皮，或許這是賴皮一生之中，皮膚看來最好的時刻。

不過，小時候遇見的紅毛猩猩還在，當年牠住在鐵籠裡，每個假日我都期待和牠相見，因為牠會透過鐵欄杆伸手和人討檳榔吃。那時候表哥會帶辣味的餅乾，看紅毛猩猩貪吃，卻被辣到在籠內亂跳而大笑。而我爸總是每週都走到圍欄邊，一看到爸來，紅毛猩猩就站在柵欄邊伸手出來，爸爸總是遞菸給他，像是遞給多年好友似的，牠和爸爸要火。爸爸畢恭畢敬像對公司上司幫忙點菸，紅毛猩猩看著菸火燒起，深深一吸吐出煙圈，眼神無比憂鬱，眾人圍觀哄笑起。紅毛猩猩那老菸槍的神情，我只有在學校看過校長如此抽菸，我只有和業務陳經理在陽台上，才這樣抽菸。

最特別是，我童年時動物園裡面還有大象，或許被關久了，大象會生氣撿起果實丟出來砸遊客，每次我爸帶我和表哥一起看，爸就撿起石頭就丟回去，大象這麼巨大，彷彿是個永遠打不倒的巨人，雙方石頭果實丟來丟去，最後總成為一場人象大戰，所有人都笑得捧腹。

我在操場設下空罐陷阱成功的那個下午，我焦躁地想著這隻大象，牠丟石頭回來，好像在抗議，還是，牠在無聊之中，找尋到一絲生存的樂趣？

我永遠記得小時候那重要的一日，我為了理解自己的「惡」，在動物園關門之前，我跑去動物園去，動物園顧門阿姨太常看到我，儘管要關門還是讓我進去，我帶著菜市場買來的香蕉，用香蕉引誘大象。牠起初低頭沒注意到我，我丟著石頭過去，打在牠身上，牠還是不想理我，但這離峰時段，只有我在這裡，手上香蕉在灰白動物園內異常鮮黃。牠終於看見我，走向我，彷彿伸長鼻子就能得到我手中的香蕉，但是避免大象逃亡的「護城河」實在太深長，牠腳一滑墜入防止逃走護城河中，我起先不免笑出來。「哈哈，你以為自己鼻子有多長啊！」但是看到大象卡住動彈不得開始哀叫，一瞬間我明白事情似乎有些嚴重，我趕緊離開，不想被任何人看見，是我惹得禍。

那是沒有監視器的年代，我帶著愧疚感跑回家去，隔著窗戶玻璃，我遠遠聽見大象在哀嚎的聲音，嗚——啾——吼，我關上房間的窗，感覺有點抱歉，畢竟我還以為他皮很厚不會受傷，誰知道牠會跌得這麼慘。可是，牠畢竟是大象啊，牠不是非洲草食王者嗎，連獅子也怕牠，電視上都這樣演，卡通裡不都這樣說嘛，牠一定不

會怎樣吧。

果真，等幾天後再去動物園時，牠又站在園區內揮舞著鼻子，和遊客互丟石頭。我笑出來，牠果然沒事啊，皮這麼厚的大象怎麼會受傷，隔一陣子後，我又拿著香蕉過去，對著天空揮舞，牠又過來，我再伸出香蕉在他鼻子前面，直到牠向前最終掉下「護城河」，只是這次似乎跌得更深。

「哈哈，你這個笨蛋！」我笑著跑走。「誰叫你這麼貪心啦！」

這世界上，重複犯兩次錯誤的人就是笨蛋，大象不是記憶力很好嗎，怎麼會把我給忘記。我跑走，沒人知道我來過，我回到家打開窗，聽見大象在呼喊，噢噢，喔喔。我不禁笑出來，但我不擔心，這只是個遊戲，牠會覺得很有趣，還是會被吊車吊起來拯救一命，就像上次一樣，又和我繼續玩著互相丟擲石頭的遊戲。

直到我隔天看到新聞報導說大象死去時，我在家中餐桌前突然感覺到臉一陣赤紅，我跑去動物園一看，大象屍體躺在那裡，龐然大物再也站不起。原來那一夜，他哀號是真得那麼痛苦，看著大象屍體感受這龐然大物竟然因我而死，我十分自責，畢竟真實面對著生命逝去，誰不會感傷，但是，我在現場看牠的時候，看著大

象屍體癱軟，眾人圍觀，指指點點這隻大象：「誰叫他這麼笨。」

我試著深呼吸，感覺到心跳不斷加速，感覺喉嚨乾渴，好刺。我知道「概念上」是我害的，但是：「可是，關他進入籠子的人，不是我！」、「帶牠來台灣的人，也不是我，不是我，對不對，不是我！」

我在動物園內跑著，看著園內的動物，讓紅毛猩猩來台灣人的不是我，讓長頸鹿來台灣吃塑膠袋的人也不是我，讓獅子讓大象讓整個鐵籠內動物來回走路彷彿僵屍的人也不是我，我只是個入園的觀眾。但我還是焦慮，畢竟那大象是如此巨大，牠是因為我的「惡」而死去，但是牠被關著真得開心嗎，關著牠的人才是真正的「惡」吧，如果我讓他要被關幾十年的生命提早結束，我這是「善良」嗎？

我無法思索，直到我走到可愛動物區，看到一隻梅花鹿在圍籬邊看著我，雙眼瞪大，眼神看來好無辜，牠竟然湊近焦慮的我，我試著伸出手，像摸著小狗頭一樣，撫摸著那隻鹿的頭。

我永遠記得，那雙鹿的無辜雙眼看著我，我呆愣住，彷彿被看穿，直到突然被驚飛的鳥給嚇一跳，才發現一隻老鼠穿過柵欄而出，我盯著看那隻老鼠穿過各種牢

籠，在飼料碗盆內飽餐一頓，不禁看得出神，老鼠算是動物園裡展示的動物嗎，他在籠子裏面，但是牠最自由，獅子老虎大象只要進入這個籠內，看似自由活動，但外頭有個巨大的封鎖線，只有老鼠能突破網界線，但儘管如此，外頭還是動物園，住在動物園的老鼠，算自由嗎？

那一瞬間，我突然驚覺，「籠子」讓人變笨，還是「籠子」讓人變惡，還是人性本惡，籠子只是「惡」的外貌？更或是，籠子其實是好東西，它會讓人審思自己存在狀態，演變出各種樂趣的可能？

我因為離開小怡而略顯傷感，離開動物園後，也離開我那因為親人倒債而被迫搬離動物園邊的童年。我開車離開，即將展開我最後計畫，前陣子對我大吼大叫，那一位空降的劉經理，據說他剛拿到公司一筆指定配股，身家一次成為億起跳，空降的人竟然能有這樣身價，怎能不讓人嫉妒。還好，人就是這樣，有錢就多作怪，儘管他已經有妻女，但還是有著原始男人獸性。

我在他下班所用另外一隻手機裡面，讓他好奇去點擊色情mail方式，安裝一隻木馬在他手機內，記錄他平日行為，才發現他自從成為億萬富翁後，開始與色情業者

開始有著牽連，或許是他壓力都靠著性來化解，我明白許多男人都如此，但單純所謂抓姦，一點意思都沒有，我只好在他的行車系統內，駭入行車設備中控電腦，在他帶著性交易對象開車進入汽車旅館時，我按下電腦上的控制碼，將經理這台汽車的油門熄火，停在汽車旅館大門之間。

後方車輛正在排隊，焦慮地按喇叭，車輛突然拋錨，他該如何是好，我也不知道他會怎麼做，如此緊張之刻，我那上司竟然下車——他穿著獅子裝扮，而他約好的兩位女性，一個穿著大象裝，一個穿著長頸鹿裝，下車推車向前。

這段影片在網路上熱傳幾天，而我就是後方那台車，也是提供行車紀錄器的網友，我們都明白，好玩的事才會在網路上流傳，這影片隨即成為熱門話題，三個動物裝的人推著拋錨車，進入汽車旅館到底要幹麻，同事看也都笑成一團，儘管看不出臉，但誰都看出車牌一角——那是我刻意裁切的圖片一角，那一個特別花錢買到吉祥號車牌，公司內的人，都知道是那位空降的主管。

劉主管並不知道，獅子大象和長頸鹿裝，都是我用的他的帳號安排約定好的行程，反正這件事情只有一方說好，另外一方也不會拒絕，對吧，都出來玩這麼好玩遊

戲，誰會拒絕，就連衣服也是我用雙方名字租借送去的呢。

可是，那日我吃驚地看著電子佈告欄上人事欄位，這位海歸主管外派上海去，一聽到此事，不免讓我沮喪，儘管看起來是職位平調，但意義上其實是升遷，因為董事長兒子正在上海那單位，誰能多靠近董事長兒子，誰的未來機會就多一些。我深思著，自己明明做對什麼，卻也無法猜到這些「人生之中變數」。我這稱不上「惡」的「惡」，竟然給他帶來了好處，這樣說來，我豈不是變成了一個「善良」的人？

我沮喪拿起手機，想要解開小怡的黑名單，卻又忍住，還是放生吧，她會有適合她的人，或許是那位Tony，或許還會有另外一人，她會找到她想要的，我只是提早幫忙她，對吧。

新人事令下來那天，聽聞是我陪抽菸的陳經理特別推薦，讓我升任研發組經理，同事恭喜我只用五年就走到這個位置，都是因為我扛住了壓力，才能讓小組成員開發許多新的專利技術，大家對我鼓掌拍手，我笑著和大家鞠躬。

那日，我整理辦公桌直到入夜，太多物品需要重新安排，或是索性丟棄。半夜，看到一位新來男同仁竟然在打盹，我走到他身邊一看，原來他雖然加班熬夜，但沒

有在寫Code，而是開另外一個視窗在寫小說。「嘿！」我這一叫，讓他嚇得跌在地上，連忙和我道歉，我比著螢幕中的小說結局。

「你這裡不太對……好人並沒有那麼好，壞人也沒有這麼壞，也沒有這麼容易死掉……。」

我拍拍他肩膀，要他早點回家休息，看著他瞪大雙眼，我心底想起，邪惡怎麼會滅亡，只要有人存在，你我都是「惡」的一份子不是嗎。我走回走廊，伴隨刷卡聲，嘩開門聲響。

我坐回我這新的組長座位上，翹起腿在桌上，看著窗外園區夜不眠，再看看我的電腦螢幕的桌面空盪，我索性把桌面背景換成一隻鹿，鹿眼深邃——我突然想起那間樣品屋內的展售小姐，一雙大眼睛，有著翹睫毛，但我更記得的是，她那藏不住的忌妒。

我早已經加入她LINE，我發出訊息：「明天有空嗎？」

我發訊問她，但這一刻，我沒有興趣等她回答，我只是閉上眼睛，享受這曾經讓

我被獅吼的辦公室中，這冷冷空調悶聲裡，彷彿在隱約之間，我聽見童年時動物園裡，每一隻動物都抬頭對著天空的吼叫聲。

以科技技術與人性的貪婪為發想，寫科技新貴以私賣晶片情報致富，點明商場存在的競爭手段。人性之惡不惜走險牟取暴利，又利用財富玩弄男女情感，小說一廂情願的讓醜惡暗潮伏在光亮的財富之下，法律未及揭其瘡疤，意在諷嘲科技帶來的財富迷炫，以財富炫麗的光華背後可能的暗惡手段和醜陋心態，對比出惡與善之間的視角存在著價值觀的判斷與扭曲。作者行文幽默，以風趣的方式寫貪慾，或有過度解釋意圖，但不失其嘲諷的幽默性。

短篇小說

佳作

鄭侑佳

二〇一六年畢業於中正大學數學系，是個懷抱著小說家夢的大惡人，是個對奶精與咖啡因重度成癮的大惡人，是個只能站在崖上看著世道墮落的大惡人。而惡人得勝的唯一條件就是好人的袖手旁觀，身為一個惡人，我希望世界上的好人不要讓我得勝。喔對了，我是最菜的大惡人。

作者的話

成為一位小說家，是我一直以來的夢想。年初退伍後就全心投入寫作、參加課程與比賽，只是我萬萬也沒有想到，我人生第一篇短篇作品就這樣受到了看重！感謝同意我實踐這夢想的家人以及曾經鼓勵我的各位朋友們。狂喜之餘還是很感謝評審的厚愛，引領我這個新人小說家到文字大門前，日後我定會繼續努力下去。

來返

乍

黑夜裡，公車緩緩地行使著。

我何時上車的？從何地上車的？為何而上車的？我都無從而知。

在我回過神時，我已坐在公車最後一排的位子上。

這是哪裡？大大的問號打在我心頭上。我望了望窗外的景色，想看看是不是我所熟悉的地方，藉此推論出我身在何地何處，或是藉由道路名稱來確認我所在的概略位置。

窗外黑洞洞的不見一絲光芒，只能隱約瞧見水泥護欄外側的植被迅速從我眼前略過。

沒有路牌，路燈似乎也沒有運作，全世界彷彿都停電了般黑矇矇的；外頭的世界被黑暗所壟罩，就連高掛的月亮也失去了應有的光輝。

我無法得知我現在身在何處。

我回望公車內。車上沒什麼乘客，空著的位子很多，我搖搖晃晃地扶著坐椅的把手走向司機，打算從司機身上問出我們的所在之處以及公車的去處。

移動中，我發現我的身體濕漉漉的，然而外頭沒有下雨的跡象。急於知道現在處境的我，沒有多餘的精力去想這些事情。

公車內，燈光很是昏暗，僅僅依靠車子頂部那兩盞微弱的橘黃色夜燈照明。我拖著濕掉的雙腳、晃著身體來到了司機座位旁邊，打破全車的沉默開口問道：「不好意思……」

司機帶著的扁帽蓋過眉梢使我看不到他的雙眼，那陰影形成的黑暗處令人不寒而慄。有那樣的瞬間，我打消了向司機問話的念頭，想轉身回到位子上。

最後，我仍鼓起勇氣向司機問道：「請問一下，現在是在哪裡呀？」

司機並沒有回答我，自顧自的操縱著手中的方向盤，沒有要理會我的意思。因為司機的沉默，我傻愣愣地站在一旁，車內回歸靜悄悄的狀態，正當我想要出聲再問一次的時候，後方突然傳來了一陣竊笑。

笑聲來自一位面容慘澹、坐在公車前排的中年禿頭大叔，那厚重的黑眼圈給人一種沒日沒夜的工作狂的感覺。他嗤之以鼻的笑著，彷彿在恥笑我的無知一般。

「哼，他是不會回答你的。」中年大叔說道。

「為什麼？」雖然不滿大叔這樣傲慢的語調，但是基於對現狀的無知，我繼續向他請教。

「哼，這還用問嗎？他當然不會回答你啊！」

「這……又是為什麼呢？」

「我哪知道為什麼啊？他就是不會回答你啊！」

那話語中帶有厭惡感與情緒上的牽拖。聽了大叔不像解釋的解釋，縱使我仍然不明白一切，但是我也不想再無冤無故的受他輕視的口氣。平靜的表面下，我感到些

許的恐慌，那種對於現狀完全不了解的恐慌。

我轉身打算走回在公車尾端的位子上，一位坐在中年大叔對邊後一排、目睹一切的老婆婆用台語嘆道：「唉唷……好可憐喔！」

我望向那老婆婆，她雖然不像那位中年大叔那般的憔悴陰鬱無神，顯得有精神多了，但是還是少不了缺乏生息這個特質。

「阿婆，妳知道這是哪裡嗎？」我用台語問著老婆婆。

「唉……真的好可憐喔……」老婆婆再次嘆道：「其實啊！像你這樣的人很多啦！」

我仍不解的歪著頭。此時我注意到老婆婆身旁一個小小的身影正竄動著，是一個年紀約莫三、四歲左右的小男孩，正依偎在老婆婆旁邊。

「來啦，讓我跟你說……」

中年大叔打斷了老婆婆的話，不耐煩地喊道：「解釋那麼多幹什麼啦！他之後就……」

「你安靜啦！這裡面就你最沒資格說話！」而老婆婆也不甘示弱，用更大的聲音蓋過中年男子，夾在兩者之間的我則是不敢吭聲的噤了口。

說也奇怪的，那中年男子咂了個舌、摸了摸鼻子，竟然就這樣噤了口，沒有再回嘴了。我不明白老婆婆那句話的意思，但是就發言的力量來說，眼前的老婆婆似乎遠大於那位中年男子。

被兩人對罵所驚嚇，老婆婆身旁的小男孩放聲哭了出來，「哇哇哇」的哭聲瞬間響徹整輛公車。老婆婆連忙抱起小男孩，從頭到後背的輕撫著小男孩，試圖安撫著小男孩受到驚嚇的情緒。

由於光線昏暗的關係，剛剛所看到的景象並不明顯，致使我沒有發現那駭人的畫面。那小孩身形瘦削不成人型，頭大大的，但是身體卻瘦的皮包骨；我不曾看過這樣的消瘦的人，心裡深深地被那樣的面容所震懾，我心頭是一陣冷顫。同時間，遠處，坐在中年男子後方的座位，與前排座位稍有些距離的一位女子似乎對小孩的哭聲敏感似的，蜷縮起身子倚靠在窗邊並且大力的摀住耳朵，由於距離與燈光的問題，我無法得知那女子此刻的表情。令我意外的是，剛剛我所走過的中間走道，並

沒有我濕掉的鞋子所踩出的水痕。

「來，來這裡坐。」老婆婆將小男孩抱到自己的懷中，讓出了窗邊的位子並且邀請我坐到她旁邊。

我點了點頭之後便在老婆婆的身邊坐了下來。

窗戶外頭依然昏暗不明，半點光線都沒有。

「這是您的孫子嗎？」

「孫子？哈哈，不是喔！」老婆婆用台語笑著說道：「我的孫子都上大學了呢！」

「那……這是為什麼？」我不解地問道。

「我也不知道耶……可能是身為一個母親的母愛表現吧！看到小孩就會不由自主地想要照顧。」老婆婆慈祥的說著。兩人並不相識，只是在公車上相遇的兩個人。

「你叫我阿嬤就好了，孩子，你叫什麼名字啊？」

「我叫范義飛，我同學都叫我小飛。」

這位自稱阿嫲嫂的老婆婆和藹地對我笑了，在這個完全未知的情况裡，她使我感受到些許的溫暖。

「小飛啊，其實每個人會在這裡都有各自的理由的，你也不要太在意喔。」阿嫲嫂語重心長地講道：「剛剛那位叔叔也不要太怪他，他之前就是受到太多委曲才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我有好多問題想問。」

「我知道。」

阿嫲嫂先讓我冷靜下來，然後一一回答我的問題。

有些事情，是我要自己去面對、去回想起來的。阿嫲嫂是這對我說的，她要在回想起過去的同時，也去對應思考周圍這一切的不對勁；其實，我不是很了解阿嫲嫂所說的話，但是就現狀來說，我確實有「忘掉」了些什麼東西，有些事情怎麼也想不起來：我記不起來自己來到這台公車上之前的事情，怎麼搭上這台公車的也完全不記得了。

每個來到此處的人，幾乎都會經歷這段過程，阿嫲嫂說，這段過程是需要時間

來磨合的。而之所以在這台公車上，都是因為要將我們載往目的地，故中途不能下車，也不會讓我們下車；這樣的規範這不僅是對我們好，也是為了其他人好，因為若是我們徘徊在外地就會變得無依無靠，甚至無法擁有這段過程。

「若是沒有這段過程，真的很可憐。」記不起一切的我絲毫無法體會阿嫲嫂充滿感慨的發言。

不久後，就在公車經過了一塊黑漆漆的空地，由於距離公道略近的緣故，我隱約可以看見空地上有座舞台，上頭似乎有人在表演，台下應該也有人在觀看著，但是由於景色近乎是晦暗的夜色，無一光亮，我無法清楚的看到一切景象。

阿嫲嫂跟我說，那叫做「開鑼戲」，是為了迎接「祭典」開始的開幕戲。

「我每年都來這邊看演出呢！」

隨著空地從窗邊呼嘯而過，阿嫲嫂帶著幾分興奮與幾分感慨說著：「記得去年是歌仔戲呢！前年……好像是布袋戲吧！」

我附和著的點了點頭，問道：「阿嫲嫂知道剛剛的地方嗎？」

「知道啊！」

「那麼黑你認的出來這是哪嗎？」

「當然啊，畢竟之前都是在這裡生活的嘛！」阿嫲嫂望著窗外，那神情充滿著意思當年的追憶之情，一絲暖意從那上揚的嘴角綻放了出來。

「在祭典開始之前，外面都是這樣的黑暗。」阿嫲嫂這樣的跟我說，好似個什麼都懂的萬事通一般，而我也只能把眼前這樣的黑暗的世界當作「祭典前的儀式」，猜測著這個區域可能有什麼習俗之類的，祭典開始之前必須保持黑暗。

「你以前應該也是住在這裡喔！」阿嫲嫂說：「這裡的每個人應該也都是。」

我不了解的歪著頭，因為在我記憶裡的街道沒有一處是與眼前的黑暗吻合的，也沒有什麼祭典前要保持黑暗的習俗。

我問阿嫲嫂「為什麼不直接告訴我實情，要這樣賣關子的讓我慢慢去回想」，阿嫲嫂則是告訴我，距離祭典開始還有時間，要我不要著急，慢慢地去回想過去，從我還有記憶的地方開始。

於是，我將背部貼在椅背上，放下緊繃的神經、摸了摸濕掉的身子細細回想著。與其他四人同在這台公車上，搖搖晃晃的前行著。我不知道前方有什麼在等著我，

也不知道「祭典」指的是什麼，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公車上的每個人，阿嫲嫂、大叔、小男孩以及坐在後方的女子都懷抱著各自的故事上了這台公車，而我們似乎都正等待著什麼的到來。

我閉上雙眼，讓淡淡的意識引領我回憶那段過往。

憶（一）

記憶裡的那段日子，我被送到鄉下上小學並且與奶奶一起生活，父母親因為工作繁忙的關係在外地打拚，僅在放假過節的時候會回來看我。

記憶中的奶奶的很慈祥、很溫柔，對我的疼愛遠大於父母親所給予的。奶奶很寵我，總是怕我吃不飽，時常買零嘴飲料給我吃，上學時也總是不忘在她細心準備的便當旁附上我最愛的養樂多，那時的我無比幸福。我最喜歡在假日的時候與奶奶一起逛菜市場的時光，她佈滿皺紋的手輕輕牽著我走在喧囂的街道上，這令我感到十分幸福；那時的我年紀還小，看的世界不廣，了解的東西也不多，我以為那樣的日子能夠

持續一輩子，我傻傻地以為我能夠一直幫奶奶提著重物，陪在她身邊一輩子。但是，一切都在我升上國一的時候變了樣，我的世界崩毀了。

對我最好的奶奶過世了。

祭

當我再次張開眼睛的時候，已經不知道過去了多久。坐在我身旁的阿嬤嫂用一隻手輕搖著我的肩膀，口中輕喊著我的名字：「小飛！小飛！」

「怎……怎麼了？」

「祭典快要開始了喲！」

我揉了揉眼睛，望了望四周，我仍身處在黑暗的世界裡，車窗外仍是一片黑暗，我的身子依然是濕的，周圍什麼改變都沒有。我對阿嬤嫂的說詞感到百般的不解。

阿嬤嫂一邊逗弄著懷中的小男孩，一邊向不懂的我解釋道：「現在還沒，但是就快要開始了。」

我挺起腰桿，將睡歪的身子坐正，活動了下筋骨，伸展了一下僵直的雙腿。

「耐心一下喔。」阿嫲嫂說道：「應該是等一下就開始了。」

「嗯。」

在我昏睡的這段期間，似乎也沒有其他乘客上車，車上的人數沒有增減，原本的乘客似乎也有沒什麼動作，坐在後方的女子依然兩眼無神的挨在窗邊，至於中年大叔，則似乎是在我昏睡過程中與阿嫲嫂聊了天，換到了我這邊最前排的位子去，此時的他頻頻往後瞧，像是在窺視我一樣。

阿嫲嫂抱著小男孩坐回了我的旁邊，我伸出手摸了摸那小男孩的後腦杓，他帶著驚奇的眼神轉頭望著我，我對他投以微笑，小男孩也轉以開心的微笑回應我。

安靜片刻後，那位中年大叔從座椅上站了起來，他緩緩的走到我和阿嫲嫂的座位旁邊。

「小朋友。」

我偏著頭望向那位大叔，他厚重的黑眼圈依然沒有半分消退的跡象。

「我很抱歉剛剛用那樣的口氣回應你。」

「呃……」

對於大叔突如其來的道歉，我感到十分的不知所措，我瞄了一眼阿嫻嫂，但是阿嫻嫂也只是抱著懷中的男孩靜靜地笑著。

「其實我只比你早一點出現在這。」大叔在隔壁排的座位坐了下來，雙腿放在走道上、面向我們的，他接續說道：「就像阿嫻嫂說的那樣，我回想起了一切我應當知道的事情，但是可恥的是，我不敢面對那些現實，這也就是為什麼我那時候會如此的……暴躁。對不起啦，我不是故意要兇你的。希望你能原諒。」

「嗯……」一時之間，我不知該怎麼回應他。

「別人跟你道歉，你要回些什麼呀？」原本沉默的阿嫻嫂對我說道。

「啊……沒關係！」如同被點醒了一般，我不好意思的說著：「抱歉，我一時不知道要怎樣回答。」

「你們喔！就像我的兒子和孫子一樣啦！有些事情只是你們沒有經歷過而已。你看，這樣不就一團和氣了嗎？」

我笑了出來，中年大叔也笑了。

此刻的我們，如同一艘船上的螞蚱，對待彼此需要多點同理心，若在此刻況都要惡言相向，那麼我們終將招來惡果。我不知道阿嫲嫂私下向大叔說了些什麼，但是我知道她意思就是這樣的簡單。

「叔叔，你之前受到了怎樣的委屈呀？」我問道。

大叔先是嘆了口氣，然後娓娓道來自己來到此處之前的故事。

「叔叔我叫劉宏薪啦，我沒有什麼特別的綽號或是小名，你們可以直接叫我宏薪我也無所謂。」大叔苦笑著說道。

「小飛啊，你還小，見到的世界還不算廣，很多事情在出社會之後才會看得清楚。我啊，年輕時是個小公司的職員，整天做企劃、跑案件、接洽客戶，幾乎是沒日沒夜的工作著，平日要加班、假日要上班，工作一件接著一件，永遠做不完。

我曾經試著向自己的老闆要求加薪或是減少工作量，但是那糟老頭總是以現在經濟狀況來搪塞我，要我多多加油，自己卻只負責做一些輕鬆的工作。我曾向其他同事尋求協助，希望可以分擔一些工作，但是大部分的人都隨便說個有小孩要帶啦、或是外面有業務要跑的理由來唬曬我。我知道，那時候我是公司裡資歷最淺的員

工，仗著這點大家都把工作推給我做，不願意幫我忙。做的事情比我少，拿的工資卻比我多。年輕時的我被逼得走投無路，約莫半年後，我選擇了辭職。

那段時間裡，因為工作壓力過大的關係，讓我年紀輕輕頭髮就掉光了，成了現在這副模樣。最後只得找了間超商做員工，過著得過且過的日子。沒有娛樂、沒有目標，如同行屍走肉般的苟活著，這樣的生活持續了十年之久。」

「叔叔好可憐……」

「不會啦！現在想想，我也沒資格和你說什麼『見到的世界不夠廣』，在阿嫻嫂面前，我才是那個沒見過世面的人。」

「都到這邊來了，就別說那種話了。」阿嫻嫂嘆了氣說道。

「叔叔有小孩嗎？」

宏薪大叔大笑了幾聲後，摸著自己光禿禿的頭頂說道：「小飛啊，你可能不知道，現在這個社會是個『看臉』的社會，長得好看一定吃香，有誰會想和一個禿頭的男子在一起呢？沒有，所以我現在還是個單身漢。」

黑壓壓的公車裡，宏薪大叔講著自己的過去，講著他在便利商店遇到怎樣的奧

客，講著那些以前同間公司的惡人是如何到他新工作的超商羞辱他……講著他見到的人生百態。

驀地，公車前方突然出現了一點亮光，而那光亮處隨著公車駛近而逐漸擴大，公車上的眾人也停止了話題，一致地望向那光點。

「阿嫲嫲、阿嫲嫲！妳看！」

見到亮光我興奮著叫著。

「嗯，是呀！祭典要開始了。」

瞬間，那光點放至最大，包覆了整輛公車。我們彷彿從極暗的隧道向隧道口急駛而出一般，我想用雙手遮擋前方的光線，但是那突然巨大化的光芒從旁邊的窗戶射入公車裡，刺眼的光芒讓我久久不能張開雙眼。

憶（二）

在鄉下，我有個要好的死黨，叫做小眉，他的性格溫馴，與他相處的日子裡，我幾乎沒有見過他發脾氣。他就住在奶奶家附近，和我也算得上是鄰居關係。小眉的

家裡是務農的，小學放學的時候我常常到小眉的家裡玩，以至於小眉的雙親也都認識了我。我們總是把書包撇在一邊，在田邊的溝渠打鬧；我們還用樹枝與一些廢棄的鐵皮在溝渠旁的林子裡搭了一座不穩的秘密基地，並拿著樹枝與木板輪流扮演著侵略者與防禦者，玩的不亦樂乎，常常玩到黃昏時刻奶奶出來找我，才依依不捨的踏上歸途。

奶奶過世之後，我轉了學，被父母親接回新竹市區的家裡居住，從此與小眉分隔兩地。但是失去奶奶的衝擊使我頓時失去了生活的重心，我的話變少了，就算沒有什麼壞事發生，我也時常感到悶悶不樂，與早出晚歸的父母親近乎零溝通，班上的同學也並不怎麼喜歡我這個鄉下來的黑小子，不怎麼搭理我，下課時間我總是趴在桌子上發呆，等待著下堂課的到來。在那裡，我成了一個寂寞的存在。

好在離開鄉下前小眉給了我他們家裡的電話號碼，以至於我現在也能透過電話和他談心；因此，我的世界仍保留著一點希望。

枷

習慣了這陣強光後，映入眼簾的是一條人山人海的道路，兩旁的窗外都充斥著行走著的人潮，滿街的行人綿延至前方無限處，擋住了地平線，看不到人群收縮的極限處，公車行駛的的速度也隨之減緩至極慢。

我貼著窗戶，看著外面的熱鬧繁華的景象。

「哇！」我貼著窗戶興奮的叫著，原本在阿嫲嫂懷中的小男孩也不知道什麼時候站到了我的腿上，雙手放在窗戶上，用驚訝的表情看著窗外的大千世界。

對向的街道充滿著小吃與伴手禮店，更不用說縱貫其中的巷子裡了，人潮都是從那湧出；魯肉飯、手工粉圓、紅茶冰、米粉、貢丸、麻糬餅……種種令我垂涎三尺的攤販陳列在眼前。雖然沒有多精緻的店面與閃爍的霓虹裝潢，充滿著陳舊而過氣的氛圍，俗的可以，但是這樣的帶點破舊、帶點人情味的熱鬧街道，就好像記憶裡常與奶奶去菜市場的場重新出現一樣，令我既懷念又欣喜不已。

同時，我看到了顏色，那是剛剛那片黑暗沒有的視覺體驗；阿嫲嫂穿著許多白

底紅色花朵的T恤，宏薪大叔則是穿著白色襯衫與西裝褲，小男孩穿著白色的小背心，至於後方的女子則是穿著寬鬆的碧藍色的長裙。

公車窗外烈日當頭，我卻不見行人躲避太陽的舉動，各個頂著陽光在路上行走，彷彿那顆表面溫度攝氏五千五百度的恆星不存在似的。

「很熱鬧吧！」

「小飛以前沒參加過嗎？」

「嗯……好像有，又好像沒有呢！」我仔細的回想了一下後答道。

過去的記憶裡，我數度看過這樣的景象，但是卻不知道祭典的內容和由來，也可能小時候奶奶對我說過相關的事情，只是我全然不記得了。

「小飛想下去逛逛嗎？」阿嫲嫂笑咪咪地問道。

「想！」

想嘗盡眼前美食的我，絲毫沒有半分猶豫的回答著，與此同時的我突然驚覺了一件極為重要的事，高興的心情瞬間盪到了谷底，我失落的低下頭，補了一句：「可是我沒有錢……」

這讓我接連的聯想到之後都將會沒有錢吃飯、會挨餓，一股哀傷的情緒突然從胸腔內上竄，難受想哭，但是卻哭不出來。

「我沒有帶錢出來……怎麼辦？」

但是令我萬萬沒想到的是，阿嫻嫂和宏欣叔見到欲哭無淚的我卻是一陣大笑。

「唉唷……怎麼那麼可愛啦！」

阿嫻嫂摸了摸我的頭說道：「等你到達目的地之後，你想吃什麼都可以吃喔！」

「真的嗎？」心情起伏經由大起來到大落，現在又回升大起的我開心地問道。

「是呀！免費喔！」

見到阿嫻嫂笑著點了點頭，我不禁歡呼了起來。

「那目的地還有多遠呀？」迫不及待的我開始詢問目的的所在。

「其實，每個人要到的地方都不一樣。等到你該下車的地方，你自己會知道的。」

公車緩緩的前行著，不一會兒卻停了下來。全車因加速度作用而使身體大幅度的震了一下。

我稍稍的從位子上站起，想瞧瞧前方發生了什麼事。

在公車前方不遠處，對向的巷子口走出了一群人，每個人的脖子上都掛著黏貼成三角形的黃色紙條。

「那是什麼？」我指著前方的人群問道。

「那叫做『夯枷』喔！是祭典中的一項儀式。」阿嫲嫂解釋道：「夯枷就是把刑具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就像古時候犯人一樣，脖子被木製的枷鎖銬住，只是現在用紙做的『紙枷』代替。那些參與這項儀式的人，經由夯枷代表向神民認錯、認罪，跟著遊行的隊伍行走繞境，在最後到達目的地後行『脱枷』的儀式，代表脱枷謝罪的儀式完成，達到消災解厄的目的。」

驀地，我瞥見了那巷子口正上方大大的橫幅，那幾個大字瞬間為我解答了我身在何處的這個問題。

「喔！原來這裡是新竹啊！」

新竹城隍廟，搬遷到市區的我鮮少來到此處，這也就是我沒有在一開始就認出來的原因。

映像中，我大概只有來過這裡一次吧！由於是匆匆的經過，所以我腦海裡也沒有保存什麼鮮明的畫面。

「是呀！前方的神祇就是城隍廟裡面的『陰陽司公』唷！隊伍的目的地就是北壇水田德福宮。」

我張大嘴「喔」的一聲，望向前方隊伍中那道崇高的光輝，我秉持著敬畏的心理雙手合十在位子上拜了拜以表虔誠。那道光輝中帶了點嚴肅，也帶了點溫暖，原先纏綿於內心的恐懼彷彿都消失了一般，我感到無比的自在。

夯枷的隊伍浩浩蕩蕩地前進著，我們所搭乘的公車也緩緩地跟在後頭。在阿嬤與宏薪叔的陪伴下，這段路程顯得有趣多了。

北壇水田德福宮，根據阿嬤的講述，是陰陽司公北移的驛站，鄰近新竹鄭氏家廟，神祇在此處聽取眾信徒以及孤魂野鬼的冤屈，並且完成脫枷的儀式。

在這裡，公車車門開了。

宏薪叔從位子上站了起來，他臉上掛著微笑。他要下車了。和我一開始見到的尖酸刻薄不同，而我知道，此刻的宏薪叔很開心，那是放下一切仇恨、真心快樂的笑容。

「阿嫲嫂、小飛，謝謝你們。」宏薪叔笑著摸了摸小男孩的頭補充了一句「還有你」同時向坐在我們後方的那位身穿碧藍色衣服的女子行了禮。

「我們之後一定還會再相遇的！」

互相道別後，宏薪叔逕自的緩步走下公車，我們與站在人群中的宏薪叔揮手，直至海浪般的行人淹沒他那消瘦的身影。

憶（三）

一成不變的生活裡，等待放學成了我每天生活的動力。我總在放學之後火速衝回空無一人的家裡，撥通那支號碼，打給遠在天邊的小眉。和他的聊天成了我的救贖。

新的生活環境使我不快，晚歸的父母總是帶著疲憊的身體回到家中，沒有閒暇時間、也不願意撥出時間來聽我分享生活點滴，更不用說關心我的在校狀況以及參與學校大小活動；在外面，我孤身一人，回到家中，我似乎孤獨的依然；他們常常為家庭瑣事吵架，我時常在半夜裡被兩人的互罵聲吵醒，我曾因受不了這樣的生活

而在他們面前哭泣，但是他們卻不理睬，嚷著自己很忙要我堅強、要我勇敢。

我恨我的父母。

在放學後與小眉的通話裡，我們分享著彼此的生活狀況。我是多麼羨慕小眉那邊的鄉下生活，充滿著無盡的喜悅。鄉下的學校裡，沒有人會以家境背景、長相或是聰不聰明來選擇互動對象，下課時間大家總是和樂融融的玩在一塊兒，沒有成見與偏見，在那裡我從不會不想上學。反之，在大城市裡，我倒覺得去學校只是在浪費時間，因為沒有人重視我。

我感受不到任何的歸屬感。

在一次與小眉的通話中，我向他提出了那個極為大膽的想法。

車藏

公車繼續的開著，沒有一絲牽掛的向前駛進。繞了個圈子回到了大路上，經過了街角的新竹黑貓包，經過了被綠蔭包圍的演藝廳，經過了許多穿著時髦年輕人齊聚的巨城百貨，經過了中央公園，沒有一處不是人山人海的。

原來，在我上車之前，阿嫻嫂對車上的幾位乘客早有稍微的聊過。她笑著說是自己老太婆喜歡串門子的個性所致，同在一台車上也會坐不住的想要找人聊天。

阿嫻嫂說，事出必有因，那名穿著碧藍色衣服的女子之所以都安安靜靜的待在後方也是有其原因的，但是基於一些顧慮不好跟我說明。

「你之後也會知道的。」

我笑著點了點頭，也轉頭向那位女子揮了揮手並熱情的向他打了招呼：「阿嫻好！」

那位女子也為了微笑地向我點了點頭，見到她的微笑，原本的好心情也變得更加的喜悅。

打從奶奶過世之後，我從未如此的開心過，我許久沒有感受到身邊的人給我的溫暖，此刻的我多麼希望宏薪叔還在公車上與我們同在，就像一個家庭一般，大家和樂融融。

公車過了鐵路，離開了人口聚集的市區地帶，雖然路上仍有許多來來往往的行人，但是數量也明顯的少了很多，沿著旁邊公園處的花花草草，我享受著一旁新竹

公園的綠意盎然。最後公車停轉進了竹蓮街，在大眾廟前停了下來。

此時，公車車門開了，意謂著有人要下車了。後方那位身穿碧藍色寬鬆裙子的女子緊接著站了起來，她左手扶著每個座椅上的把手緩緩的走向車頭處，右手小心翼翼地抱著腹部，彷彿懷中有著些什麼物品一般。

來到我們的座位旁邊時，她停了下來，帶著一抹微笑並且用左手摸了摸我的頭，淡淡地說了聲：「待會兒再見了唷。」

我隱約可以見到，她的手上似乎帶了什麼飾品，手腕上閃著一圈紅光。

雖然不明白為什麼是「待會」，但是那令人溫暖笑容卻是我的母親不曾對我綻放過的，我也拋開一切多疑的地用開心的語調回答道：「阿姨再見，以後有機會見面再認識阿姨。」

女子用清脆的嗓音「嗯」的一聲回應了我，然後將手伸向抱在阿嬤懷中的小男孩，只是此刻她的雙手微微顫抖了起來，女子咬緊了牙根撫摸了小男孩的後腦勺，眼淚也隨著兩者肌膚的接觸而湧流了出來。

相互道別後，女子下了車，她右手已經從腹部上移了開來；由於早先女子處於

坐在後方的位子上，見不到她肩頸以下的視野，但是此刻我可以清楚的看到那沾染著紅色顏料的長裙；而且，那碧藍色的長裙似乎在哪裡見過，但是我卻不記得了。

此刻，我也意識到了，原先在車上的每個人都會下車，無一例外，遲早也要和一路照顧著我的阿嫲嫂分別，一想到這我不由得難過了起來。

不管何時，人生總是再分別呢。我如此地想著，濕漉漉的手腕上也漸漸的浮現出白色的光圈。

憶（四）

那一天，我按照計畫帶足了錢，把預先收拾好的簡易行李放進書包，爸媽皆已出門上班，因此我不需為此躲躲藏藏的；我拿出前天晚上用電腦搜索路線所畫出來的地圖，換上便服後，我看著地圖指示的道路並踏出了家門。

今天，我不僅逃了學，還翹了家；頭也不回的離開這個令我嘆息的地方。

由於無法準確的掌握時間，在我走到市區的時候，時間已經接近我所要搭乘的客

運發車時間。我逼不得已只得在鄰近的城隍廟附近隨便買了杯飲料和肉燥飯，就匆匆趕往車站。順利搭上車後，我抑制著突然浮現心頭的忐忑心理，故作鎮定地在車上享用著早午餐。

午後黃昏，我終於見到了那個熟悉的田野景色，那是一片被稻田包圍的鄉村。

小眉正在約定的地點處等著我。

見到我下了車，他似乎鬆了一口氣的拍了拍自己的胸脯。

雖然小眉一開始百般的拒絕，還曾當作我在開玩笑的揶揄了我一翻，但是在聽了我的決心之後，終究還是免不了被我拖下水並且被迫幫助我完成這個秘密行動。

逃離了市區後，我來到了自以往的居住地，令人懷念的老家。在小眉的幫助下，我拆下了一樓的玻璃進到屋內，屋內除了多了一股濃濃的霉味，其他都沒有改變；我回來了，只是那位寵我、疼我的奶奶已經不在了。

我拋開父母親可能會擔心的這種想法，下定決心要在這裡定居。

只是好景不常，在舊居生活的第四天，我帶的錢快用光了。害怕走漏自己的行蹤，我只能倚靠著小眉幫我偷渡學校中餐以及小眉家中晚餐的剩菜剩飯來度日。

最終，小眉的父母對每天晚上外出的小眉產生了疑心，發現了躲在舊居的我，並且通知了我的父母。

得知此消息後，我的父母親驅車趕到了舊家，一陣毒打後狠狠訓斥了我一頓「我們都那麼忙了為什麼還要我們擔心」。不僅如此，他們還在我面前吼了與我共謀的小眉，並給了他一記耳光，要他離我遠一點；看到這畫面，我徹底心碎了，我放聲哭了出來，用充滿血絲的雙眼瞪視著父母。在我被父母拽走的時候，我哭著向小眉道歉，但是卻遭到一巴掌強迫閉嘴。

此後，我的生活遭到嚴密的控管。與小眉近乎沒了聯繫，我的生活徹底的崩毀了。

間

不久，阿嫲嫂也下了車，她帶著小男孩在一間偌大的別墅前下了車。阿嫲嫂笑著說，那是她家，要我之後記得去找她。

離去前，她告訴我一切的事情都有其因果，要我放下一切才能得到真正的快樂，才能夠得到真正的解脫。

公車上只剩下我一人。我理當慌張，但託阿嫻嫂的福，我只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平靜。

隨著繼續前行的公車，我見到了那座橋，那座大水溝上的橋。此時的我，也漸漸的了解了一切。

憶（五）

我想起來了。

在一個天氣陰霾的下午，狂風大作，厚厚的積雨雲在頭頂上空滯留著，可以合理的預期待會一定會降下傾盆大雨。

爸媽因為公司出了狀況而不在家，我獨自步出家門，漫無目的地在附近的街上亂晃著。

失去了小眉就等於失去我生活的最後一道光。對於生活早已感到厭倦的我，來到了一個大水溝上方，攀上水溝上方的欄杆，雙手一跨的將腋下放在欄杆的扶手處，身子掛在欄杆上，望著細細流動的溝水發呆。

遠方霎時雷光閃動，雷聲隆隆作響，不一會兒便下起了雨，水溝裡的水勢也逐漸上漲。

說也奇怪的，我沒有想去避雨的念頭，就這樣繼續望著水面的波瀾，任憑雨水打濕了我的身體各處。

幾分鐘過後，我的身體近乎全溼，一直到刺骨的寒冷嵌入了意識，我才有了返家的念頭。

正當我轉過身打算踏上歸途時，一台失控的車尾以甩尾般的軌跡出現在我的視野裡。下個瞬間，衝擊重接觸的肌膚蔓延開來。一切都來的太快，我還來不及反應的就這樣被撞飛過欄杆，最後掉落水中。

在汙濁的氣泡中，我逐漸失去意識。與水融為一體，肺部那被汙水灌滿的窒息感一點一點的緩解下來，溝水的冰冷也在指尖末梢消散著。

原來，我們都已經死了。

覺

一切的謎團都解開了。

約莫十多年前，宏薪大叔所待過的黑心公司，主要由一位老闆和其他三位員工，以及宏薪大叔所組成。正如宏薪大叔所述，他以外的四位成員聯合起來欺負那時候新進公司的自己，取笑他的外表並一齊排擠他，那位位居管理階層的老闆竟然也視而不見，不僅默許了這種職場霸凌的行為，還參與其中。

那樣的對待讓剛步入社會的宏薪大叔的產生了偌大的陰影，從此產生了自卑感，對於別人的要求沒有拒絕的勇氣，就算離開了那間黑心公司，也無法消除那段日子對他內心造成的傷害。更過分的是，在離開了公司後，那些惡德的員工們還找到了宏薪大叔工作的便利商店，三不五時到店裡刁難他，愚弄他辭職這個決定的懦弱。

十多年累積下來的憤恨與委屈無處排解，使得他喪失了對於未來的希望。一天夜

裡，他穿了當時為了在黑心公司上班時購買的西裝服，將自己打扮得體，優雅的坐在床邊，將平常使用的罐裝安眠藥全數倒入口中，抑制住嘔吐感後再一口飲盡自己最愛的義式濃縮咖啡。許下明天不要再醒來的願望後，永遠的闔上了雙眼。

而那間黑心公司裡，其中一男一女的員工，就是我的雙親，在宏薪叔離開公司後，工作的分量回到了其餘的員工上，也差不多是那個時候，父母親因為工作繁忙的關係將我送至鄉下的奶奶家。

另外一位男性員工，就是公車上那位身穿碧藍色長裙的女子的丈夫，死前的她身懷六甲。我死去的那天，就剛好是那名女子的待產期，他的丈夫為了能夠迅速的趕到醫院而開了快車，好巧不巧在那時候下起了雨，車速過快加上視線不佳，讓他煞車不及撞上了那時正待在橋邊的我。肇事逃逸的男子趕到了醫院，雖然胎兒產了下來，但是女子卻因難產而在手術台上離開了人世，紅色的血液沾染了寬鬆的碧藍色手術袍中央。至此，死後的她才會對小男孩的哭聲感到恐懼，使她想起離開剛出生兒子的哀痛。

至於黑心公司，幾個禮拜前被一位離職的員工投訴，公司的黑歷史被公諸於眾，

以市議員為首，受到了全國民眾的撻伐，羈押老闆與其妻子的看守所受到過激的民眾包圍了三天三夜，兩人被困無法返家，被留在家中的三歲的小孩無人託管，因此被活活餓死。

面對自己一直以來的業障，最後承擔的人卻是自己無辜的親人，從某方面來說是自己下的殺手也不為過。

可能吧，我們每個人就是要有個像阿嫲嫂這樣的大善人來替我們指點迷津，打從一開始她就早已洞悉一切，引領著我們放下一切，我所看到的黑暗世界，在阿嫲嫂眼裡就和平常的七彩世界一樣。很巧的是，阿嫲嫂就是就是那位議員的母親，壽終內寢，享壽八十三歲。

返

我記起了一切，也知道一切的因果。我靜靜的走到了司機的旁邊。

不知道何時的，司機已經將車開回到竹蓮街的大眾廟。

車門氣閥「嘶」的一聲後在我面前開啟了。我小聲的向司機說了聲「謝謝」後拖著濕淋淋的身體走下公了車，在我後腳一離開車身的瞬間，公車便消失在空氣中；我轉身走入大眾廟內，齊聚在此的人手腕上都閃著紅色與白色的光圈。

我的父母親正站在白色的紙紮法器一旁哭得唏哩嘩啦的，我可以感受到他們心如刀割般的後悔。但是那又如何呢？我已經不再忌恨他們了，我輕輕地拍了拍他們的肩膀、說了幾句祝福的話後，我轉身走向在廟口等著我的阿嫲嫂等人，他們中間站著我最愛的奶奶。

「小飛啊，來返！」奶奶用慈祥的聲音喊道。

來返完

評審們提到，似乎在很多文學獎評審會中，每次總有一兩篇是有關「不知自己已經死了」的文章，但是這次多出來的新意是一輛繞著城隍廟巡迴的公車。其實這輛公車很容易讓人聯想起，小勞勃道尼在1993年主演的《天堂過客》(Heaven And Souls)：四名素昧平生的男女在一場巴士車禍中喪生，就在他們命喪黃泉的同時，一個男嬰正好出世，這四人於是相繼附身在這小孩身上，想透過他完成他們生前未果的願望。而本文是藉由一個壽終正寢的議員母親阿嬤嫂，安撫著另外四位因果同車的亡靈們，帶出「在世沒什

麼好太計較」的主題。整篇文章氣氛詭譎凝重，濕漉漉的小飛跟著同車的老婆婆阿嫲嫂，失業的中年大叔劉宏薪，坐在後方的無神女子，和瘦小到不成人形的小男孩，一站站走過新竹的著名的民俗景點和活動。中間還穿插很像《神隱少女》裡的熱鬧美食街夜市，和小飛一塊兒擔心不付錢的後果。五人交織著過往的記憶與慾望，一起等待到達眾所矚目的的祭典高潮之後，再邁向每個人最終卻不同的目的地。故事結構很完整，類似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32年的名作“*My Kinsman, Major Molineux*”（《我的堂叔·莫利納上校》）還是“*Young Goodman Brown*”（《年輕的布朗大爺》）的小說模式。然而，有些片段過於像勸世文般地訓誡說教，或說話語氣不稱角色的身份年齡地位，但仍稱得上是行文流暢的佳作。

MEMO



MEMO

2017 竹塹 文學獎

得獎作品輯

發行人 林智堅
總編輯 廖志堅
副總編輯 李欣耀、邱淑芳
作者 葉琮銘等作
編輯 林曉華、吳佳純
出版者 新竹市文化局
地址 30054新竹市東大路2段15巷1號
網址 <http://www.hcccb.gov.tw>
出版 中華民國106年12月出版
定價 新台幣320元
G P N 1010602315
I S B N 978-986-05-4262-2

統籌展售門市

五南文化廣場 (04)2437-8010
國家網路書店 <http://www.govbooks.com.tw/>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02)2518-0207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 2017 / 葉琮銘等作
-- 新竹市 : 竹市文化局, 民106.12
面 ; 公分
ISBN 978-986-05-4262-2 (平裝)

830.86

106021988